

續金瓶梅卷五

第二十五回

妙悟品

紫西堂人編

誰安我意為開後 消遣情愁為句

詞韻尚屬

世間常事有踪跡  
紫雲飛絮大南風  
北窓似雪秋燕驚  
與孤舟在遠來  
倒去一馮他行  
其說浮江湘  
齊歸期  
定自少年時  
音韻能幾日  
山塔不為  
歸字愁  
看白願  
斬上紅箋  
鐵頭出  
眉峰  
聲響響  
赴沙陽  
何處問  
三開源  
及盡付與東流

單表那更上離會  
紫西堂人編  
紫西堂人編

# 真續金瓶梅

續金瓶梅  
紫西堂人編

第四十一回

母夜叉髻剪玉佳人



夫子紅顏我少年，嫁來不肯出門前，於今拋擲長街裏，萬古知心只老天。

潮生滄海野棠春，劍逐驚波玉委塵，碧血化為原上草，人生莫作女兒身！

自古男女為人生大欲，生出百種恩情，也添上千般冤業；雖是各人的恩怨不齊，也是情有情根，冤有冤種，俱從前世修因，不在今生的遭際。所以古書上說，那藍田種玉，赤蠅繫足，俱是月老檢書，冰人作伐。那陰曹地主，有一氤氳司冥官，專主此事，即是說氤氳化生的大道，或是該借老的，百年舉案齊眉，或該拆散的，中年斷絃反目。還有先恩後怨，空有子女，看如陌路仇人；義斷恩絕，縱有才色，視作眼中釘刺一般，總不與容貌相干，內中投合，多不可解。從那古來帝王卿相，受寵專房的妃嬪，庶人百姓，離合生死的因緣，細細看來，只有夫婦一倫，變故極

多。可見情欲二字，原是難滿的，造出許多冤業，世世償還，真是愛河自溺，慾火自煎！一部金瓶梅，說了個色字，這部續金瓶梅，說了個空字，從色還空，即空是色，乃因果轉入佛法，是做書的本意，不妨再三提醒。卽如這金二舍人，是金主宗室韃懶的族弟，有權有勢，又是妙年，娶了梅玉爲妾，年貌相當，也是一對姻緣了。豈知暗藏因果，也有冤報循環在內。原來金二官人的嫡妻，是粘罕小將軍之妹，生的豹頭環眼，醜惡剛勇，弓馬善戰，卽是一員女將，反似個男子一般；嫁的這金二官人，白面珠唇，却像個女兒模樣，分明有陰陽倒置的光景。那金二官人，平生畏妻如虎，却又第一好淫，專在風月場裏打滾捨命，被這渾家常是打過幾番，再不肯改，把這些家下使女們，俱不許到他跟前，有和他笑一笑的，就打成一塊肉醬，或用刀割針刺，百樣奇妬，世所罕有。那金二官人，因此看這渾家，又醜又怕，如羊見虎的一般，到了面前，已嚇的稀軟了，總是同牀各夢。這渾家便道：你在外定是拋在巢窩裏，不把老娘放在心上，半夜裏一頓拳打脚踢，冬月趕在地板上睡去。因此金二官人，反像鰥夫一般，年少浪子，如何挨得？偏又捨命的橫嫖胡幹。今日放膽的娶了梅玉爲妾，不敢到家，只圖個一時快活，正是老鼠趕着貓兒肉，不

顧生死，分明梅玉母女該闖入折磨地獄，纔有此事。當日一連三夜，花團錦簇，受用不過。梅玉母子商議：「既是來作妾，三日後該找尋大太太行禮。這個樓房裏，沒個女人，可不知是甚麼所在？想是和太太說明了，兩院分居，到也十分方便！想起孫嫖的話，多管這正房沒甚人樣，不成材料，因此全不來照管。」略用幾句話探了探金二官人，他又不肯言語，只將胡亂支吾，全不放在心裏。從來說：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爲。粘太太見金二官人一連三夜，全不回宅，只說是隨兀朮打圍去了，便使人去打聽。那差來的家人，只怕主母，不怕主公，曉得他是做不得主的，到了天漢橋大街王尙書家樓上一着，只見一片紅紗綿綉帳幔，守着個嬌滴滴花朵似十七八的美人兒，腿壓着腿，一遞一杯吃酒，悄悄不言語，回復了主母。險不吼倒了斑斕白額金睛虎，氣壞了性潑心粗的母夜叉，即時點起隨身女將二十餘名，騎上大馬，各帶長刀粗棍，自己換上一領半新不舊的金蟒戰袍，腰懸利刃，親到天漢橋來。早有書童密密傳信。金二官人正在飲到樂處，好不快活，忽聽得太太來了，好一似：

天雷霹靂，冷水澆頭。斷了線的傀儡，木偶人絕了聲音；退了神的師巫，死泥神全無生。

氣。又像是麻雀兒見鷹，一頭鑽入深叢，生死不知；又像是山兔遭狗，兩腿不住亂跳，那顧高低。蛇入窟中仍掉尾，龜鑽泥底不伸頭。

原來男子有三樣淫，婦人有三樣妬；淫性不同，妬法也不一。問是那三樣淫？第一是有宋玉潘安的貌，相如子建般才，不得一個絕代的佳人，和我相配，這一生的春花秋月，對着個蠢婦愚妻，有句話和誰說？因此相如有鳳凰操，子建有洛神賦；縱然淫奔失德，只爲這才色二字，不肯放過，謂之才子淫。第二是那少年公子，遊俠王孫，擁着十萬腰纏，五陵裘馬，到那章臺折柳，狹斜看花，或是一擲千金，量球買笑，不妨他傾囊解贈纏頭，竊玉偷香苟就，謂之蕩子淫。第三是那登徒子，淫不論色，飲不擇泉，就是東施嫫母，黃髮歷齒的村婦，鷄皮鶴髮的老嫗，一味包荒，不分老幼，劫奪平人，全忘廉恥，謂之凶荒淫。就有這三樣妬婦來配着他：第一是情妬，夫婦綢繆，十分愛戀，一夜也分離不得，忽然聞知丈夫有了外遇，或與婢女相通，不免吃醋拈酸，剪髮撞額，爭個不了；文君的白頭吟，蕙娘的迴文錦，妬到堪愛堪憐處，轉覺有趣。第二是色妬，婦人以色事夫，今日丈夫有了美妾，便覺於我冷淡，枕席不歡，風流味短；況我的年漸衰老，衆

妾的顏色方少，如何比得過她？未免怕丈夫偏寵少艾，恐有以妾奪嫡之嫌，因此爭鬧，不許娶妾。雖然無后妃包納小星之德，也是婦人常情。第三是惡妬，生來一種兇性，一付嘴臉，沒事的防籬察壁，罵兒打女，摔匙打碗，指桑罵槐，吵個不住，搜尋丈夫，不許他睜一睜眼看婦人，還有終身無子，不許娶妾，縱在外娶妾，有了子女的，還百計捉回，害其性命，或是故意替丈夫娶妾，以博賢名，仍舊打死，以致丈夫氣憤，這種軟髮髻戴在頭上，却去娶妾，可不葬送煞無罪的良人，有情遇的枯夫人，分明是凶妬了，自把軟髮髻戴在頭上，却去娶妾，可不葬送煞無罪的良人，有情的女子！

當時金二官人，一聞的太太到了，好似呆了半截，一聲不言語，丟下酒杯，跳下牀來，也不管梅玉母女，披上衣服，不走前門，却從後門，牽出馬去，一溜烟走了。梅玉只道金二官人出門去迎接，忙忙勾臉穿衣，出房下樓，相迎不迭。行至二門外軟壁屏風前面，猛然一見，但覺寒毛生遍體，烈火似燒心！你道甚麼模樣？但見：

戴一頂紅絨毳帽，上綴一顆胡珠；穿一雙綠線皮靴，斜鑲四條蜀錦。紫堂色面皮，烏髻

騰眉橫殺氣，黃鵬般眼角，高突突面帶凶光。耳垂金環兩串，項掛素珠一條。河東吼地  
大獅王，漢北翻天羅刹女。

當下粘夫人見梅玉出來迎接，生的千嬌百媚，玉軟香溫，不覺怒從心上起，惡向膽邊生，高聲大罵：「好大膽的淫婦！臭蹄子歪刺骨！引漢精！九尾狐狸！還敢大模大樣，擺的浪浪的來見老娘？你和你那臭忘八搗的夠了？」走上前一把揪住青絲細髮，叫一羣番婆女將，快將賤人衣服剝了，我慢慢的安排她。於是一個個如狼似虎，扯的扯，剝的剝，只落得貼身紫羅襖兒，鬧的鬧的亂成一塊。那孔千戶娘子，正預備來見，聽的女兒一片聲叫皇天救命，往外跑不迭，撞見正打哩，只得上前碰頭，撞在地下，遮護她的女兒。粘夫人問時，纔知是梅玉的母親，越添惱怒，即取大棍在手，一頓好打。多虧房主婆來救開，推着走在屋後去了。即時取布衣兩件，與梅玉換了，扶在馬上，回宅去了。孫媒婆正在樓上吃喜酒，二三日不回家，也騙了許多喜錢，見太太到了，嚇的鑽在牀底下，篩糠似亂顫，那敢出頭。等的太太上馬回去了，方纔鑽出來，一溜烟走了。這孔千戶娘子，怎肯干休，一直趕往孫媒家去，拚命要人，哭出門來，母女不能相顧。在

旁觀看的人，無不嗟嘆，說金公子沒有主意，坑陷這母女二人，有詩嘆曰：

寶釵重合兩無緣，魚在深潭鷹在天，得意紫鸞空舞鏡，傳言青鳥怕銜箋。金盆已覆難收水，玉軫長拋不續絃。若向蕪廬窗下遇，遙將紅淚灑窮泉。

原來世上恩仇聚散，榮辱禍福，自有一定的因果，不是偶然相聚的。這梅玉一見粘夫人，便覺有些毛髮凜然，十分恐懼，一似前生欠下她的債一般。那夫人見了梅玉，也一似積世的夙仇，不知氣憤從那裏來？就是妻妾不相容，也要慢慢的擺佈，豈有一見就凌辱到這樣的？這分明自有前因，不是偶然的。這粘夫人把梅玉扶在馬上，蓬頭散髮，換着上下布衣，到了宅中，粘夫人正面坐下，叫梅玉跪着，即時剝去底衣，露出白光脂滑玉潤的皮膚來，取過一根馬鞭子，不消三推六問，盡力的打了一百，只見皮開肉綻，渾身都是血。又看着梅玉的香雲細髮，滾在地下，有二三尺長，一時氣憤填胸，即取剪刀一把，自己把梅玉的頭髮剪下，用火燒了，做了一個髻頭賤婢。使兩個丫頭押着，在廚房燒火做飯，到晚來推磨打更，要她活受，不許她死，即時遂往廚房啼哭去了。那粘夫人一時性起，忙叫家將各處找尋金二官人來，我和他講話。



那金二官人知她平日的利害，不知走往那裏藏躲去了？

當時金二官人有兩個厚友，一個是拓跋公子，一個是完顏舍人，俱是金朝親戚駙馬。因與金二官人的年齒相仿，不上二十歲，終日在勾欄裏閒串，是一羣狐朋狗黨，極相厚的。那一時金二官人不敢往別處去，從後門上了馬，走到拓跋家裏，一個臉嚇的似蠟查般焦黃。拓跋公子接着問道：「新人還在樓上，因何不陪她過了三朝，就下樓來？」金二官人只不言語，一似吊了魂的一般。拓跋公子笑道：「想是那話兒藏不住，你家太太有些決撒了，你快實說，我們好救你！」金二官人滿眼落淚，如此這般的說道：「我顧了我走了，不知她母女們怎麼受氣？央你使人兒去天漢橋王家樓下打聽打聽！我的人嚇破膽了！一殺了他也不敢自去。拓跋公子笑道：「待我使人去問一聲，哄的人嫁了你，可做不下主兒來，你也要憑天理！」一面使人探聽去了。不上兩個時辰，那人回來說：「太太回宅去了，把梅玉怎樣凌辱，剝衣探打，說了一遍。金二官人只是哭，全說不出話來。又聽得說，正差人往各處找他回家問話，向拓跋公子討出一牀被來，蒙頭而睡，再不敢出房門去。拓跋公子笑個不住，大家商議，無法可施。」

這孔千戶娘子走到熬媒婆家裏，打個粉碎，碰頭散髮，不住的叫：「皇天殺人！我家與你這老淫婦有甚冤仇？把我女兒坑陷，送到鬼門關上去了！我今死也死在你家裏。」那左隣有舍，一齊來勸，纔知道孫媒圖媒錢，騙了她家女兒，嫁在有名母夜叉家，是金營第一個打老公的太歲，誰敢惹她？孔寡婦在孫媒家尋死上吊不題。

却說梅玉姐受打不過，到了廚房，只在灶前倒臥，渾身是血，拾不起身來，就要尋死自盡，如何得手？又有兩個大丫頭時刻不離，和她同起同坐。衆人見她受此苦楚，也有憐恤的，俱怕太太，誰敢和她說句話兒，只是怕她死了，送些湯水與她吃，梅玉只閉着兩眼不開，沒奈何擡她在炕上，朝裏和衣而睡。梅玉心中思想：「我今斷送性命，也是前生命定！自己想不到要死在這裏！我的母親，不知現在何處？」不覺哽咽失聲，滿眼淚如湧泉。又怕太太聽得，只得暗哭。到了夜半三更，要起來尋個自盡，不覺兩手難抬，和衣睡去。忽然見一個人，武官打扮，戴頂將巾，有六十多歲，滿口白鬚，領着個五六歲的孩子，上前問梅玉道：「你跟我家裏去罷！」梅玉不敢近前，那孩兒上前，梅玉忙去抱他。只見一個婦人，頭挽油髻，面搽鉛粉，穿着些慘綠喬紅，

的衣裳，上前把孩子奪去，却來揪住梅玉道：「你還我的命來！你前生和我在西門慶家，同那潘金蓮淫婦，害了我一世！你却又買了我守備府裏來，將我剝衣痛打，凌辱夠了，却又賣在烟花巷裏，受不過度婆打罵，自縊身亡！今日你也來還我債了！」說畢，拿起一個棒槌，探倒就打。梅玉抬頭一看，這個婦人已不是來時的模樣，只見赤面黃睛，一個番婆變的，和粘太太一般打扮，那武官孩兒都不見了。梅玉大叫一聲，痛哭而醒，聽了聽正打四更。梅玉纔想道：「這是我的前冤，該來還她了！」真是：

禍有因緣怨有根，此身雖異舊冤存，強梁當日誰能敵？軟弱今生又被吞！如意不忘人，  
 冤恨，魯莊還化野豬魂。始知萬事寬平好，結草猶能鬼報恩！

原來梅玉本是春梅一轉，當日嫁在守備府，把孫雪娥痛打凌辱，以報私仇，後來賣與娼家縊死，以此今世雪娥托生在北方金國，來報春梅殺身之恨，她是夙冤，自然見面就怒起來。這夢中的武官，就是周守備，領着春梅生的兒子，未免有夫妻母子之情，所以要她抱着。見這孫雪娥現了真身，指出前仇，纔知道粘夫人一場仇恨，冤有頭，債有主，不是偶然的。梅玉從此：

吃了長齋，不生嗔恨，說是我前生孽債，埋怨不得別人，也就灶前燒火，同衆人做飯，慫慫全沒有怨恨的心；閒了口裏念一聲救苦救難觀世音菩薩。這是一番忍辱功德，懺悔的道場。因此梅玉後來，還得解脫苦厄，歸了佛教。不知後來性命如何？母女何日相見？正是：

月正團圓，一片浮雲生障翳；  
花纔爛熳，九秋風雨折枝條。

## 第四十二回

劉癩子告狀開封府

金桂姐鬼魅葡萄架

牽牛織女別經年，安得阿膠續斷絃？雲母帳空人寂寂，沉香水冷月娟娟！淚拋紅豆天冬後，心苦石連半夏前。滿地黃花落輕粉，當歸何事負金錢。

原來劉癩子買禮來黎寡婦家看丈母，受了一頓凌辱，回家向親戚們告訴，旁人甚爲不平。也有說：「你年幼定的親，誰人不知，現有本夫，無人敢來娶，到底是你的老婆。只是你窮了，娶來也不能度日，該央人去和她說，不如招贅進去，與她做三年生活，准算財禮，三年後成婚，到可長久！」也有說：「你丈母嫌貧愛富，既不肯認女婿，定然要嫁個好硬主兒，壓住你不敢告狀，不如趁此機會，先告她個賴婚圖財，一張狀子到了開封府裏，官府再沒有折散姻緣的，當官領了來，好就留在家裏，如不好，還嫁她幾十兩銀子，也不折了志氣。」劉癩子氣忿不過，

卽走去開封府前，尋一個寫狀的劉小川，原是他族中的堂兄，告訴了一遍。小川道：「這狀極有理，咱劉家就沒有人了？白白的給人家賴了老婆去，也抬不起頭來！」卽時買了一張紙來，寫道：

告狀人劉朝，爲賴婚圖財事。竊朝係前朝千戶營劉指揮之子，昔年由父母定下黎指揮之女金桂爲妻，媒禮不缺，有原媒張氏可證。今經多年，因先父出任山西守備殉難，身後貧窮，意在賴婚轉嫁。本月某日，朝備禮登門探望，反被凌毆，有當時兩鄰吳姓等可證。竊念坑賴婚姻，律有明條，哀懇電審，含冤上告。

那開封府知府，名烏古，是元祐四太子營裏老護官兒，因年老不能出戰，陞任東京開封府。爲人七十年紀，生的紅面糟鼻，老而貪酒，見了婦人，不分美惡，綽號老臊狐。又不識漢字，斷事糊塗，隨手就忘。以此滿城百姓，起他一個渾名，叫烏黑天。那日擡出放告牌來，劉瘸子隨着衆人進去，遞上狀。有通使翻了漢話，說是告丈母賴老婆的。知府大喜，卽忙出票拘拿，無非差的張千李萬，出牌來，隨着劉朝上西河涯大覺寺邊去，拘提黎寡婦不題。

却說這黎寡婦娘女，自從搬移在三教堂東邊，一面與大覺寺爲鄰，一面在書房間壁，又是幾間破壞空房，孤孤淒淒，無人作伴，日逐宅院裏丟磚弄瓦，不得安靜。又因金桂姐遭了一場邪魅，弄怕了，夜間怕鬼，只得娘女二人，同牀寢歇。這金桂姐從梅玉嫁後，不得信息，時常牽掛在心。每夜聽得那書房裏笑聲歌聲，和那木魚經聲，心裏不得安靜，常是二三更天，翻來覆去，睡不合眼。她母親心裏愁着劉家女婿告狀，沒精沒采的，鼾鼾睡去了不管。那桂姐長吁短歎，整夜心裏想個情人兒，恨不得早早完了心事。正是秋盡冬初，夜長晝短，如何挨到天明。正在胡思亂想，似夢非夢，只聽得一個女子聲音，像是梅玉姐一般，在窗外細細叫道：「金桂姐！你起來，我是你的妹子梅玉，如今金二官人不在家，大娘又往娘家去了，夜裏偷來看你，還有件好事兒和你商議。」慌的金桂姐披衣而起，穿了鞋腳，開出門來，見滿天月色，只見梅玉姐在窗外立着，瘦了許多，臉兒黃黃的，拉住桂姐道：「我有個妙人兒，悄悄的帶你要要。」一邊說話，走到一個大大的院子裏，松竹陰陰，迴廊曲曲，好不幽深潔淨。但見一架葡萄，結的垂垂可愛。真是：

三生石上舊精魂，結子拖藤總莫論。一樹情根原不死，此身雖異性常存。

二人正叙心事，只見屏風背後，走出一個官員來，打扮的十分風流俊俏，只有三十多歲，戴着片玉巾，粉底皂靴，月白羅衣，手搖金扇而出，笑嘻嘻道：「多謝二位姑娘到此，小生等的久了！」便上前挽着手，往房裏去。桂姐又喜又羞，纔待細問，只見梅玉道：「這是金二官人府裏一位相公，我和他往來熟了，因姐姐房裏孤單，叫他這裏尋下房兒，就此成其夫妻，免得日夜憂煎出病來。」于是穿月白衣的一手摟着梅玉，一手拖住金桂姐，不由分說，擁入房中。只見燈燭光榮，異香馥郁，三人在一張大牀上，放下帳來，各盡子飛之樂，美不可言。直至四更，鷄叫一聲，梅玉推醒金桂道：「趁着夜裏，送你回去罷！以後每夜在這裏等你，再不可失信了。」金桂姐但覺腰酥力怯，蓮步難移，細轉花陰，涼沾曉露。那官兒送至園門，梅玉扶挽着，走至窗外，悄悄進來，見母親睡熟在牀上，還不會醒，門兒依舊牢關，輕輕的上牀睡了，好不快活。到了天明，她母親起來燒水洗臉。金桂姐曉夢方濃，只覺春心似醉，軟癱了的一般，心裏叫着知趣哥哥，合眼不能睜開。直睡至辰後，她母親叫起梳頭，只推是一時頭暈，懶待起來，她母親那知



(生) 你看那洛陽春色舊芳菲，端的是香玉艷藍田，只落得魂消鳴雉，淚斷啼鵲！西陵分玉枕，北路泣紅顏，恁兩個俊龐兒，恁兩個俊龐兒，隔春風重見相如面！醉葡萄，那時節，巧笑流盼，花月好流連！到如今時移物換，怎能夠，鸞膠重續別離絃？

(旦) 記荷香葵放豔陽天，風籬翠捲，綉帶紅牽；藏春小塢，明月夜初圓。角門斜掩，把嬌紅嬌紫溫存遍；墜弓鞋零落胭脂，分玉股高懸香茜。

唱到此處，只見那穿月白羅衣的人兒，眼中流下淚來。梅玉金桂二人，一陣心酸，也把眼淚滴在酒杯裏面。這些美人丫鬟，還是輪番把盞，又唱：

(生) 瓊樓排翠館，金屋列嬋娟！俺只見笙管聲悲，笙管聲悲，酒闌人倦，月缺花殘！俺待要銀燭重燒，銀燭重燒，早紅綃夢斷，嶽山簫短，反做了輪迴公案！

(旦) 冉冉簾垂銀蒜，急急漏催銀箭，團團白柳車，冷冷的黃紗幔！悽悽楚楚，早女娘們分散。滾滾兒水淨齋飛，滾滾兒水淨齋飛，早早的人離家亂，點點飄飄，紙錢兒不見，明明是一堆黃土掩香奩！

(生)你看那洛陽春色舊芳菲，端的是香玉艷藍田，只落得魂消鳴雉，淚斷啼鵲！西陵分玉枕，北路泣紅顏，恁兩個俊龐兒，恁兩個俊龐兒，隔春風重見相如面！醉葡萄，那時節，巧笑流盼，花月好流連！到如今，時移物換，怎能夠，鸞膠重續別離絃？

(旦)記荷香萎放艷陽天，風簾翠捲，綉帶紅牽，藏春小塢，明月夜初圓。角門斜掩把嬌紅，嫣紫溫存遍；墜弓鞋零落胭脂，分玉股高懸香茜。

唱到此處，只見那穿月白羅衣的人兒，眼中流下淚來。梅玉金桂二人，一陣心酸，也把眼淚滴在酒杯裏面。這些美人丫鬢，還是輪番把盞，又唱：

(生)瓊樓排翠館，金屋列嬋娟。俺只見笙管聲悲，笙管聲悲，酒闌人倦，月缺花殘，俺待要銀燭重燒，銀燭重燒，早紅綃夢斷，綠山簫短，反做了輪迴公案！

(旦)冉冉簾垂銀蒜，急急漏催銀箭，團團白柳車，冷落的黃紗幔！悽悽楚楚，早女娘們分散。滾滾兒水淨齋飛，滾滾兒水淨齋飛，早早的人離家亂，點點飄飄，紙錢兒不見，明明是一堆黃土掩香奩！

（合）葡萄舊事情猶眷，只怕的隔世夫妻夢不全，今夜裏和你重整風流還不遠。

唱完，小優和衆美人一齊散去，梅玉也不見了。只落下金桂和月白羅衣官人，手挽同心，舌分香唾，酒欄人散，便在葡萄樹下，用一條白紗汗巾兒，恣意取樂。旋又解開綾巾，扶她睡入帳中，那金桂自覺昏迷不醒。忽然鷄叫一聲，月白羅衣人不見，梅玉又來送回金桂到門首，說姐姐將息幾日，我且不來了。金桂捨不得梅玉姐，抱頭痛哭，突然驚醒。她母親見金桂夢中啼哭，忙來推醒，原來是燈暗空牀聞蟋蟀，那裏有月明金屋列笙歌？這道家謂之色魔，禪家謂之邪障，卽此可以悟道達觀。

此事楞嚴常布露，梅花雪月交光處，一笑寂寥空，萬古風甌語，迴然銀漢橫，天宇。  
蝶夢南華方栩栩，斑斑誰跨豐干虎？而今忘却來時路，江山暮，天涯目送飛鴻去。

這時汴京亂後，金人兩次搶掠，這些宮女佳人才子貴客，不知殺了多少！枉死遊魂，化爲青燐野火，處處成妖作魅。因金桂淫心日熾，邪念紛亂，又有梅玉一事，日夜心頭不放。况她是潘金蓮轉世，一點舊孽難消，今日又犯了葡萄架的淫根。故此鬼魅狐妖，乘虛而入，化出當年

西門慶的形像，攝其魂魄，不覺元氣大傷，白日胡言亂語，飲食不進，染成大病，一臥十日不起。黎寡婦慌了，走過大覺寺來，見福清尼姑們說：「桂姐見鬼，日夜滿口胡說，一似失魂的，來借些好茶去與她吃。」這尼姑們有說該用符水的，該取珠砂定心丸的，送了些好茶蜜菓醬瓜鹽薑，過來看看桂姐，果然臉如黃紙，眉眼不開，口裏亂喘，叫着十聲，只答的一兩聲兒。又有一件不好說的，下身黃水溢流，時帶紫血，如那月水相似，把一牀被褥都濕了，用草紙墊着，只是不淨。正在亂着看她，只見一個公差，拿着張票兒，和劉瘸子到了門首，大叫：「黎寡婦你女婿告你賴婚哩，可同女兒去見官聽審去。」把個憨哥嚇的躲在牀後，不敢出來。衆尼姑怕事道：「等二日再過來看你罷。」說着一齊散了。黎寡婦只得出門來，和公人講話，說道：「當初和劉指揮僅在席上換了酒盃兒說過親，後來却一根線也沒有見，一去十四五年，誰見個劉瘸子來？恐怕你告，只是我女兒有病，現臥在牀，如何去聽審？」公人不信。黎寡婦道：「一個上司官差，如何瞞得過！終不然，俺娘女怕見官，躲了不成？」遂請公人同劉瘸子進房去看，掀開帳子，果見桂姐牀上合眼呻吟，十分病重，實見不的官府。便把劉瘸子說了一頓道：「瘸子你也

太不通情！這等一家親戚，因甚告狀？如有原媒作保，多少備些財禮，兩下講妥了，那有個悔親的？如今這個狀子，一日官司，十日了不得，你令親又是個寡婦，一到衙門裏，大小都要化錢，原不該告這個狀。」黎寡婦只得取出一兩首飾銀子，打發公人去了。劉癩子見妻子有病，也默默無言道：「但願你老人家不悔親，我情願進來給你養老！我雖殘疾了，還有兩件手藝，第一件是鞦韆，第二件是結馬尾帽子，俱是坐着掙錢，用不着這兩條腿的。你手下不招人使喚哩，等桂姐好了，我再央張姑娘來講，這狀子也容易消得。」黎寡無可奈何，只得答應着他道：「你且去着，慢慢的商議。」癩子便一跳一跳的去了。不知將來金桂後事如何？正是：

葡萄舊事情猶眷，隔世夫妻夢不全。

## 第四十三回

鄭愛香傷心烹雞

應花子失目餒狗

閱遍滄桑歎化書，莊周蝶夢笑蘆花；美人已作丹楓幻，故友真同朽麥餘。白眼風塵金紫賤，黃梁天地鼎彝虛！卮言便作玄經讀，齊物逍遙盡掃除。

單表金瓶梅的前集，西門慶死後，清河縣遭金兵屠掠，城郭人民，死去大半，不消說人亡家破，妻子流離。到了靖康二年，汴梁失守，二帝北遷，高宗南渡，這山東河北千里蓬蒿，把一個清河縣豪富之地，變作一片瓦礫戰場！後來劉豫爲王，占了河北，時常有番兵過縣，養馬徵糧，把西門慶那些故人門客，也都死傷零落，十不存一。只有應伯爵經了幾番擄掠，走到外府地方，傳他已死了，後來在外，日不聊生，走回家來，獅子巷口，房都拆了，沒處安身，騙的張二官人和月娘賣莊宅的銀子，也沒了。老婆害時症死去，並無棺槨，抬去埋在亂葬崗上。一個丫頭小

黑女，先前在外賣着盤費吃了。只有一女，要回來投她，不料也被金兵擄去了。只落得一身孤孤悽悽，時常到謝希大家過幾日，不是常法。不消半年，謝希大死了，舉眼無親。便有親友，還給他油嘴誑騙過一二次，人人曉得應花子沒良心，都不睬他，一個站立的去處也沒了。只爲良心喪盡，天理全虧，因此到處取人憎厭，說他是個不祥之物，一到人家，就沒有好事，如鷓鴣一般，人人叫他做夜貓子。因鷓鴣鳥生的貓頭鳥，白日不能見物，到夜裏乘着陰氣害人，因此北方人指鷓鴣鳥夜貓，以比小人兇惡，無人敢近。因此應伯爵無門可投，想了一想，只有勾欄裏樂戶們，平日在西門慶家，與我相熟，有些幫襯她的恩，或者見我應二爺還不忘舊，且往上幾日，看有嫖客到門，我原舊學得幾套絃子，還做篋片，得些酒食，也是一法。那日捱到勾欄巷裏，幾年不到此地，想着當日少年，和西門慶結拜十兄弟時，好不熱鬧，姊妹們門前站立得紅紅綠綠，一家常有十數個粉頭，幫閒的小優兒，滿街亂串，踢氣毬賣瓜子的閒漢，串門子亂走；如今已二十餘年，又經此大亂，房屋拆去大半，靜悄悄的，只有幾個窮烏龜，在門前晒馬糞。有一個度婆拄着拐，在門首買葷菜兒，見了應伯爵，挺不認得，縮進門去關了。如何一個熟人也沒有？

特來尋個娘子，我百忙裏想不起你家門首，住在那裏，到了廟裏，等等這布客，至今還不到，因吃了幾鍾早酒，醉了，就睡着了。」又問道：「如今勾欄還有幾家？韓金釧兒，賽玉兒，一秤金兒，都還在那裏住？」鄭春道：「你不知道哩！當初這勾欄四五十家，少說也有百十個姐兒，如今沒有十數家了！都是兵亂後，搶得人亡家破，一隻鍋也沒有，纔來這裏住着，時時怕縣裏叫去當差，答應這來往營裏的爺們，有些身分的，俱躲在那村裏，熟人家去了。俺家愛月，從那年金兵破城，就搶了，只有俺姐姐鄭愛香，今年也三十多歲了，單單支着這個門戶。俺媽媽是楊梅瘡，結毒發了，全下不得炕！如今景荒亂，那討個嫖客？這些兵來養馬的，每日來闖門子，大刀背打着，要酒吃，白白的坐了房，誰可見個錢來？俺姐姐病好了，也要離了這勾欄，將來做了個孤墳壇，只好住鬼罷了！二爺有甚好生意，替俺幫襯，也不敢忘了你老人家！」伯爵見鄭春認真了，笑道：「這客人姓趙，號西泉，也有一二千本錢，馱了五百筒布，來臨清發不開，請着我賣，如今把貨卸在獅子街酒店裏，要個妹子包月，着我等他，這半日還不到，想是兌銀子去了。如今我直到你家裏，安排下酒飯等他，就在你家愛香房裏，陪他兩宿再看。」哄得鄭春笑道：「



廟上謝神，遇見應二在廊下打盹，因此認得他，纔來叫一聲，把夢驚醒。伯爵起來，搓了搓眼，認得是勾欄裏小優鄭愛月的哥哥鄭春，忙問道：「你在裏那來？」鄭春道：「我來替俺姐姐鄭愛香上紙哩！她病了一月纔好了，今日來還愿謝神，二爺這幾年就沒見你，因何在這裏？不到咱家去看看！」伯爵道：「我有十年沒到這裏，把門都改得通不認得了。」因問道：「李銘吳惠這幾年也沒見他，如今都在那裏？」鄭春道：「二爺你還不知麼？如今李日新做了金朝幹離不都督的小舅，他姐姐姑娘，都在府裏做了太太，好不富貴哩！上年寫書來叫了吳惠去投他，把吳銀姐送在王爺宮裏，如今做了嬪妃了。他現吃了一個守備俸，打着黃傘，滿東京誰不怕他，只落得俺們窮得通不像了！」看了看伯爵，穿着一領藍布破直裰，袖子少了半截，油透的毡帽，捲着沿邊，皮掌的蒲鞋，只纏了一條腳帶，舊日油光的胖臉，瘦得尖長了，滿面的愁紋，一鼻凹灰，恰像幾日沒有飯吃的，說道：「二爺你如今坐着等誰哩？」

伯爵想了一想，如今說是我窮了，這小忘八怎肯招惹我上門，不如且騙他一騙，便望着鄭春道：「我這一向在東昌府，有一個布客來賣布，有五百兩銀子本錢，他問知你家愛月兒，

特來尋個娘子，我百忙裏想不起你家門首住在那裏，到了廟裏等等這布客，至今還不到，因吃了幾鍾早酒，醉了，就睡着了。」又問道：「如今勾欄還有幾家？韓金釧兒，賽玉兒，一秤金兒，都還在那裏住？」鄭春道：「你不知道哩！當初這勾欄四五十家，少說也有百十個姐兒，如今沒有十數家了！都是兵亂後，搶得人亡家破，一隻鍋也沒有，纔來這裏住着，時時怕縣裏叫去當差，答應這來往營裏的爺們，有些身分的，俱躲在那村裏熟人家去了。俺家愛月，從那年金兵破城，就搶了，只有俺姐姐鄭愛香，今年也三十多歲了，單單支着這個門戶。俺媽媽是楊梅瘡，結毒發了，全下不得炕，如今年景荒亂，那討個嫖客？這些兵來養馬的，每日來闖門子，大刀背打着，要酒吃，白白的坐了房，誰可見個錢來？俺姐姐病好了，也要離了這勾欄，將來做了個孤墳壇，只好住鬼罷了！二爺有甚好生意，替俺幫襯，也不敢忘了你老人家！」伯爵見鄭春認真了，笑道：「這客人姓趙，號西泉，也有一二千本錢，馱了五百筒布，來臨清發不開，請着我賣，如今把貨卸在獅子街酒店裏，要個嬌子包月，着我等他，這半日還不到，想是兌銀子去了。如今我直到你家裏，安排下酒飯等他，就在你家愛香房裏，陪他兩宿再看。」哄得鄭春笑道：「

二爺咱家裏去，坐着在門首等，不強似冷廟裏白坐的？」伯爵得不的一聲，和鄭春出廟，走過一條巷子，一週圍都是破牆，他家住着五六間草房，那得當初那些齊整門面，風流的鋪設來？

但見：

門樓傾倒，巷戶歪斜。青樓翠館，化作瓦礫蓬蒿；錦瑟瑤琴，變做蛩吟螢火。破牆無瓦少，花開，站兩個怪綠嬌紅醜婦；小巷有門稀客過，坐幾個鑽頭縮項烏龜。往來嫖客，轎夫扛夫騾夫，鬆腰不過百文；上下應官，大姐二姐三姐，見面多是一撈。花落不能招舞蝶，草深常是見烏啼。

進得門來，老虔婆拄拐出迎，全不認得，問鄭春這是那位爺？我老眼花了。鄭春道：「這不是常在西門慶老爺家的應二爺麼？」虔婆點了點頭，讓坐下了。鄭愛香迎出來，穿着件舊青袖女衫，白絲袖裙，下面都破了邊兒，面黃肌瘦的，也是病纔好了，敝了幾句寒溫，坐了半日，一鍾茶也不上來。伯爵忙叫：「鄭春！你去門前看着，一個騎草黃大驢子的客人，後面一個管家，背着大跨箱，上寫察院封皮的，就是趙大爺，要約下來你家吃午飯就過夜的，看着他休要

過去了，倒叫咱坐着等個不耐煩。」哄得個鄭春在門首等客去了。那鄭愛香積年術術，進門見應伯爵窮得不像，因此不甚接待，聞知領客到門，忙起去安排午飯道：「二爺休笑，還看俺是麗春院裏有體面的姐兒哩！如今一頓飯也整不來！咱從亂後，那有個好人到這裏，無非是些窮兵官差的爺們，住一夜就走了，那個敢留他住？當初西門老爺在日，二爺來到，一時間酒席那件沒有，如今這院裏也沒個人，那些酒店魚肉鮮雞，都不來賣了，只有個賣豆腐青菜的，賣一次就去了；只有上大酒店，賣兩條豬腸子，就是上樣了。」一面說着，一面叫鄭春去取酒，先買幾個點心，二爺將就坐坐，待不留他，又恐伯爵不幫襯，她留客，因此勉強去賒了一壺酒，一大根豬灌腸，一塊豬肺，五個包豆腐餡的大饅饅，拿來擺在一張破春臺桌上，沒有椅子，只有板凳兩條，愛香心裏也甚不過意。伯爵見她養着一隻雄雞，因沒有食，只管扒地尋蟲吃。伯爵想要這雞吃，尋一個法兒說：「你家到還有這隻肥雞！昨日趙大爺在布店裏，叫管家拿五錢銀子去買隻雄雞，要做藥引子，再找不出來，要打家人，央我說情纔饒了，那得這一隻雞來？」趙大爺的性兒，每夜要吃雞的，沒有雞湯，再不吃飯，丟下就跑了。因此人家知道他性兒，每飯

要宰雞的。有一件他極通情，吃了人家一頓好飯，先賞一二兩銀子，倒是個使漫錢的好人。休要慢了他！」虔婆聽說，忙把雞宰了，又尋出幾碟乾棗柿餅，瓜子核桃來，擺在桌上。等到過午，還不見到，自己又到門首，立了一回道：「該來了！」哄着鄭春去街頭上看，休要錯走到別處去了。他却進來叫出鄭愛香兒在門首等着，自己進得屋來，叫虔婆去借張椅子來，好與趙大爺坐，都哄得去了。伯爵把燒酒饌饌，吃個罄淨。見鍋裏雞熟，推去嘗湯，吃了一半，袖了一半，往外飛跑。望着愛香道：「待我自己去迎他，不知是那裏擔擱了？」一直往街頭去，見了鄭春說：「今夜萬萬休要留客，我一去就來。」搖擺着去了。鄭春一家等到昏黑，那見個人影兒來，看看鍋裏的雞，只有半鍋湯，連骨頭也沒了，桌上四碟菓子，也袖去一空，纔知道這應化子窮得幾日不見飯，故意來騙這一餐，大家又笑又惱不題。

却說應伯爵因二日無食，尋出此計，騙了鄭愛香家，因到一間破房子睡下。只覺眼中痛如刀割，熱血直流，不消兩日，兩目對面不見人影，纔知是生平傷了天理，該有此失明之災，即便尋了一根竹杖來，往前探路。一日，遇着一個騎騾子的人罵小廝，不覺把爵伯撞倒，忙下騾

子扶起來道：「我不知是二叔！一時誤失得罪。」伯爵聽得聲音，是開鹽店的黃四，就一把拉住袖子，滿眼落淚，再不放手道：「你當初在西門慶家爲做鹽，掙了二三千兩，我也幫襯你來！後來你丈人着人告在按院，爲人命官司，我也攬掇着西門慶老爺替他完了，不曾知謝我！如今你做了大鹽商，就不認得你應二叔了？我和你講到官府衙門裏，你也該找我數十兩銀子。」黃四見他窮得潑賴，只得解開銀包，拿出五兩一錠銀子道：「二叔！你且拿去買件衣穿，等閒了，我請你老人家過去住幾日。」伯爵接了銀子，纔放黃四去了，尋了對門姚二郎來，替他鑿了三四塊，買了一牀被，一張狗皮褥子，又買了一張舊絃子，化了三錢半銀子，是郁大姐死了，買的她家的。你說要絃子何用？原來應伯爵失目之後，他想當日和西門慶所爲之事，沒有一點好事，以致今日失明，老無所歸，不久定要做餓殍，如何是求食的法兒？平日學了一套走街的四不應山羊坡絃子，遂把一生事兒，編成歌調，好勸世人，休學我應花子，沒有後程。到了次日，把絃子背在背上，走長街，穿小巷，一邊走，一邊唱。這一縣人，誰不認得應伯爵，倒是好笑。到了西門慶家舊宅門首，那時張二官人亂後死了，將宅子賣與尙舉人，賃做當舖。伯爵來坐在

一條毯子上，彈起絃子來，圍了一街的人，聽他先說道：

「天道平如流水，人心巧比圍棋，聰明切莫占便宜，自有陰曹暗記。落地一生命定，舉頭三尺天知，如今速報有陰司，看取眼前現世。咱今日不說古人，難言往事，這一套詞，單表山東清河縣，出一個富豪，名西門大官人，單諱個慶字，別號四泉。他爲人從破落戶起家，貪財好色，結貴攀豪，家財有十萬之富，後房有伍美之色；一個名號金蓮，一個名號瓶兒，又有使女春梅，各有專房之寵。後來因西門慶縱慾身亡，三婦喪身非命，編成金瓶梅小曲，奉勸世人。」

「清河縣，出了一個好漢，姓西門，號四泉，他是個破落戶出身，好管閒事，包攬衙門。開了個生樂鋪，在縣前十分的好勝。他占的撞巢窩，尋娘子，鑽狗洞，結幫開，拜交的狐朋狗友，把家裏白的銀，黃的金，絀緞店，典當舖，人人欽敬。吳月娘做正房，生得個賢慧聰明。又娶了孟玉樓，李嬌兒，何等的受用。有一日，走到了紫石街茶坊裏，勾搭上武大郎的妻子。他生得五短身材，白淨面皮，杏核子眼兒，柳葉眉兒，三寸金蓮把名兒叫定。」

「他兩個，似蜜調油，如膠裹漆，葡萄架，翡翠軒，直耍的夜，到明明到夜。淫器包，白綾帶，千般淫巧。把一個來旺的妻兒，李瓶兒的母子，都在她手裏喪命。似這等偷養着女婿，暗耍了書童，見了蟲兒，也要和他擠眼來也；說舌頭，使心機，俐齒伶牙，狗肺狼心。偏是她的嘴硬，妖精也似！天理循環，把西門慶哄得醉了，用春藥三九，一時把這好漢的命，傾。弄殺丈夫，就和敬濟通姦，趕出來王婆家裏，被武松剛膽剜心，纔正了潘金蓮的典刑。」

「有佳人，李瓶兒，她生得十分美貌。她正是花太監的姪婦，花子虛的渾家。她掌着家道，有的萬貫家財，蘇木胡椒，玉帶金貂，紗緞綾羅，珍珠瑪瑙。緊鄰着西門慶的東牆，結拜了十兄弟，在勾欄裏日夜胡鬧。這奸雄見色昧心，用機關，使圈套，把花子虛的老婆偷瞧，勾引着上了梯，從牆上半夜裏成交。」

「隔東牆，喚貓兒，上了梯，進了房，飲酒排巡，百般的照樣兒頑耍。弄得個花子虛清門淨戶，當的是不要錢的忘八，接的是倒賠錢的孤老。氣了個陰症傷寒，茶不來，水不去，



下不得牀來，纔知道賠盡了姦夫，一口氣絕了來也。這淫婦看了日子，大包着金銀，甘心去做第六房的。不道蹊蹺，既然弄得迷了，因何把個窮醫生見了，就招，怪不得生了一個兒子半無成，病遇天災，把你命兒，天也不饒！

「有春梅，原是個，使女下賤。他生得，有些人才，在潘金蓮房裏，裝嬌撒慣。攬撥着西門慶收了，和金蓮狐朋狗黨。你替我做牽頭，我替你做架兒，好一路養漢。架着個漢子，到處裏出尖，一家子大大小小，誰敢把她遮攔。」

「她是個，九尾狐狸，粉面油頭，會吃人的腦髓。賣俏迎奸，拿班做勢，五國裏販馬的，牢頭久慣。西門慶死了，寄柬傳情，和陳敬濟三人，輪流奸宿來也。賣俏在周守備府裏，害了雪娥，又把他的家門來攪亂。可憐和陳敬濟認了兄弟，續上奸情，殺死在書房，纔完了姻緣。可憐她害的是溜骨髓的病兒，塌了瓢的西瓜，把一命纔填還。」

伯爵彈着絃子，說了又唱，唱了又說，引着一街人，也有笑的，也有贊歎的，俱道：「伯爵做了一世光棍，騙得西門慶家破人亡，吃了他多少酒肉，使了他多少銀錢，如今老了，雙眼俱瞎，

也是天報惡人，叫他編出這套詞來醒世！挨肩擠背的人站滿了。不限防一個叫街的小花子，領着一隻狗，在人叢裏打磚化錢。聽他唱了一會，只見這狗猛走上前，把伯爵的左腿脛骨上，狠狠咬了一口肉下來，鮮血直流，還趕着亂咬亂撕，一羣人全打不開。把個伯爵咬得疼如刀割，用柺杖亂打不退，衆人都道是件異事。打開狗，那花子領着去了，問是那裏花子？有說是京裏下來的，姓沈，在這裏清河縣二年多了。伯爵護疼，扯一條爛腳帶來纏了。先是瞎，又添上痛，一向在吳道官廟裏安身，住了二日，全不起來。吳道官怕他死在廟裏，辭他出來。那時臘月寒天，伯爵脛瘡發了，變做人面瘡，鼻口俱全，三四日沒吃飯，出外尋湯水，跌死在街心裏，報了官，捨領蓋捲了，拋在亂葬崗上。不消說被狼吞狗吃，餓了烏鳶，這是應伯爵的報應。正是：

休向東風訴恩怨，從來孽報自分明。

參奏，何等慎重！所以這科場功名再做假不得的。那天上的文曲星梓童帝君，又查他三代和本人的功德無虧，乃得取中，是謂天榜。因此使寒士揚眉吐氣，十年燈下勤苦，得伸這一日之長，平步青雲，把白屋寒門，一時間豎起插天的旗杆來，門首吹吹打打，烈烈轟轟，好不氣概！朝廷鼓舞人才，勸人讀書，正在此處。雖然立法甚公，怎當得人心巧詐，世俗澆漓，到了那紀綱不振的時節，有一法即有一弊，官爵尚可價賣，大政不妨賄成，無論選舉科場，都可做成無恥污穢的世界，尚何天理可言！只是這班私通關節巧取的人，不免上逆了天榜，下奪了王祿，不消說王法難容，那鬼神們豈不將他暗懲，所以如今得了功名的多有反得大禍，亡身喪家，或半途夭折，享名不久，殃及子孫，以奪其算的。可惜人不肯信，但有門路，誰肯不向前鑽營。如今說一件科名因果，天送來一段富貴，却是不求而至，旁人用了心機，自己落得享用，却從不歎暗室，不貪好色中來，緊頂着琉璃光避色一段公案。

却說汴梁自立劉豫爲王，大金改了年號，傳下一道旨意，因科臣上本，爲選取人才以備國用事，要東京開科取士，山東河南俱就近在開封府開考。齊王劉豫接了旨意，抄付開封府，

虛詐而起！更有可笑的，是把他人的好詩好文，借來當做自己的；自己的字畫詩文，落了款裝做名家的。又有那山人清客，刻的假圖書，賣那假法帖假古董；經商市賈，賣那假珍寶假尺頭。又有一種假名士假名家，假孝廉假上舍，依名托姓，把縉紳履歷念得熟爛，某大老是年伯，某科道是年兄，某名家是敝同盟，某新貴是敝窗友，無所不假。假却處處去得，還有以此網了大利，得了際遇的，說了說世人宜假不宜真。世間只有科場一事，朝廷由此選取真才，三代以上，兵選舉賢良方正，漢唐以後，全憑文學，只考策論詩賦，以定去取。但這也要仗自己肚裏的才，不是白紙上寫些黑字，便可成功的！又有宗族姓氏鄉貫年貌保結，印在卷子上，臨時要從縣到府，由本府布政使申送東京開封府，收驗了文書，才得彙名入場。到了那貢院，又須查明年貌都邑，交與那大學士大宗伯，當面抽簽分號，各進了號房，一個人一個老軍守着，如押着罪人一般。一連三晝夜，完了場出來，聽候揭曉。那場裏多少內外兩簾各執事官員，如收卷、臚錄、記封、對讀、收掌，等是外簾官；那出題目、看文章、或看策論、五經、諸子、詩賦等，是內簾官了。內外各官分定，一封了門，再不許片字相通，以防舞弊。又使御史二員，在場巡察，如有弊端，即將

參奏，何等慎重！所以這科場功名再做假不得的。那天上的文曲星梓童帝君，又查他三代和本人的功德無虧，乃得取中，是謂天榜。因此使寒士揚眉吐氣，十年燈下勤苦，得伸這一日之長，平步青雲，把白屋寒門，一時間豎起插天的旗杆來，門首吹吹打打，烈烈轟轟，好不氣概！朝廷鼓舞人才，勸人讀書，正在此處。雖然立法甚公，怎當得人心巧詐，世俗澆漓，到了那紀綱不振的時節，有一法即有一弊，官爵尚可價賣，大政不妨賄成，無論選舉科場，都可做成無恥污穢的世界，尚何天理可言！只是這班私通關節巧取的人，不免上逆了天榜，下奪了王祿，不消說王法難容，那鬼神們豈不將他暗懲，所以如今得了功名的多有反得大禍，亡身喪家，或半途夭折，享名不久，殃及子孫，以奪其算的。可惜人不肯信，但有門路，誰肯不向前鑽營。如今說一件科名因果，天送來一段富貴，却是不求而至，旁人用了心機，自己落得享用，却從不歎暗室，不貪好色中來，緊頂着琉璃光避色一段公案。

却說汴梁自立劉豫爲王，大金改了年號，傳下一道旨意，因科臣上本，爲選取人才以備國用事，要東京開科取士，山東河南俱就近在開封府開考。齊王劉豫接了旨意，抄付開封府，

將告示貼起道：

開封府奉旨開科廣選異才以備國用事。照得人才爲一朝之英俊，科舉乃取士之大公。國家盛典，古今所同。自宋君失德，五賊專權，崇安石之僞學，立蔡京之私黨，以致人才淪落，國祚傾移！二十年來，聖教不明，政務廢弛。我大金奉天承運，尊聖敦儒，上馬而勤戎略，授戈則事詩書。凡有前代廢紳，山林隱逸，或曾經拔用，或韜跡潛修，抱器待時者，當不在少數。各州縣有司，限本月內徵取申送，一照宋朝制舉舊例，定期開科，務期從公舉拔，各試所學，以膺新寵，不得阿私濫冒，干進鑽營，有負國家取士之至意，特示。

大金貞祐元年月日。

那時自靖康二年徽欽北去後，這些士大夫們，那有個還讀書的？只好東奔西躲，以苟延殘喘罷了。忽然見了金朝開科的告示，秀才們人人嗟嘆，又重新各整舊業起來，以備應試。祇有那些富家子弟，大老門生，希圖進取的私人，未免還依宋朝末年的積弊，即是改名換面買號代筆換卷傳遞等種種法兒，或賄買外籛貢舉，使他連號倩人；或買通內籛看卷官，和他暗

通關節第一場頭篇頭行上用某字，二場末句用某字，三場某篇用某字；或是本生文理欠通，先將策論等試題先期與他，改成一篇好文章，暗中讀熟應試，自然人人服其真才。因此富貴家子弟，多是坐候着現成做官，不用費力讀書的。可憐那些苦讀寒窗的窮儒，等候這三年一度的科場，如大旱之望雲霓。到了揭曉時，場中却先將有力量通關節的中了，纔多少中幾個真才，滿了額數，便把其他的卷子付諸高閣，再也不看他了！這些籠官們，且去飲酒圍棋，在場裏閒耍，直挨到開場，哄得這些寒士們不知做了多少不靈的好夢，只好替人作嫁衣裳，白白的陪上三晝夜辛苦，化了一冬的盤纏，甚有因失意而惱死了的！看官細細想想，你說這樣不公道的事，却從何處去伸冤呢？把那天上司福司祿星官文曲魁星等神道，又查什麼三代，問什麼陰功呢？到不如叫財神多多積些元寶，就買完了一場科甲，好不省事！有感嘆末世功名的一詩道：

朱衣墨首本同文，隔紙糊名內外分。  
脫殼蜚蟬仍在土，冲天雕鷲已搏雲。  
天桃和露原多種，苑馬嘶風自有羣。  
瓦破門開疑造物，六經糟粕正堪焚！

移文不借北山巒，周孔支離但守殘！一字難炊高士飯，數行如拾進賢冠。空傳神鬼難窺字，未見葫蘆已化丹。司命不專青紫案，日邊紅杏倚雲看。

當時有北京某學士，因曾受他河南年家的三千兩銀子，後來無力歸還，要中他年家的兒子，以酬此債。臨期，主河南貢舉的翰林，恰是他的門生，姓姚名棟，是一個宿學名家，受了老師之托，一封就三場題目，寫在一張紙上，將他年姪傳至半路中僻靜無人處，把關節與他，到時自可按圖索驥，不消論文字的了。那年姪姓王名泰，字不驕，是個破敗公子，以酒色爲事，那曉得如此的正事，忽然接了年伯的書信，教他去遠接大主考，說有秘話相傳。他本無志功名，去接得遲了，到了南薰門外，大主考不好進城，在一靜寺中等他，迴避了外人，半夜裏傳得王公子來，把從人趕出，却向一間破寺廊下坐着，細細的將那某老師的囑托說知，並把題目關節一封交與公子收去，叮嚀囑咐，不可輕泄于人，入場須要小心，怕字句有錯，外場被擢，雖有關節，也不中用了。王公子欣喜欲狂，忙將題目藏在身邊，猶恐遺失，暗將此帖撕破底襟，塞在裏面。姚主考說話已畢，叫公子不可出門相送，招人耳目，自己卽上轎進城，貼了迴避，封門而



去。這樣機密的事，真是鬼神不測的了。那知這裏正有鬼神出跳，偏會弄人！

那時纔交八月，天氣尚熱，王公子因接遲了主考，策馬奔馳，趕得渾身是汗，見主考已去，便脫下底衣，搖着扇子招涼，心中快活到發癢起來，忙教家人去沽酒找婊子，要痛飲二醉。家人見他高興，去取了一瓶好酒，對門河邊有的是半邊僧，找了一個來陪公子開懷暢飲，在伽藍廊下裸體歡娛，和這粉頭猜拳行令，赤着身子，一拳一大杯，吃得酪酊大醉。隨後夜深了，問知寺中沒處安歇，滿廊房都是寄放的柩櫬，便穿上底衣，跟着粉頭到巢窩裏宿去了。睡到天明，賞了婊子一兩紋銀，揚揚得意回去，只道是蟾宮折桂十分穩，那曉得畫餅充飢一字無！

話說暗室虧心，神明如電，當時廊下寄一柩櫬，是祥符縣官之女，山西聞喜縣人，名喚蘭娘，年方二八，聰慧知書，因感時疫，病故在外，寄柩廊下；因她父親新陞官曹州，日久兵亂，不能來取回故鄉安葬，已經七年，遊魂渺渺，常在寺中聽些佛法，每有靈感。那時在廊下聽得關節之事，一一記明，見王公子挾妓狂飲，對神不敬，即知此人原無科名之福，可惜一段功名，付與此人！手便將他解下的底衣襟中關節題目帖兒取出，暗藏於香爐底下，叫他做一場空夢。

待看有好人來，我也收個門生，不枉我一點芳心，隔世去憐才惜士，做出一段佳話來。詩曰：

千里難逢女伯樂，人間安得鬼宗師？陰陽本是無心合，聲氣何從到面知？抱璞免投和氏璧，竊符如遇魏宮姬。投珠按劍真堪笑，閨俠猶如國士誼！

却說汴京西河橋嚴秀才，因前年在尼姑福清菴裏讀書，被鄰家女子金桂調戲，夜雨私奔，幸得避在章馱殿過了一夜，次日搬回家中。因母子貧窮，度日爲難，覓得一館，教讀幾個小學生，每年不過十五六金，明知不足養家，且將就借此讀書，苦攻三年，待時再圖上進。現見開封府開科的告示，考期不遠，因借在寺裏讀書住宿，每三更方睡。那日睡到半夜，忽聞敲門，只是和尙來取法器，忙起開門，却見是個女子進來，慌得嚴秀才想起那年金桂淫奔的事，心裏好不跳躍起來。只見那女子上前深深一拜道：「妾非生人，乃王知縣已故之女，寄柩在此七年，久不還鄉，知君是一正人，特來哀求，有一好事相報。今科題目，我已盡知，且有關節可通，俱在此紙，君係陰德君子，功名必可成就，求將妾靈柩送至山西聞喜縣，我家君現仕曹州，可以相報。妾爲憐才，原非邪鬼，君子謹言！」即將一白帖兒送在案上，一閃而去了。嚴秀才一躍

警醒，却是一夢，披衣起來，果然窗案上一小封白帖兒，寫得策論題目關節分明，好不驚異。天明起身，梳洗已畢，整了衣冠，忙向廊下尋覓，果有一杉木柩上，寫着「聞喜縣亡女王氏蘭娘之柩」，嚴秀才一見悲感，上前焚香四拜，默祝不敢有忘。即時向書舖中把策論文章依題查核來念熟，易稿三次，成一全璧，把關節秘藏不題。

却說王不驕那天醉酒狂嫖了一宿回家，看看底衣襟內的題目，不知落在那裏去了；回來廊下和姨子家找尋，全無下落；大主考說的話兒，好像做夢一般，自說原無此念，當作做夢罷了。到了八月中秋大比之期，也隨着科舉進場，糊糊突突的完了三場，就去吃酒接小娘要去了。那嚴秀才到了場裏，果然就是那個題目，便依着關節，做得妥帖錦繡一般，經過改的文字，自然不同，到了揭曉之日，高高中了解元。那主考也大喜，自謂得人，又不負老師所托，又可作終身知己。不料到了拆號填榜插花赴宴，却不是王公子，是一個姓嚴的，河南洛陽縣嚴正府學廩膳生員，習書經，不覺嚇了一驚，道王公子定是賣了關節與人，自己不來進場，心中甚是疑惑。次日謝宴，即叩拜大座師，送些公禮。主考待了茶，只留嚴解元說話，引至後軒，設席款

叙，細問：「中間有件異事，某篇某句某字似乎有心，內中必有緣故，不妨明教，今日師生如父子，且不可諱！」嚴解元乃誠實人，便將夢中得來始末說了一遍。主考大窘，乃信暗中自有鬼神，功名各憑天命，是人力不可強求的。主考自去入京不題。

嚴解元赴宴回來，先拜天地祖宗老母業師，次日絕早到淨寺廊下，備了豬羊酒果金紙銀錢，朝上行九拜師生之禮，又做了七晝夜功德。次日即差新投門下的家人，往山東曹州太爺王知州處，下了舊治門下晚生的書信，備了一分大禮金帛杯盤，書內詳述夢中見蘭娘手授科場題目經過，並求送樞還鄉，目下已備人夫驕馬，但不得王宅親人，不敢私動靈柩，伏祈差撥妥當親族來京，同送至山西貴塋安葬，願執門下弟子之禮，以成世好。王知州見書大哭，驚痛不止，即差族姪同家人張大連夜赴汴京，也回了嚴解元一分賀體，擇日起行。嚴解元換了素服，親自隨行。不一日到了開喜縣王宅祖塋，早有族人傳聞此事，合縣親友送殯設祭者甚多。嚴解元自備一桌祭，作成祭文一篇，奠酒焚帛，高聲跪讀，不覺悲懷落淚。祭文曰：

維大金貞祐三年十月朔越五日，門生嚴正謹，具牲醴香楮，致祭於故蘭娘大座師之

靈曰：維靈關心慧質，玉容金貞，豈幽明之間隔？乃正氣之潛通！宅神於玄漠之野，韜光於渺茫之庭！人神何由相接？文章安得折衷？而乃流光耀采，凝神入夢，笑迷旨之肉眼，懸照膽之冰鏡！彼魚目而混珠，假穿窬之捷徑，神之聽之，俯首而笑，收其功于漁人，不結網而能釣！洛浦之珠投，非冥淵之犀照！分題疏義，折與合符，彼揣摩而不得，我契合以安和，非天上之班馬，卽鬼中之董狐，彼人而妄，我鬼而師，既受知於國士，豈獨于幽冥而我遺，千里執紼，醴酒炙鷄，以報素車白馬之誼！嗚呼尙饗！

祭畢，嚴解元痛哭不已，從此與王知州家叙了世好。回至中途，忽夜夢一秀士來謝，說我蘭娘也，感君生死交情，已蒙超拔，轉女爲男，他日與君同朝，該在你門下中舉，特來相謝。問其姓名，不答而去。這是功名場中一段公案，可見苟取徒勞。這嚴解元不遇着蘭娘，當日韋馱殿一段功果，自也該中的，鬼神相助，不過是順水推舟，助他一帆風順罷了！正是：

拖撲免投和氏璧，竊符如遇魏宮姬。

## 第四十五回

木瓜郎語小莫破

石女兒道大難容

今年春比去年春，北院翻成南院貧，淡色桃花偏遇雨，苦心梅子不成仁！紅綃拭淚香猶剩，錦字裁書夢未真。自是名花無主買，隨風片片付溝茵。

却說黎寡婦見桂姐魂不附體，終日裏神見鬼，又弄成一件血症奇疾，正在愁惱，不料女婿劉癩子開封府告下狀，來門首炒鬧，到晚去了。黎寡婦請了醫生診脈，說是血虛邪想，取了一貼定神丸來吃了，母子相守，連夜不敢吹滅燈。日裏還哼哼的叫，半日纔醒，直到了天明，纔得合眼。如此半月，金桂姐略吃些飯，梳的頭，纔下得牀來，只這血症總不止，終日浸淫淋漓的，渾身不淨，流的个美人兒面如黃蠟一般。又長出一件奇怪的病來，從此再不消想那紅豈啄殘鸚鵡粒，碧梧棲老鳳凰枝。是件甚麼病？這是天地間女子固閉，血脈不通，以橫骨塞其陰

竅，上留一線走小水的路兒。人有此奇疾，遂致終身失嗣，醫家無藥可治。這俗名石姑，佛經中說是石女兒，隨你西子的美貌，也是中看不中吃的了。到是一種愚蠢幼女，不會經人道的，有了此疾，她也不痛不癢，做了枯木死灰，便像絕慾參禪，忘情息念的一個得道的女僧。那金桂姐生來色根不斷，慾念方新，如何挨得這個病？如今弄的有了色心，沒了色相，好不難受！此病長成了橫骨，那血症也止了，那那魅也不來纏了，依舊調脂抹粉，打扮似帝女天仙一般。

那劉癩子探着桂姐好了，使張都監娘子過來面央說：「情愿進門招贅，做養老女婿，輪鞋，結帽子，儘是養的家。問衆親戚打個醮，討幾貫錢來，買幾疋布絹，完成他一生的事吧。也是女兒的命，定下的親，誰不希望個好女婿？要不依從，到了當官，我當初提親是實，誰敢不實說？」這黎寡婦因女兒大了，又感了一場惡疾，怕日久求親不便，見張都監娘子一面勸她，又一面說硬證的話，沒奈何也只得應承道：「既是親家來說話，我也沒奈何了，甚麼大財大禮，指望來光彩？我看個好日子，買幾疋布來，把他兩口兒成了家，在這門口開個鞋鋪，我娘女管着做鞋，他就管鞦韆底。到是好笑，這樣一個女兒，招了個皮匠！我也省了去求人，叫他先消了這

張狀進來不遲。」說畢，張都監娘子謝了又謝，回去了。過了二日，劉癩子寫張和息狀子，勾消了官司。他把個宅基賣了，却買了一擔禮，四個布絹，簪環首飾，也費有十兩銀子，同張都監娘子進來見丈母，磕了頭，看定十一月初三日成婚，招贅進門。那金桂姐大病方好，看着劉癩子滿眼落淚。正是：好馬却馱痴漢，拙夫偏遇佳人，世上多少不相配的事，說來命苦！

金桂姐雖還是女身，從與梅玉二人晝夜玩耍，拈花惹草，久已知趣。又兩經鬼魅，把那男女的樂處，比久慣的還深一層。到了十一月初三日，劉癩子上浴堂裏沐浴了，穿了一套新布衣服，請過張都監娘子來，與金桂姐上頭完房。草草的治買了一付新被褥，添上些花粉首飾，隨身衣服，又做得一個紅紬衫兒。那日張都娘子到來，看着金桂上了頭髻，修臉剃眉，送進房來，和劉朝坐着，也斟了一杯合巹酒。桂姐滿眼是淚，哭不出聲來，也不肯接。癩子取了一口吃盡，留張都監娘子，因不好住下，拜了兩拜回去了。這金桂姐平日想起丈夫來，常似眼裏出火，一似妖精見了唐三藏，恨不得一口咽下肚去。今日見了劉癩子，好似木偶人得了道的一般。那劉癩子見金桂姐面臉朝裏，全不看他，他却自己取了一壺酒，將兩碟鹹菜，一頓吃乾，弄的



醉醺醺的，要做新郎，這兩條癩腿，要步步巫山神女行雲的路，上上那銀漢牛郎度鵲橋。他將一條白布褲子脫了，一口吹滅了燈，纔跳兩跳，爬上牀來，却被金桂姐推了一個仰朝天，好似癩蝦蟆吃蒼蠅，前合後仰，通爬不起來。掙扎了半日，起來向金桂姐肩上一摟，叫道：「姐姐！睡了罷。」又被桂姐劈臉一個巴掌，連身一推，好似癩鼈爬深缸，把頭伸一伸，通上不來。滾過身子，向金桂姐又是一摟，被桂姐連脖子又是兩拳，好似熱鍋中的白鱧，把腰縮在一堆，再動不得了。只這三推三摟，癩子早身子稀軟了。金桂姐又惱又笑道：「可不碯碯煞人罷了！」心裏恨着，却去看看他，原來是有名無實的半瓶醋，二尾子，縮的好一似蠶蛹兒模樣，鬚兒骨突着。原來這癩子在這三推三摟中，早已隔牆醉了，不會吃酒，但見了望竿，就醉倒了。原來這是劉癩子經金兵吹傷了腿膀，把腎縮了，只一個卵子，又常腫的光光，行不的人道。見桂姐生得美貌，摟了一把，就完了一場洞房花燭，也省了多少邪態。金桂姐見此光景，只得自己脫衣而睡。劉癩子自知內外本錢俱空，不來惹事，自己忽的鼾鼾打起磕睡來，一頭倒下，兩條癩腿伸開，通不像個人形。金桂姐起身細看一看，但見身腰短促，好似八九歲嬰孩，腎縮卵枯，又

像七八旬老叟，垂囊如敗棗經霜，裹頂似鬻蠶在繭，真是土作泥人成體相，傀儡學舞少提梁。睡到半夜裏，金桂姐想了又想到：「如今這廝已是辭不得他，只好留他做了個死樁，正好隨便尋個得意人來，做些風流事兒，料這癩子也捉不得好，也管不得我。」尋思已定，到了天明，劉癩子起身謝了丈母，自己門首收拾一間門面，開個皮匠舖，也買了幾雙舊鞋在門首做幌子。桂姐帶上鬢髻，也就常來簾子前看街上的人，癩子那敢問她一聲，還恨不得找個好漢子奉承她；一句話不來，就罵個死，又是武大郎的舊樣子。到了迎春時節，三教堂因今年科舉大場，來了許多秀才，在此會課讀書。河南八府生員，那沒有盤費的貧士，多有來三教堂做公所的，時常在金桂姐門首經過，也有來她家裏縫鞋的。金桂姐有時在簾子裏，也看上了三五個年少書生，風流的秀士。她自己的住房，原與那書樓相接，只隔了一塊太湖石，那邊的老梅枝，探過一半在這院子裏。這些秀才們，手裏拿着書本，探頭探腦的。金桂姐也半掩半遮，人不看她，她又要看人，哄的人看她，却口裏胡罵，大凡淫婦多是如此。那時有一秀才姓潘名芳，字子安，生的風流俊雅，慣走花街，接了一個婊子劉素素，在三教堂書樓上宿。時常開了樓窗，

看着這院子裏，見金桂姐打扮的俊俏，不像似個良家，在樓上叫劉素素望着桂姐說道：「大娘子借個針來，與相公縫縫衣帶子。」金桂姐道：「俺家裏沒人送去，你自己來取。」劉素素跑下樓來，到金桂姐房裏，說些話兒，吃了茶去了，纔知是皮匠的老婆，好一個妙人兒，回去說與潘秀才。這秀才又是一個在行，積年慣鑽狗洞的，只使了一兩銀子，兩枝玉簪兒，托着劉素素送來道：「潘相公有心要會你會兒，又不使一個人知道。」這金桂姐正是久缺着這個衙門，要借個署印的鬆鬆腰兒，笑了笑，也不推辭，相約在半夜裏，越牆在樓上相會。金桂姐點頭應了，劉素素過那邊去了。不料忽然天下起雨來，從午後起下了一夜，把這個佳期誤了。天明却是宗師考遺才的日子，一羣秀才們，原是沒有科舉，來考遺才的，連夜各將被褥送入城去宿，五更預備進開封府考去了。劉素素也回了勾欄，三教堂秀才們一個也沒有了，把臥房門的鑰匙也帶去了。只有那王魁，王大卯，他原不科舉，落下他看守書房，在樓中間兩條長棧上睡。那時天氣炎熱，王大卯吃燒酒，灌得爛醉，脫得赤條條的，仰臥着，兩條黑毛粗腿長伸，取一把大學士椅子移在側面，把那小腿兒平平擱着，好似一軸古畫相似，然後側身面臥，好不

快活。只覺鼾鼾入夢，鼻中鼾嚮如雷，乘着酒興，筋肉粗暴，肥頭突惱，十分可怕。

却說金桂姐前夜私約着潘生書樓相會，因雨阻隔，一夜無眠。勉強叫劉癩子進房來，他却只走到房門口，便打恭作揖，好似投了謝恩帖子，立刻退縮回去，再不敢開信了，那得有些人氣兒。從此把他打出房去，只在鞋店裏和憨哥打個冷鋪睡，那敢言語。那夜月明如畫，金桂要踰牆赴潘生之約，等至二更將盡，內外寂無人聲，全沒人影，用一個杌子踏着，攀着那梅枝兒，上的花園牆，原不甚高，接着太湖石下來，園中靜悄悄的，全無聲息。走過三教堂，到了三空書院閣上，已是潘相公的臥房，想他不料我今夜親來，先自睡了。桂姐上的樓來，見樓門大開，月明中照見一個人，睡聲如雷，兩腳長伸，一身黑肉，如鎮殿將軍一般，不是那潘相公的風流模樣。想了一想，既到此處，怎肯空回，就看看此人，也不枉來了這一次。上前纔要搖醒他，只見一張椅子上，攔着一條小腿，像是一疋青布捲成個長卷子兒一般，毛叢叢的紫筋暴露，身長腰大，好不醜惡。險不驚倒了少年，好色東鄰女，半夜奔淫的狐媚精。便悄悄移步出閣，依舊越牆而過，回房獨寢。嚇得心頭亂跳，橫骨高撐，尋思一回，不覺滿眼流淚，想小的不堪用，大的又

不能用，定是命合孤鸞，才此生得了奇病，再不消貪想風流，不如早早出家，在大覺寺中看經，懺悔我前生罪業。到了五更起來，與母親痛哭一場，拜了四拜，辭別劉癩，要上大覺寺修行，挽留不住。她母親只得送到寺中，與福清見禮畢，說金桂出家一事。福清見金桂少年聰明好頑，不肯收留，怕日久凡心不退，又要還俗，壞了佛門的戒律。黎寡婦把福清扯在僻靜處，細說金桂病後，生出一件殘疾，變成石女兒，如今守着丈夫也無用，又不生兒女，不存體相，只得皈依佛法。福清纔領受了，叫了劉朝來，立了張退親出家的卷帖。看個吉日，把金桂削髮，起個法名叫蓮淨，拜了三寶，教她念經禮懺。正是：

色歸無色，相還無相。色相俱無，是名滅度。淫女化爲石女，遇郎却是木郎。

## 第四十六回

蓮淨度梅玉出家

癩子聽骷髏入道

綠籬紅霞竹徑深，一菴終日靜沉沉。等閒放下便無事，着意看來還有心。野卉時開添色相，山禽自語足圓音。拈來即是天眞佛，擊碎虛空量古今。

話說這黎金桂因淫想招魔，鬼交成病，天生半路變了個石女兒，把那平生貪淫好色的心，弄月嘲風的性，不消勸化，一時冰冷，猶如火滅煙消，霜凋葉落，一般可憐。一個花朵般女兒，狐狸精相似，當初和梅玉姐安排着花攢錦簇，殢雨尤雲，不知得了丈夫，如何受用，才肯罷手。那知道有貌無緣，有才無命，兩個美人，不會得一日快活，俱落在火炕苦海！一個嫁了金公子，止有三日夫婦情分，被主母妬恨，剪髮髡頭，打爲奴婢，再不得丈夫一面；一個嫁了癩子，半身殘疾，全無人道，幾番要淫奔苟就，偏遇着孤鸞寡鶴，又生出個絕戶病來，板骨橫生，石門緊閉，

廢而無用，自是前生冤孽，折算她當日縱慾宣淫，迷惑愚夫之過。故此天罰其淫，以孤寡疾病，凌辱折磨，准算她前生罪孽。此是一定的因果。當日金桂同黎寡婦到大覺寺福清座下，改了法名蓮淨，向佛前拜了，把青絲細髮分開，先剪後剃，那消半日，變成一個清秀的尼姑，剃的頭白白的。換了一件茶褐色的僧衣，戴上一頂玄緞僧帽，小小僧鞋，合着織織玉手，念起佛來，真是拈花天女，紫竹觀音！就有邪心，已被一條封皮，把那旁門鎖住。正是水火爐中封牝女，鐵門關內鎖狐妖。有詩爲證：

寒雲散盡留殘月，夜雨晴開返太虛。不堪明月思餘蔗，已見秋江空舊魚。

當時拜了福清，黎寡婦痛哭回家，劉癩子因身無所歸，還在門前開鞋鋪，倒做了乾女婿。蓮淨雖自出家，因梅玉日久無信，常沒處探個信兒。忽見孔千戶娘子走到寺裏討籤，撞見蓮淨，却是黎家桂姑娘，怎麼出了家？兩人問訊了，請到齋堂裏，纔知桂姐因病修行。一面細細告訴：「金二官人娶了梅玉，三日後做不下主來，如今被姑太太鎖在家裏，求生不生，求死不死，通不容娘兒們見面！我終日在孫媒家坐着要人，隨你打罵，她也不敢進去見一見那母夜叉。」

那金公子走去關外，還不敢回家。早知道女兒沒有造化，到不如出了家，還清淨些！」說着哭起來。蓮淨想起前情，也不覺淚落滿面道：「俺兩個人這等一樣的命苦，只道她着了好處，我不得如她？誰想她在難中，如今還不如我！世間事那裏想去？」孔寡婦道：「桂姑娘！你平日千伶百俐，又和我女兒如親生姊妹一般，就尋不出條路兒來救她救兒？」也是天假其便，孫媒因孔寡婦說要告她，十分着急，忽一日粘太太着人來叫她，不知深淺，只說是因娶了梅玉的帳，不料是他家太太，找個媒婆去，要賣梅玉出門，怕金二官人回家，看他的眼目。孫媒不知道，躲去大覺寺，推燒香上會。不料恰撞見孔寡婦，兩人見面，又是一場大罵，險不在禪堂打起來。福清和知客都勸開了。蓮淨原是聰明人，又歸了正果，却尋出一計來說：「孫媒！你既說成這一門親，把玉姐母女坑陷的這等，也該進他宅去看看梅玉姑娘！終不然你一個外人，年七十歲了，那母夜叉就好打你不成？她既然來叫你，好歹去走一遭，孔大娘也不埋怨你了！」孫媒道：「說的也是，我拌着這條老性命去走走，隨怎麼樣的看看梅姑娘，再做商量，我還來這裏回你的說話。」吃了茶，孫媒婆去了，孔千戶娘子坐在寺裏聽信不題。



原來母夜叉粘太太，見梅玉上竈做飯，十分殷勤，滿口裏太太長太太短，不叫她來服事，罵着她也不怨恨，也不甚難爲她了。只怕金二官人回來，一時防備不嚴，若再串通怎了？不如此，如找個媒人來，把她賣在娼門罷！因此家人又來叫孫媒進府，不干那娶妾的事。她自己心虛，嚇的躲到寺裏，此刻商量了，就硬着膽進的金府來，見了太太，見她生的兇狠，似一隻母虎，坐在大炕上，忙磕下頭去道：「不知太太叫小媳婦做甚麼？」太太道：「我家買了一個業障來，不知是那一個媒人做的事？如今放在屋裏，七粗八細，一些做不來，沒的養着吃閒飯，你與我快快尋個主兒領出去，不許賣在東京，不拘那裏娼門樂戶，做幾兩銀子，打發她去罷！」孫媒道：「小媳婦去看看她來，她生的材料兒怎樣？好出去尋主兒。」太太叫領她去，便有一個番婆，正在炕上納綉佛廬，見太太說，忙下炕來，和孫媒往廚房裏逕走。只見梅玉姐正在刷鍋淘米做飯哩，見了孫媒，不敢言語，只粧不認得。孫媒見她剪的頭光光的，用條手帕裹着，好不甘心！到了前邊，辭過太太道：「小媳婦知道了，三日裏就來回話，可不知太太要甚麼財禮？好去覓主兒。」太太道：「我如今和四太子娘娘當了一會，要大覺寺白衣觀音閣上明日進廬去，

捨一百兩銀子的香銀，速速賣了來，要做香銀哩！」孫媒磕頭去了。真是：

欲施善事遠燒香，却賣良人去作娼！後面殺人前面捨，結冤造福兩相妨。

孫媒出府，回到寺裏，把粘太太的話說了一遍又道：「眼見梅姑娘在廚上做飯，雖手帕搭着頭，還笑嘻嘻的，休聽外人虛囑的，不知打的怎樣兒了。如今到要賣出來，只消一百兩銀子，要來這寺裏進庵，捨在觀音閣上哩！」這只一句話，蓮淨道：「阿彌陀佛！我有了救玉姐的法兒了！除非老師父做這一件功德罷！」即時請過福清來道：「這件功德，只要老師父一句話，玉姐就活，救了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福清姑子不知來歷，只見孔千戶娘子先跪在地，下，蓮淨也磕下頭去道：「師父只許了慈悲她這件事，弟子管有一計，全不費力，便叫她母子團圓，也是一場陰騭！」福清扯起來道：「你說來我聽，既是救人好事，我佛家以慈悲爲本，那有個推辭的！」蓮淨合掌當胸道：「如今粘太太說，和四娘娘一會，要來寺裏進庵，捨百金造佛；只用老師父到王爺宮內，見了娘娘，求她說個人情，只說梅玉姐是老師父的兩姨姪女，是弟子的表姊妹，只化她將梅玉姐捨來出家，做她個剃度僧，豈不是一件好事？」福清笑道：「

這却不難，只是成不成，看她的緣法罷！」即時穿上褊衫，帶着蓮淨去見四娘娘。

正是合該梅玉災星已滿，她淫心悔過，轉禍爲福，偏遇着娘娘生了世子，剛剛滿月，傳進宮去，說大覺寺尼姑來道喜哩。喜的個娘娘迎下殿來，一似觀音菩薩來送子一般，忙接的讓進房去。見領着一個新剃度的小尼姑，且是齊整。磕下頭去，娘娘扯起來，卽叫擺齋。齋罷，福清蓮淨忙下座問訊，求娘娘護法，有一事來化個人緣。娘娘喜色滿面道：「師父化甚麼緣？我儘力布施。」二尼合掌當胸道：「如今粘太太府裏，有金二爺娶的一妾，是貧僧俗家兩姨姪兒，卽是蓮淨的表妹，因太太不容要嫁，將銀子捨在寺上。貧僧想起，何不將此女捨了出家爲僧，做粘太太剃度的，保她一家吉慶，爲何却去賣來捨寺？以此特來乞化，救出此女，娘娘無限功德。」娘娘笑道：「這粘太太十分難說話，如今和我結了寺裏香會，她還無兒，因此綉旛進香，要上一百兩做布施，已寫在我這疏頭上。我就請她來說，到日去進香，叫她去剃度，還算把一百兩布施，給她做個緣滿的齋兒便了！」說畢，福清蓮淨磕下頭去，高聲念佛，送出府來。娘娘卽使人去請粘太太來。那時東京兀朮卽是金主一樣，那敢不依，卽時回去做了一套僧衣。

僧帽，換了鞋襪，不等進香，即傳福清蓮淨來，在佛堂裏，當面看着剃淨了光頭，穿了僧衣，起個法名梅心，謝了太太而去。正是愛水波濤今日定，慾河煩惱一時消。詩曰：

袈裟披上見空王，洗盡鉛華蘭麝香，自是木兒難上馬，故教石女不逢郎。蛤因閉口仍含粉，蜂爲辭春免退黃。莫學拈花拋豈蔻，摩登不許更同牀。

看官到此，或說前集金蓮春梅，淫惡太甚，未曾填還原債，便已逃入空門，較之瓶兒，似於淫獄從輕，瓶兒亡身，未免太重。不知前世造惡，與今生享用，原是一平，算因果的。瓶兒當日氣死本夫，盜財貼嫁，與金蓮春梅淫惡一樣；後來托生在袁指揮家，爲富室之女，及到李師師家，嬌養成成人，真是珠翠叢中長大，綺羅隊裏生成，得了浪子鄒玉卿，偷寒送煖，暮雨朝雲，吹的彈的，吃的穿的，受盡三春富貴。這金蓮春梅，生在窮武職家，狐寡流離，窮了半世，却又未得遇個丈夫，半路裏受盡折磨，橫遭惡疾，守了空房，將她惡報已還其大半。因她梅心出嫁，佛法因果，原有增減，因此引她懺罪消災，再修她本來面目。後來瓶兒雖死，卽化男身，這金梅二女，雖已成尼，三世女身，纔得成男，以分別淫根的輕重不題。

單表這劉癩子在鞋店裏，隨着丈母度日，妻子又出了家，自己又無歸路，一身殘疾，也要尋個結果去處。那日上大覺寺前開行，只見圍了一羣人，也有坐着的，也有立着的。中間一個道人，生的古貌長髯，戴着一個簪笠，身穿百衲道袍，黃縑草履，手執漁鼓簡板，正唱道：「情哩，癩子分，開乘人，揆入裏面，同這衆人席地坐下。只見這道人將漁鼓打了一回，走上幾步道：「今日貧道說一回莊子嘖骷體的故事，乞化些錢米，助貧道途中一齋。」便放下蒲團，即將簡板先敲幾下，唱道：

『景物驚心嘆隙駒，百年傾覆後先車！雲山滿目真堪樂，富貴到頭總是虛。沽一醉，問樵漁，優遊山谷更何如？閒將幾句莊生語，編作骷體一卷書。』

『昔日有一隱士，姓莊名周，道號南華真人，本貫睢陽人也。從幼讀習經史，曾爲周朝漆園小吏，因妻喪鼓盆而歌，棄職歸終南山谷，著有南華真經傳世。莊子在山修成仙道，一日帶着道童，要到凡間去濟度衆生。不日便到了洛陽，要看有何人可度。忽見荒郊野外，有一堆骸骨，暴露在地，不由莊子傷心慨嘆。』

「我向前細細尋，又退後默默思，可憐你三魂五臟無踪跡，只見飢鴉啄破天靈蓋，餓犬傷殘地闊皮模樣兒真狼狽，映斜陽眼中睛陷，受陰風耳竅風嘶。莫不是男子漢婦女身？老公公少小兒？住居何處何名姓？莫不是他鄉外郡風流客，百姓軍丁竈匠籍，因何死在荒郊地？也是你自作自受，今日裏誰哭誰知！」

「莫不是把錢財離故鄉，爲功名到這裏，時乖運蹇逢奸輩？莫不是持刃自刎因爭鬥，久病難調少藥醫，在此誰來替？只落得朝攢螻蟻，夜伴狐狸！莫不是因貪杯喪了生，爲戀色害了己，分財競產爭閒氣？或是因奸鬥狠風流死，賭博官司吃盡虧？或是犯法遭刑繫？莫不是飢寒少救，遇陣臨危？」

「莫不是貧居陋巷中，藏身村野裏，種瓜賣菜編鞋履？莫不是讀書守分甘貧賤？莫不是買賣經商遇賊欺？或是遊客高人侶，辜負了陰陽占卜，收拾起書畫琴棋？」

「莫不是振朝綱大丈夫，贊經綸賢宰職，三傑八俊並七貴？莫不是拔山舉鼎英雄漢，作賦能詩道德師，深文刀筆蕭曹吏，風流才子，絕代名儒？」

「骷髏兒！我這樣細細問你，全不答應，多是生前瞞心昧己，好色貪財，到此地位！我再把你的罪過略道幾句：

「莫不是口頭言，甜如蜜，壞良心，黑似漆，調詞捏款多奸計，坑人騙債唆興訟，害衆成家倚勢爲，撞太歲爲生理，駕空橋把人愚弄，使暗箭袖手歡娛，莫不是祖父上做貪官，本身上不克己，不忠不孝還不悛，吞謀田產侵隣里，佔路爭牆改屋基，痴心造了千年計，只落得頭南脚北，手指東西？」

「莊子嘆骷髏已畢道：『昔日周文王澤及枯骨，開子孫八百年基業，我出家人，理當濟拔羣生。我今大發慈悲，救他起死回生，還魂陽世，也見仙家手段。』」卽向葫蘆內取出一丸靈丹來，填在骷髏口內，用仙氣一吹，脫下道袍，蓋着屍骸，數了數他左肋下少肋骨三條，忙叫道童，向東南上取三枝楊柳，截成三段，口中念咒，用水一噴。那骷髏以氣生神，以骨生肉，得了先天元氣，早早回陽，滾身起來道：「多謝師父救我還魂！只是赤身露體，難得見人。」莊子卽去行囊中，取了一件小衣，與他穿了。那漢子把眼圓睜，

將身一挺，向莊子道：「我乃福州人氏，姓武名貴，身邊帶銀三百兩，來洛陽買貨，被你二人，拿蒙汗藥謀死，害我殘生，在此罵我不絕。今日醒來，可還我銀錢衣服，放你去罷！如不還我，向洛陽縣河南府，各樣衙門，告你盡毒殺命事，寫你一百二十款，再告一張御狀，擊登聞鼓聲冤，叫你二人碎屍萬段，現有你用的藥葫蘆，使邪法的水瓢爲證。」上前把莊子揪住不放，大喊聲冤，往城裏衙門前來。那縣官正坐堂，只見一病人拉住道人進門叫冤，叫上來細問。那漢子眼中流淚，口內聲冤，將前話哭訴一遍，說莊子用藥謀死其命，盡劫資財，有藥葫蘆那水爲證。縣官問莊子道：「你出家人，如不是你謀害他性命，豈有平空誣告你的？」卽喝今伺候刑具，如不實招，難免官刑。莊子向前將骷髏暴露野中，以靈丹救活，反恩將仇報，說了一遍。漢子道：「老爺執理斷事，一個骷髏，那有救活之理？分明是鬼話，這道人借術行惡，殺害平人的罪，待小人一一說來。」他借遊方是道人，串州府度關津，遊食無藉真光棍，暗通响馬劫行人，糾合強徒進院門，求齋化食先通信，用的是蒙汗毒藥，遇着他一命歸陰。



「他有隱身法不露身，定身法沒處跟，又會踏罡步斗迷魂陣，攝魂壓鎮奸良婦，打火燒鉛做假銀。更有一件真堪恨，把小孩子蒙了隨去做藥，摘膽剜心。」

「漢子說：『小人和他當日同在飯店裏歇宿，他見小人行李沉重，要謀財害命，只取了一丸藥，放在酒裏，不覺天地昏暗，倒在塵埃。他將小人財物劫去，假說慈悲，把小屍骸拋在野外。因小人平日行善，感動神靈，纔放了回來。』」

「他葫蘆內百樣毒，使機謀把酒巡，頭昏脚軟先昏暈，臨危假落慈悲淚，怕醒還將法水噴，把財物搜將盡，將骸骨拋在荒郊外，那知道我又還魂。」

「縣官問：『你這漢子，說話全無憑證，既然死去，如何又得活了？這樣怪事，我做官的也難問，可有甚麼憑證？』漢子道：『小人吃齋念佛，沒傷天理，一生不打誑，不是個負義忘恩之輩。那日毒死時節，只見：』

「五閻羅把我迎，崔判官把我請，他說我吃齋念佛多忠信，金橋來接純良客，地獄難留這好人，連忙送出酆都郡。他打折我三條左肋，現如今俱有疤痕。」

「莊子聽他言語道：『衆生好度人難度！始想恩愛也成魔，稟縣官老先生，且取一杯水來，貧道叫他復現原形。他是罪大惡極，原該死歸輪廻，貧道遠天行善，該有此番仇報。』縣官即時取水與莊子。莊子用水將漢子一噴，仆地倒在塵埃，掀起衣來，却是一堆白骨，肋下三條骨節，還是柳枝。縣官大驚，纔知莊子是回生起死真仙客，遇了這負義忘恩作孽魂，忙下堂來，要拜爲弟子。那莊子用手一指道：『那廂有一人，乃真仙也，哄得縣官回頭，化道清風而去。』」

說到此處，衆人拾助些錢米，那道人揚長而去。劉瘸子也不回家，走上扯住道人，叫聲師父，我要隨你出家。道人看了看，見是一個瘸子，身上衣衫襤褸，腿腳歪斜，便道：『你這人如何修得？』劉瘸子道：

前世貪淫多慾，眠花臥柳穿房，風流一過便爲殃，今日不成人樣！  
腎縮全無陽氣，  
腿彎難跳東牆，只堪掃地與燒香，願背蒲團竹杖。

道人點了點頭，劉瘸子把他的蒲團背上，隨着路化飯而去。這是陳敬濟的化身，和金

蓮纔完前帳，結了金瓶梅三案因果，再看西門慶變的沈花子如何？正是：

古今盡是一骷髏，恩愛到頭變作仇。

## 第四十七回

沈花子魂認前身

王六兒老還舊債

烏啼鵲噪昏喬木，清明寒食人家哭，風吹曠野紙錢飛，古木森森春草綠，棠梨花映白楊路，盡是死生別離處，冥漠重泉哭不聞，瀟瀟暮雨人歸去！

這首古詩，單表人世百年，死生如夢幻泡影。休說這尋常百姓，卽做到那公卿大老，開天大業的事來，蓋世的文章，到頭來也不過是幾張黃紙，一篇墓表。縱有石人石馬，御賜的謚法，欽定的碑文，也只爲生人的眼目，與死者痛癢無干；有好子孫的，多守得幾年，那子孫不肖的，還有把墓碑攆圈，一張紙賣與豪家，耕爲平地；還有把墓碑填樹，賣與石匠們修橋鋪路，造屋造船的，經年不到坟頭燒一張紙兒。如今有那石人石馬，埋在草裏的，還不知填在何處？看到此處，可見世上有何真假！恩怨平等，死生一觀，纔是個達者。可惜這看書的人，點一點頭又忘

了，到天明想不起來，直到尋着他的時節，臨期又悔不得了。今日單表這個沈花子，自來西門慶舊宅托夢與飛安，去了十年，惡果將盡，舊罪完滿，往來在東平府地方，打磚乞食。生母因病死了，把牽路的狗，也被人打殺了。年長一十九歲，沿街打磚討飯的路兒，走得爛熟，再不消閒。到了人家門首，誰不認得，叫聲沈花子來了，就遞出碗飯來，又走到另一家，到也看他勞心費力。從來說討飯三年懶做官，想也有些樂處。有詩曰：

乞化原因結佛緣，高聲持鉢到門前。瓢中常住千年飯，囊裏何須一個錢。竿竹隨身防鐵漢，結孤布施有金磚。消閒自是賢能者，免向名場夜乞憐。

原來人有三魂，沈花子一個魂在陽間隨身討飯，一個魂在陰間做餓鬼受罪，一個魂在西門慶墳上守屍，起旋風趕漿水吃。這沈花子從臨清討飯，又到了清河縣，遇見清明時節，家上墳設祭，人人看景踏青，多有往郊外飲酒頑耍。這花子們因此不在城裏，都來野外求吃。沈花子也拄一條竹杖，來城東地名五里原，原是西門慶的墳，當初清明節寡婦上新墳，就是此處；那墳墓多如北邙相似，只聞一片哭聲，風吹的紙錢灰各處亂舞。化了紙，都在林子裏高

崗上擺下祭品，吃酒散福。沈花子和衆花子走了幾處，化了些殘酒片肉剩飯殘湯，吃不了的，倒在罐裏。隔着永福寺不遠，走到寺中，兩廊下蹲着，把那湯飯吃了，又去化吃，拄着竹杖往前。面林子裏來，忽見起了一陣旋風，不知甚麼東西，拌了一交，跌在路旁，好似做夢的一般。忽然一個漢子過來，將沈化子打了一掌道：「你這幾年在那裏來，就不回家了？我等得你好苦啊！打完了官司，納了贖罪，咱也該搬移了，另尋個新房兒去住；如今咱的舊房爛了，我在這裏看守，一個錢也沒得用，一口湯也趕不來吃，一年二月八月，領些官水，只好在別人門首去領口涼水吃，白日裏沒處藏身，夜晚來樹梢頭草根上，就是我的去處。你如今一去十數年，那知道我的苦楚？」說畢，和沈花子抱頭而哭。沈花子百忙裏想不起這個人來，一似認得他一般，纔待想想，又迷糊了，通沒處認帳。正是傷心不是新來客，對面還疑舊主人。那人道：「此去到咱家不遠，和你到家看看，那破房兒，你今住下不去罷。」沈花子半疑半信，扶着拐杖，隨這人走，領到一處林子裏進去，只見清堂瓦舍，小的一個門兒，初入內時，冷森森，後面行來，竟卽即，但見：

一條細路，高高下下平鋪；四面短牆，整整齊齊高砌。半橫三尺石牀，默默有人全不語。上掛二條紗幔，漫漫長夜幾時醒。芻靈二事，左童右女不離身；明旌一幅，粉字金花全不見。他也曾走馬章臺，醉擁紅粧晨起晚；他也曾排衙軍署，貪謀白蠟夜多金。風流罪過，空餘白骨成灰；謀算奸深，止見青蠅來吊。日落狐狸來作伴，夜深螻蟻借爲家。

沈花子進得門來，用手一摸，見此高堂大廈，中間有人高臥，不聽得言語。這花子忘不了舊買賣，高叫一聲「老爺老奶奶，討碗飯與花子吃！」那人笑道：「這是你家，也認不得了，還想叫街哩？我家多少日子，不見一點飯米，那有飯來與你吃？」沈花子大怒道：「你這個人，平日沒會熟悉，因何哄到你家門上，却不把飯來，誤了我今日清明節的生意，明日那裏討去？」那人大怒道：「你這花子真是瞎了眼，連自家房兒都不認得，終日遊食在外慣了，我今拿你回來，也和我守守門兒，偏是我該受苦？」兩個揪打在二處，早把那牀上的人驚醒，打一個滾，爬起來，把他二人分做兩下。這個人又睡下不言語了。怎當得沈花子叫天叫地要出來，四下裏却是牆壁，那裏找得舊路出去，高聲大罵道：

怪得俺終年昏昧，只道緣何鬼夢迷？那知你把家園占了，改換牆基，在牀頭睡不起。你這個人有些似我的模樣，因甚麼語語高低？形容無二，莫非是假名托鉢，潑懶粧癡，撇下兒孫妾共妻？使我沿門持鉢，又迷路悲啼。到如今却疑街頭叫化，豈非我牀上高眠？又是誰？

沈花子罵畢，這個人怎肯干休，把沈花子一個磚奪來，摔的粉碎道：「你這花子改不了光棍行，恃衙依勢行凶，到了自家門上，還要粧聾推瞎，偏有這些花言巧語，越發編出曲子來了！我把你這討飯吃的本錢打碎了，丟開這根拐杖，看你有甚本領，也鑽不出這黃土堆去，再休想討那自在飯吃。」高聲大罵道：

堪笑你終朝遊戲，不念家園舊祖基。却教我封門守戶，帶水拖泥，臭皮囊無處離。你這花子走遍天涯，也少不得這條路。一任你穿州過府，登山涉水，傍門依壁，問路臨歧，拄杖敲門何處歸？笑伊家失計，又藏頭露尾，到今疑操瓢吃得千家飯，放火還燒百納衣。二人正鬧中間，只見一個八十餘歲老公公，滿面白鬚，頭戴耆老方頭巾，鑲藍道袍，絲絛



方廣，打開門進來。又有一個青衣公人跟隨，取出一條繩，將沈花子拴了道：「你的限滿，該隨我到衙門里去銷號，因甚來這舊房里吵鬧？這房是你的舊基，如今爛了，你又搬下新房，該搬移往別處去的，却來這裡纏帳？」那個人不敢言語，依舊躲在那舊房裏，看着沈花子哭哭啼啼的去了。跟着老人到了一所小小衙門前，有幾個男女老少不等的，聚在一搭兒。老人坐着點名，到了沈花子名下，即批一行字：金磚一個，重三斤半，用十九年完繳。只不見了這個磚，少不得又使一人押沈花子到了五里原路旁，把拐杖金磚一一拾起，隨着這人，見了老公，押向清河縣城隍廟裏去。原來這沈花子已死路旁，遇見西門慶墳上守屍的魂來叫他，去認了前身。二魂爭論，各訴其苦，勾魂的鬼正沒處尋他，却同當方土地來墳內找出新魂，又搬下舊鬼，如今要解城隍繳還他領的那乞丐金磚，算他那十九年的苦劫，准折前債。後來沈花子到了東岳，算他那貪惡，因淫惡太多，一時不能償還，又變了一個男身，生在汴京廠衙衙門里，一個衙役節級家，乳名慶哥。長到五歲，因他家有九子，貧不聊生，那時奉王爺令旨，要選內監入宮使用。這班頭嫌兒子多了，一冬沒八九斤棉花給他穿，不如捨一個做內官，割了卵子，送在

一個有名位的老公公名下，做他的兒子，後來富貴，也是我家一條活路。看個好日子，把這慶哥來哄得爛醉了，母親摟在懷里正睡，不隄防這班頭磨得風快的一把利刀，抱起慶哥，正在夢中，把小小鬚蓋和卵子一齊割去，疼得這孩子死了半日，流的血有數盆，用上石灰麻藥，養了半年，方纔平服，只落得一個小小口兒，用一個竹筒接着纔溺尿，這纔完了西門慶三世淫慾之報。有詩戲贊：

翡翠軒中百樣淫，葡萄架下藥難禁，風流用盡千般計，姦慾常生萬種心。藥借胡僧豎似鐵，戰酣林氏勇如金。如今一卵干城棄，水盡山窮何處尋？

看官聽說，這金蓮化了石女兒，西門慶變了內監，你道是我做小說的幻想不成？不知這等輪迴，是一定之案，不是杜撰的。我常想天地間有兩種必然的變化，不待佛書上說得明白，就是以人情天理論來，也是鐵板的定數。那兩種人？一種是凶悍貪淫的奸僧，他吃了十方的錢糧，住着名山大刹，避暑在大殿高樓，過冬在煖房火炕，寬牀厚被，只少了一件東西，調養着白光光的小沙彌，結拜幾個嬌生生的女徒弟，口裏念佛，暗中却幹那淫邪的勾當。這等一個

強悍淫禿，除了變驢，再沒有發付他的去處。自然那南北兩京，此種的趕脚，必得這些好禪師來助力。你看那炎天趕遠路，這些有力量的駝們，因牠淫性不改，一見了草驢，大叫一聲，馱着千百觔重的貨，也要跳上前去，活像強姦的光景。一種是貪淫的男子婦人，或是淫亂良家子女，污滅自己人倫的；或是寡婦濫淫，惡妓多慾，一時不失人身，定然變作內監，拔本塞源，使他今生全無人道，算他前世淫案，折算在今生。除了此種惡業，那有平白地好好嬰兒，拿他來受了宮刑，那父母豈無罪過？即天地不仁，也不肯殺無罪的幼子。不是前生淫慾的男女，那滿朝滿宮貴賤不等，這內官兒上千上萬，豈是偶然！我以此定這西門慶一個宮刑，在第三世上，方完得其平日淫案，是個定論，不為無據，不在話下。

却說還有一段小人富貴，禍福無常，僥倖的機緣，轉眼成空的故事。前說那大亂之後，窮的富，富的反窮，賤的貴，貴的反賤，天上浮雲，蒼白無定，固然是不齊之數；那一種沒良心的乘生，自然也有現報，那得個常常僥倖，偷享那望外之福的？即如前說韓道國老婆王六兒，弄殺西門慶，又騙了他家本錢，走上東京，投女兒韓愛姐躲避；又騙了翟雲峯五百兩銀子，走回臨

清，遇着陳敬濟，包了女兒，明當起衙術來。後來金兵大亂，擄在幹離不營裏，母女們得了寵，遇着兄弟韓二搗鬼，認成父母，富貴起來，豈不是僥倖！却因這金將幹離不，領兵去取江南，在淮上養馬，就是半年。那李桂姐韓愛姐一羣積年巢窩裏衙術，如何挨得一夜沒有子弟的？那金朝是外國風俗，男女內外，不甚防閑，這太太又那裏曉得中國妓女們淫邪？因此由着家下衙術將們一處頑耍，或是和家丁們彼此彈唱着與太太聽，或是叫她賭錢鬪牌，常是頑到二三更，晝夜男女混雜。這些娼婦們，有甚麼廉恥，把這些家丁們一個個多勾搭上了。北方有一件陋俗，一家人常在一個火炕上睡，此乃太古淳樸之俗，到了中國，如何行得？自然生出奸亂來。這李桂姐看上了了一個衙術，叫鉄木兒，生得眉濃鼻大，滿面鬚鬚，體剛力健。這韓愛姐看上了了一個衙術，名叫鐵力兒，生得眉清目秀，巨面重頤，年方二十五歲，使一張硬弓，有百十個人的力氣。以此二人，原是名妓，私自偷占二個衙術，極是出色的好漢。那幹離不夫人那里曉得，一任她晝夜行姦，連宵淫樂，終日吃得肥羊美酒，穿着錦繡貂裘，好不快活。那李銘韓二搗鬼，久已認成內親，在外邊吃着一個營頭俸祿，騎馬打傘，和將官一樣，誰不欽敬他是都督爺的舅子？

從來福不常留，禍由人作。這些人日久情熱，漸漸白日裏抓打拿情，掩不得人的耳目。就有兩個番將，爭風踏狗尾兒，也要抽個頭兒。依着這李桂姐，韓愛姐，那裏不愛，多收上幾條兒受用，纔足心些。怎當得這兩個番將，嫖得纔熱了，怎肯給旁人下手，以此成恨，就使兩個小廝，把兩個娼婦窺探着，單等他們行姦，要稟太太知道，捉個雙着，好害他性命。那一日恰當有事，太太往王爺營裏吃賀壽的筵席，跟的婦女們多去了。這李桂姐、韓愛姐，瞧着空閒，和兩人約定，就叫上樓來，一場好幹。這兩個小廝，報知番將，正遇着太太回來，慌忙稟知。太太不信，自己上得樓來，四人正幹在一處，還沒歇手。四人見了太太，領着四個番將，帶刀上來，沒處躲閃，赤條條穿中衣不迭。太太纔知道兩個淫婦，把家法淫亂，因怕幹將軍回來，說太太治家不嚴，即時一條繩子，把四個人拴了，解往問刑衙門，每人四十板一夾棍，娼婦一拶一百鞭子，遂即綁上天津橋市口殺了，丟在萬人坑裏。嚇得李日新一條繩子死了，只走了王六兒、韓搗鬼，丟了家事，穿上兩件破衣裳，粧作夫妻兩口，搭了個臨清客船，一路養漢，揜着盤纏，還頂補了烏龜的舊缺。直到了清河縣牛皮巷，找尋那舊房，俱已拆毀，只得進了蝴蝶巷外河巢裏，每日坐房。

連夜與薛得三五百文錢。韓三搗鬼見了人，依舊溜房簷，不敢拱手。朋當起那個買賣，這却是  
亦人的結果！正是：

滿則撲之，高則傾之，非分之得，罔有不跌。

## 第四十八回

湖心寺月娘祝髮

伽藍殿孝子迷途

舊淚新啼滿袖痕，憐香惜玉竟誰存？鏡中紅粉春風面，燭下銀瓶夜雨輕。奔月已憑丹化骨，墜樓端把死酬恩。長州日暮生芳草，消盡江淹未斷魂。

這首詩單說世上情緣易盡，好事難全，美滿的夫妻恩愛，百年來變成寡鵠孤鸞；眼前的兒女情腸，轉眼間化作空花泡影。孤兒寡婦，守節全貞，原是天下最苦的人！這吳月娘與孟玉樓在淮安府相逢，同心守寡，住了年餘。那時大金兵馬，直搶到黃河來，南北音信不通。那有個入傳信清河縣去？孝哥的信，眼見得如石沉海底，一日日遠了，也就說是死在亂軍之中，再沒有兒子了！月娘待辭了玉樓歸家，金兵大亂，路絕人稀，無路可歸。只得死守，和小玉做些針指賣了，多少糶些米糧，助玉樓度日。那玉樓又不肯叫月娘費心，兩賢相得，一氣同心，吃了

長齋，和在一處修行一般。那時安郎已十二歲，孟二舅在湖嘴石房裏，收些房租，開個小米舖，將就一日掙幾分銀子來買蔬菜吃。到了次年，瘟疫盛行，孟二舅偶感時疾，七日無汗，吃藥無效而亡。玉樓月娘痛哭一場，買口棺木，葬于湖心寺莊上，不消說家中更無男人了。止有一個蠻小使，名叫進寶，是嚴州府買來的，十分癡呆，全不中用，只好看門挑水，家中全無得力之人。兩個婦寡和小玉在家，安郎送在隔壁學堂裏讀書。玉樓常到湖心寺水田莊看看個戶，向莊農要幾石租來家度日。不料安郎生起病來，叫了老婆子來看，不知是疹子，誤用了熱藥，變成火症，滾腸痧，把個十三歲的孤子，輕輕葬送！買口棺木，埋在莊上去了。不消說孟玉樓痛哭傷心，吳月娘思兒悲切，兩個寡婦，哭的是各人的兒，落的是一樣的淚，日夜悲啼，幾番哀絕。這孟玉樓又要守着丈夫和公公的兩口靈柩，沒法送得回去，無可奈何，只得流淚眼觀流淚眼，斷腸人對斷腸人。又遇着飢饉荒年，淮城內外，俱被水淹了，湖裏水田浸爛，每斗米價漲到一兩二錢紋銀，這兩個寡婦，如何支持得住？眼見得流落他鄉，把些首飾衣服，一件件拿與小玉街上貨賣，却又一兩銀子的物件，賣不出一二錢紋銀來，糴些糙米，連糠和粳，磨成粥吃。月娘



見玉樓沒了兒子，一樣孤寡，也捨不得辭她，沒奈何權且度日。二人別無所事，連這小玉都吃齋念佛，只好修些來生善果，再不消想今世的兒子了。當時玉樓自二十一歲嫁了西門慶十五年，又嫁了李衙內七年，守寡三年，至今却好四十五歲。吳月娘大玉樓三歲，也還都是半老佳人。兩個寡婦，子女親人俱無，流落他鄉，遇着兵火荒亂，飢饉凶年，如何過得？有詩歎曰：

世亂年荒家業空，他鄉罄守泣途窮；慈烏念子哀頭白，孤燕思雛灑淚紅！萬里柳榆遙難返，兩人薄命易飄蓬。黃沙衰艸淮河北，安得音書寄塞鴻。

話說金朝兀朮太子，和粘沒喝幹離不，兩路取江南。兀朮太子率兵五萬，由山東從黃河岸下營，直取淮安，粘沒喝同蔣竹山龍虎大王，率兵五萬，由河南從睢州一路，直取揚州，要過江到建康府會齊，好去取臨安。那時蔣竹山先封了揚州都督，和鹽商苗青王敬宇，已把奸細佈在城裏，各路的兵馬虛實，件件都打探詳細了。知道南宋兵馬虛弱，只把重兵把守江口，全不能照管淮揚一路，長驅直入，無人遮擋。過了黃河，那淮安城百姓，各人爭逃怕死，連守城的兵俱走了。這月娘玉樓聽知番兵過河，商議着往那裏逃躲？玉樓道：「這湖心寺兩邊，有當初

公公置買下兩頭水田，四隻水牛，四隻黃牛。原知道北方大亂，不能回家，要在淮安立下產業。不料公公棄世，連衙內也不在了！如今還有幾家佃戶，住着十數間草房，每年討些租。我姊妹二人，又沒了兒子，那裏去避兵？只好暫向莊上藏躲。這城裏幾間宅子，丟下鎖着，隨他兵來怎樣，咱也顧不得了！一面說着，只見街上走的男女，亂亂紛紛，府縣官出牌按撫，那裏止得住！小玉道：「趁如今隨着衆夥裏好出城，到了臨時，便出不去，今晚就動身罷！」便即包裹些隨身衣服被褥，叫小使挑了，金珠首飾，藏在身邊，一切傢伙，只得拋下。月娘小玉，原是空身的，也帶着帶些東西，趕亂裏一同出城，叫個小船，搖到莊上去。這個戶只得挪出三間空房來，安頓下她四口兒。次日又使人進城取些傢伙鍋碗米糧，來做飯度日。這村西頭有一個小小尼菴，住着個八十歲的尼姑，原是玉樓捨了二畝地，蓋的白衣觀音菴，要求子的，又捨了五分桑園，與她種菜。玉樓月娘過庵去燒香，又到安郎墳上痛哭一場，暫住莊上，不在話下。

不消數日，金兵到黃河扎營，淮安人民已逃去大半，城內兵丁無多，府縣官同一個參將，如何守得，只得投降。金兵進城，還殺掠了三日，方纔住手。那些放槍的夜不收們，還在村外河

邊各處搜尋逃民，見一人殺一人，見一口斃一口。這湖心寺離城不遠，如何逃躲？因此月娘向玉樓道：「孟三姐！我有一件事和你商議：咱如今都是沒有兒子的老寡婦了！你還有公公丈夫的靈柩，不會送回，是你一件大事；只我是個孤身，終日想兒，也是望梅止渴，多分是沒了！連玳安也不得見他一面，把個小玉擔誤了這幾年。我想這個苦命，原是個尼姑，如今兵馬亂的一時間，遇着番兵擄了去，把身子做不下主來，枉空守了幾年寡，還害了性命！不如此時把頭剃了，就在這庵裏出家。咱姊妹們一同莊上念經做伴，我也不回山東去了！落下小玉一等安定了，寄信與玳安來領她家去，那便一切心願都完了！」玉樓勸月娘道：「孝哥雖不知去向，日後還有指望，姐姐剃了頭，孝哥回來，那時節怎麼家去？」月娘抵死不肯，即時請將庵裏老姑子來，可憐月娘把頭髮都愁的白了一半，分三路剪下來，剃作比丘尼。小玉在旁，和玉樓哭個不住。也是他平生信佛，前世道根，該從此成了正果。詩曰：

一縷香雲金剪開，當年玉鏡照高臺！  
 豈期老向空門度，安得修將伴子回？  
 珠翠永辭青沐去，髮蟬久被雪霜摧！  
 萬緣歷盡唯禪定，尙有烏啼夜半哀。

按下月娘祝髮和玉樓莊上苦修不題。却說那毘盧庵玳安問信，遇見孝哥爲僧，又得江南差官的信，說官船上往南婦女，都在淮安上岸，纔知道月娘小玉，一定在官船上下來，如今只上清江浦跟尋，自然有信。那了空思親念切，又過了玳安，也換了二尺藍布，做個道士包巾，揀着一個蒲團，兩衲破衲衣，一主一僕，上路而去。有詩讚玳安好處道：

恩養生成一樣親，情深主僕義同臣！  
壺漿尙欲酬知己，犬馬猶能戀主人。  
豫讓報讎終拚死，程嬰全趙不謀身。  
莫言奴僕當輕賤，尙有臨危重義倫！

這首詩單說這奴僕有義，生死患難，不肯忘恩，就是忠臣孝子一樣，像這玳安，如今那里有這樣好人？但是憑這一個玳安，領着這個十四五歲白胖的小和尚，逢着這兵荒馬亂，狐身南走，豈不是件險危的事？二人不知往南方的路途，一程程化着飯吃，問路前行。或是晝走荒村，化夜投古寺覓宿。不止一日，到了淮河渡口下邳桃源地方，只見人民亂走，拖男領女的，也有推車趕驢，背着包裹的。玳安上前細問，纔知道金兵兩路南侵，沿淮安一帶州縣，不攻自破，百姓們各處逃生。這了空和玳安，嚇得無路可避，百忙裏尋不出個寺院來。往東南上一望，

林子裏露出半截塔尖，相距不上五七里路。玳安叫孝哥道：「咱如今往前沒處去，不如且躲  
在寺裏，你是個和尚，我是個道人，那番兵來時，也不難爲咱出家人。」玳安前行了，空隨後，落  
荒而走。遠遠望那一座古寺，但見：

古塔高盤雲漢，山門倒毀塵埃。松柏禿頂盡無枝，荒草迷漫全失路。三尊佛像無金色，  
只有野鳥來巢；一坐韋馱懸寶杆，那得高僧住錫？入殿全無香火氣，到門不聽木魚聲。

玳安了空進了寺門來，只見鐘樓倒了，地下一口大鐘，半截埋在土裏，大殿上蓬蒿長有  
一尺多深。走到後面禪堂，香積廚都拆淨了，只有伽藍韋馱殿，倒了半間，還有石香爐，長了滿  
爐的青草。時已日色沉西，不見一個人來。往山門外一望，都是湖泊，全無個村落。了空有些害  
怕道：「玳安！這個破寺，怎麼好住下？」玳安說：「如今天晚了，沒處投宿，知道金朝大兵，甚麼  
時到？一到又那裏去躲？咱且在這伽藍神像後邊胡亂挨了一夜，明日再去問路。」一行說着，  
天已黑了，滿寺黑越越的，又沒個門戶關着。兩人取把枯草來，把禪杖蒲團，倚在神座旁邊，和  
衣打坐，了空却暗誦佛號不絕。到了四更天氣，總是人烟斷絕，鷄犬不聽得一聲。兩人方合眼

朦朧，只聽得一羣人進寺來，上了大殿，兵兵兵嚮了一會，來這伽藍殿裏，用遠鈎長鎗亂擲，嚇得玳安伏在神像後，縮做一堆兒，一口氣也不敢出了。空不知道，問了一聲是誰，早被一擗鈎搭着破直裰袖子，扯出寺門去。玳安那敢言語。等不到天明，這羣賊早已四散，不知擄着了空那裏去了。天明玳安起來，見孝哥沒了，待要往前找信，知是那條路去的？待要回山東，也是主僕一場相遇，怎捨得就此丟手？只得拿起禪杖蒲團，往前上大路向淮安去罷，等尋着主母，再訪問孝哥未遲。玳安無奈，腹中又飢又餓，又渴，往常化齋，還有空念經，現在只得空打木魚子，口裏亂哼幾聲，南無觀世音菩薩，乞化幾文錢來，討着飯吃，好不艱難。不知後來主僕何日相逢？母子何年相見？正是：

苦海茫茫，前浪未休後浪起；災魔滾滾，一重未脫一重來。

## 第四十九回

典金環小玉逢夫

受絲鞭孝哥納婦

魔亦成佛道，空仍結色胎。苦中來作樂，笑處却生哀。聚散如飄火，衰殘似死灰。幻緣成一刹，春到百花開。

却說玳安不見了孝哥，悽悽惶惶，上大路找尋。只見千軍萬馬，前是逃民，後是金兵，那裏去找。走了幾日，也沒人跡。他見金兵進了淮安，殺擄的男婦無數，便不敢進城，往城南一路大寬轉走，只在鄉村裏乞化，不敢近這大官路上來。大凡人到亂中，心裏如迷如夢，還有甚麼主意。不過是這村裏一日，那村裏一夜，敲聲木魚，討飯而去。也是山窮水盡，到了絕處逢生，自會生出機會來。却說月娘剪髮之後，拜這老尼姑爲師，起個法名曰慈靜，把一件白布女衫，染成皂色僧衣。玉樓做了一頂僧帽，一雙僧鞋送來，姊妹們痛哭一場，留下小玉做伴。玉樓還住

在村裏，白日裏送米送柴，不住的來往，怕村裏有兵，也換了一身舊衣，扮作貧婆，在庵裏宿臥。那日天假其便，月娘叫小玉：「將金環一雙，上村裏去賣幾貫錢來糴米，我還留這環子做甚麼？這金環重一兩，足有九換，也值八兩紋銀，隨你尋主兒，或賣或當，不拘是銀子銅錢，換些米來，等平定了再作計較。」小玉拿着環子道：「這亂荒荒的，知道那裏去賣來？人家都逃了，那裏還有要金環的？」月娘正在尋思，老師父道：「如今這湖心寺造鑄金佛像，正要金子，只到寺裏長老方丈裏，便可照數換米，不必要銀子另糴米去。」小玉依言，往湖心寺來。這村隔寺不遠，只有二里路，却是一條溪，在個松林子裏，過去長橋，就是寺裏大路。山門大額上，寫着古湖心寺四字，長老法名智圓，開着叢林接衆，僧行有三百多衆，每年也吃一千五百餘石米，還要修塔造像，放生施食，十分興旺。因是兵火大亂，衆生遭劫，長老建了大悲的道場，日日誦經拜懺，替衆生解厄。這小玉進得山門，就有知客問道：「那裏來的？」小玉說是：「西村李奶奶衙內白衣庵尼姑處來的。因有金環一雙，要求貴寺換米，不敢求多，只照舊換數准折罷。」知客領到方丈，見了長老，問訊已畢，取出汗巾，包着赤煥煥金環一雙，稱了稱，重有九錢五分。長



老也不好論價，就算了。兩紋銀，依市價該支白米七石便。叫客差火工道人，隨着小玉交割，一面留小玉吃齋。小玉不敢久留，只在禪堂上吃了一鍾茶，盪出來看這些道人量米，怕少了數，到了村裏，就不好來爭論了。只見一個道人，挑着蒲團，掛着個木魚子，往寺裏來。那道人進得山門，見小玉站在韋馱殿前，那人不住的上下打量，但見他：

身穿破衲，絮垂線斷似懸鶉；頭戴包巾，油浸灰殘如片瓦。脚步兒一絲兩氣，好似失路的癩驢；面皮兒半黃半瘦，一如喪家之餓狗。腹內必無三日飯，囊中那得一文錢。

小玉見道人看得急了，把臉朝着寺裏，等那火頭們挑米。站了一個時辰，百忙裏叫不出挑腳的來。這道人走近前，深深的唱喏道：「你莫不是小玉姐麼？因甚麼在這裏？」小玉低頭一看，原來不是別人，就是我的親丈夫玳安。悲喜交集，說道：「你如今做了道士了？好個人兒，這幾年在那裏來！也不來接我們接兒。」正是喜從天邊來，歡從面上生。這一別七年，今日到此，纔得相逢，想孝哥也有信了。詩曰：

失路木郎將配婦，下山石女却逢夫。鉢中剩有千家飯，杖底將回萬里途。踏破鐵鞋原

不有，拋將斗笠，竟如無。等閒對面渾如夢，七載悲歡盡掃除。

戒安夫婦二人見面，如夢如癡，說不盡別後的悲腸，亂離的苦楚。只見知客僧走出山門來，叫聲道：「奶奶來看米，整整七石，領他們往西村去吧！我寺中無人，當面交割了。」說畢，知客進寺去了。戒安隨小玉押着米回來，一路上細問，纔知道大娘已削髮出家，在村頭觀音堂，正盼孝哥和你，哭的眼淚也乾了。說話多時，進村來，叫挑米的先進庵去了。那月娘見小玉袖着金環走去，又想路上兵亂，萬一遇見金兵土賊，把環子奪去，還是小事，如把小玉擄了去，叫我一時倚靠着誰？越想越悔，待叫她轉來，又去得遠了。月娘只在庵門首走一會，立一會，往東盼望，去了兩三個時辰，還不見來，好生放心不下。只見一羣挑脚的往這庵上來，一步步近了，竹籬裏都是白米。月娘心裏放下一半，問挑米的道：「見那個女人可來了麼？」那漢子道：「緊在後面跟着哩！」說不了話，望見小玉過了林子來，却如何有一個男子和小玉一搭裏走，挨肩靠背，笑嘻嘻的說着話兒，一似個熟人一般。月娘心裏想道：「這妮子離家久了，見我出了家，有些二心，通改變得不老實了！如何一個婦人家，和一個走路的人，這等樣同行同步的，」

甚麼道理？一月娘不耐煩，回進庵來，且叫老師父來收米。老姑子取了個斗來，纔待量米，小玉進來了，那後面跟着了一個道人，望着月娘，磕下頭去，放聲大哭。小玉也哭個不住。月娘低頭細看，呀！原來玳安來了！好一似：

三年不雨，半天裏降下甘霖；午夜重昏，陰影中捧來明月。初見時如夢中逢舊侶，疑假疑真；再尋思像死後見生人，半驚半喜。大海飄船，却遇了一條活纜；井中望路，忽垂下十丈長繩。窮巖枯木久無春，隴上梅花將有信。

月娘纔放聲大哭，忙問道：「孝哥如今在那里？可是死在亂兵手裏？可是還有個信哩？」玳安道：「我和孝哥走了半路，到淮河口來的。」月娘聽得有了孝哥，大叫了一聲道：「我的兒！原來還有你麼！」也就喜得不哭了，忙問如今在那裏？玳安道：「孝哥也出家了，在薛姑子庵裏，做了和尚，一路來找娘。到了淮河口地界，宿在破廟裏，撞着土賊，又擄了去。」說着，玳安大哭。月娘聽得有了孝哥，喜得昏了，又聽一聲沒了孝哥，又痛得昏了，不覺一頭倒在地上，牙關緊閉，全不言語。老師父小玉慌了，快請了玉樓來。玉樓見了玳安，也哭成一塊，問不及話，且

來灌救月娘要緊。先使筋把牙關啓開，用雞翎探入喉中，吐出漉涎，喉中哽咽不出聲來，半日方纔甦醒。玉樓細問玳安，纔知孝哥半路裏又失散了，大家拖頭放聲大哭。這纔是：

久離乍聚，纔合還分！草蛇灰線，埋伏下離合悲歡；燈影鏡花，指點出風雲水火。把一辭熱淚，滴作閻浮世界；把幾番煩惱，隔開恩愛菩提。到頭來兒女也是掛礙，怎跳出骨肉情腸；回頭去眷屬總似微塵，誰離得夢想顛倒。生滅總從情裏盡，涅槃原在識中圓。

月娘玉樓哭罷多時，老姑子來勸道：「世上魔難，件件都要受過，不受魔難不成佛，你果然修因上有兒女的命，自然還有團圓的日子！今日既然出了家，怎把這兒女的情，還這樣迷戀？這點愛根不斷，又出甚麼家！」說得月娘一時頓醒，把眼淚揩乾，向善薩前禮拜，做些飯與玳安吃了。天已將晚，使小玉同玳安向西村佃戶人家尋口空房，你兩口兒今日各自安歇，等待平定了，再去找尋孝哥的信罷。玳安真是正人，這一時出家，也有些道氣道：「今日見過了娘，在庵子裏不方便，我還往湖心寺叢林裏去宿，白日裏到庵上來，我管打火做飯，行那道人的事。只等得孝哥有了信，同娘回了家，那時夫婦完聚不遲。今日裏母子不得團圓，沒有我兩

口兒就同住的理，顯見得我這一來，只爲妻子了！」老姑子在旁說：「玳安果然是個好人，說話不錯。」玳安依舊背了蒲團，向湖心寺去了。從此每日早來打柴做飯，伺候大娘吃齋念經已畢，卽回大寺。小玉亦並無留戀丈夫的私情，可見這一點佛法化人，受用不盡。過了幾日，月娘思想孝哥，眼淚不乾。玳安要辭了月娘，向淮北一路去找尋孝哥，在觀音菩薩前占了一卦，是該靜守，自然會遇合的課。月娘又恐怕玳安去了，一時不得回來，有些兵慌馬亂，沒處去躲，只得留下玳安，四口女人，只靠他一個男子，大家暫且同住不題。

却說了空那晚宿在破寺伽藍殿裏，三更時有一起土賊進殿裏來，分散些打劫的財物衣服，怕有人宿在寺裏洩漏了風聲，因此用撓鉤往佛像後亂擡。不料有了空在佛像後，一撓鉤鉤着衣服袖子，拉出寺來，便把手綁了，向賊巢寨子上來。原來這一起賊，有兩個頭目，一個是九頭蜈蚣李達，一個是冲天鷄子楊保，領着些土賊們，百十桿鎗，在淮北路上打劫旅客，搶掠村坊，俱投在淮北大寇鎮海大王李全標下，每月要來納進奉的。這李全是淮北積年大盜，自宋朝靖康年間，占了陀羅山寨百餘里，不下十萬土寇，誰敢惹他？又有一個渾家楊夫人，使

二桿梨花槍，殺的萬人無敵，綽號梨花娘娘。生的一個女兒，名喚錦屏，年方一十六歲，使兩口飛刀，能百步外取人首級。因此有這兩員大將，淮南淮北一帶土賊，上千百夥成羣結寨的，都來報名，領了印票去，按月來納貢。不拘金帛子女，有好的都解了大寨上來。這李達楊保打劫了些金珠綉緞，擄了兩個婦女和了空，俱送往李大王大寨裏來。走了二日，到了山寨上，把婦女了空解了繩索，綉緞金珠擺設在桌子上，打動鼓樂，引着進來。但見：

山高千仞，路通一線入羊腸；門設三層，嶺抱九關屯虎口。人骷髏築成影壁，血汗湯瀉染城牆。蓬頭披髮填溝澗，多是屍骸；摘膽剜心滿林壑，全藏兇煞。殺人不請旨，此地不講王章，報應不畏天，現世卽成地獄。羅刹城中鬼子母，修羅宮裏太歲君。

原來淮南大寇李全，受了金朝劉豫招安，封爲鎮淮王，叫他領兵五千，助兀朮南侵，不在山寨；只有梨花槍楊夫人和錦屏小姐，在山守寨。聽得山下小寨裏來納進奉，卽忙升帳，列下兩班刀斧手，和家將披掛整齊，吹打三通，纔開門登帳。先是手下將官們一對對參見了，就是各旂長隊長千總百總參見，然後放進寨外頭目，解了弓刀，擎着手本和禮物進見，跪在帳前。

把手本看了，是黃金十錠，明珠二百顆，元寶五十錠，綵緞八十對，美女二名，民婦二口，小沙彌一名。夫人看過，遞與小姐，一件件收了，把婦女叫入後房去了，落下了空跪在帳下。楊夫人看他一貌堂堂，面圓耳大，眉有白光，唇如塗丹，就有羅漢之相。夫人便問了空：「從何處來？」因甚遇劫，來到此處？」了空合掌當胸，高聲念佛，說道：「弟子山東清河縣人氏，亂後出家，因有老母流落淮城，遠來尋找。不料寄宿古廟，遇見二位大王，捉來投見。夫人肯發菩提之心，放回見母，如造七級浮屠一樣！一說畢，淚如雨下。小姐向夫人耳邊，不知說了幾句甚麼言語，只見夫人下帳，將了空拉起，向後房去，分付安排飯來。即時五葷大飯，無非是魚肉鷄鵝，擺了一桌，大杯斟上美酒，叫了空動筋。了空合掌念阿彌陀佛說：「貧僧自出娘胎，天戒不吃葷酒。」夫人便叫看素菜來，又早香菌、麻菇、油餛粉湯，擺了一桌。了空合掌謝齋，穩吃得一個點心，一碗素湯，又來問訊。只見兩個家僮，請了空向書房洗浴，又早香湯肥皂，細布葛巾，擺在房中，香水傾在錫桶浴盆裏面。了空只得閉門洗浴，甚是爽快。洗浴已畢，香茶漱口，請入書房，又早送進兩套新衣，巾靴衫袴，無非是綾緞絹，內外一新。了空不敢更衣，依舊穿上僧衣僧帽，拿着數珠

念佛，暗誦心經，上得繩牀，跌坐閉目，面壁去了。有詩贊了空持戒堅定道：

故鄉易到路頭差，白日青天物自遮，豎起眉毛還自省，火坑原有白蓮花。

原來這錦屏小姐，生得嬌健聰慧，不肯招俗人爲婿，今長了十六歲，要選個好丈夫，總沒有可心的。一見了空，生得福相，又年齒相當，知是大家的兒子，便有愛慕的心，和夫人悄悄說知，留下了空，看他的性情德行，是何等樣人，好招他爲婿。因此設席款待，沐浴更衣，極盡縝密。怎奈了空心如死灰，法根淨定，原無一點色相，是一個西方路上修來，該主持正覺的高僧，豈是魔女所能染的？到了天晚，只見兩個青衣使女，打着一對紗燈，到書房中說：「夫人叫小師父進去，有話要說。」了空不敢不遵，隨着使女，到了綉房深處。但見：

紅紗垂幕，碧簾鋪榻，香馥馥金爐焚蘭麝，褥掩芙蓉，煖溶溶翠枕設鴛鴦，屏開孔雀，紅綉帳裏佳人，好一似玉面金睛白額虎；錦帳排成陣勢，真是個朱顏綠鬢捲毛獅。但尋常紅絲套索，跳不出地網天羅；幾曾見香水池塘，免得你油枯髓盡？親到百花香處過，可能一葉不沾身？



了空進到房來，只見綉牀枕頭上，搭伏着個嬌娥，殘粧半卸，露出半幅鮫綃，籠着一雙玉臂，手腕上金鐲緊束，十指上金戒指排滿了。她盤膝而坐，不下牀來，擁着一牀錦被，好似脫了中衣要睡的一般。了空拿問訊道：「小姐喚小僧有何分付？如今夜靜更深，我是男僧，小姐是女子，昏夜久留，恐夫人知道不便！」小姐笑一笑，叫使女取一隻錦椅請了空坐下，便問了空家世何處？父母何人？出家幾年？住居何寺？了空拿而答曰：

家住東溟東復東，掉頭歸去又乘風。如今不在東溟住，只在柴門烟雨中。

小姐又問了空父母何人，今日存亡，在于何處？了空又答曰：

自幼生來不見天，爺生娘長枉徒然。拖條柺杖來尋母，不及西方有目連。

小姐又問出家幾年，是宗是禪是教，爲甚行腳？了空又答曰：

不參禪教不參宗，却向空門空外空。面壁九年笑行腳，隔江一葦渡西風。

小姐又問住持何寺，掛搭何方，受教何師，修持何行？了空又答曰：

本來無教亦無師，方丈前頭豎大旗。住得往來無所住，五臺南海與峨嵋。

了空答小姐已畢，欲起身拜辭。原來楊夫人在窗外細聽，見了空對答如流，舉止尊重，知是個出世的高僧，不同凡俗和尙，心中歡喜，說我這女兒招了此人爲駙馬，也不枉了！即忙掀簾入戶。小姐下牀相迎。了空也不驚慌，立在旁邊。只見夫人手執絲鞭一枝，叫道：「長老遠來，千里有緣，不是我請得來的！我今把這絲鞭與你，等待大王南征回來，再排筵宴，與小姐成婚，日後就是寨主了！只不可執拗。那是你進退無門，悔之晚矣！」了空不肯來接，即叫兩個使女，替他捧着絲鞭，送入書房而去。了空一夜無眠，只是打坐念佛，默誦神咒，望菩薩救脫此厄。想起玳安不知下落，母親也不知我在這裏遇着邪魔，何日得出天羅地網，念到此處，淚如雨下。每日在書房悶坐，錦屏小姐常來送茶送齋，或是問些因果，講些佛法。那錦屏小姐，原有佛性，即時解悟，不甚纏擾，也就去了。不料淮西鳳陽有一黑山賊，叛了，是張龍趙虎要來山上借糧，夫人守寨，使小姐率人馬三千，下山征討。小姐恐了空在寨無人看守，怕他逃去，可不誤了我一世前程，又有一路溫存的意思，稟知夫人，要同了空下山討叛賊。夫人依允，即叫了空把僧衣脫換，改變戎裝。由不得了空作主，許多家將，捧上盔甲繡環，一時披掛停當，和小姐一齊上

馬，真是好一對小將軍，金鼓旗旛，並轡聯馬而去。有詩曰：

戎衣新換鐵袈裟，托鉢降龍到海涯。已借金剛消戰鬪，更收魔女作渾家。火池種得蓮花滿，月影能分玉漏斜。寶杵功成終奏凱，歸來銀甲爛生花。

到了淮西，札下營寨。黑山賊聞知，即便領五百嘍囉，路上截殺。怎當得錦屏小姐英勇，和十二員家將，一齊殺過陣來，把二賊活擒。殺得屍橫遍野，血流成河，直趕到他寨上，殺的殺，燒的燒，一個草寇，剪成平地了。奏凱回營，大吹大打，了空也着盔甲，和小姐拜謝。楊夫人大喜，滿營兵馬，都誇他一對好夫婦，口口稱爲駙馬。那知了空心如死灰，全不關心，依舊上書房，脫去戎衣，又換上他的僧帽直裰，每日拜佛誦經，二時功課不斷。夫人小姐無奈何，只得憑他，待李全回家，再作區處。不知後來錦屏得成夫婦否？了空何日見母？正是：

錦城雖云樂，不如早還鄉。

## 第五十回

劉學官棄職歸山

龍大師傳丹入海

吾廬何所有，一灣蓮蕩，數間茅宇。斷塹流離聊補葺，那得粉牆朱戶？禾黍西風，鳴豚落日，灑脫田家趣。客來茶罷，自挑野菜同煮。多少甲第連雲，蛾眉環坐，人醉黃金塢。回頭邯鄲春夢破，零落珠歌翠舞！得似衰翁，蕭然陋巷，長作溪山主！紫芝可採，更尋巖谷深處。

梅瓶金樓本說

這首詞單說瓊樓金屋，不如茅舍竹籬；舞榭粧臺，不及牧歌樵唱。嚴子陵的羊裘，却勝似石崇火流雉頭；杜子美的榛栗，却勝似何曾的烹玉炊金；黃山谷自號四休老人，王蜀稱爲四當居士。何爲四休？粗茶淡飯飽卽休，補破充寒緩卽休，三平四滿過卽休，不貪不妬老卽休。何爲四當？素食以當肉，緩步以當車，知止以當富，無事以當貴。如今世人，不思退步，反說是古人

可以隱得，今人求隱也不能夠了。不知那冀缺躬耕，陳宮牧豕，梅福爲吳門下卒，韓康在市頭賣藥，那個古人不是以窮苦藏身的？今日士大夫要嬌娃美妾，羅綺在身，絲竹在耳，住着高堂大廈，吃着珍羞美味，選個名山秀水，供我的遊玩，我纔去隱。這是平地神仙，還勝似那公卿大老待漏趨朝，那得有這個桃源來請他去採藥？真是可笑。因此今人不如古人處，就是名利二字，再不能割捨。直至遭了烏盡弓藏的大禍，還至死不悔。今日說一個不戀名利的人，便是清河縣的劉學官。他姓劉名讓，住在獅子東街。當時是個迂儒，却一生不敢妄爲。那年借了西門慶五十兩銀子，上濟南府做了訓導。後來西門慶死了，不肯負了前言，叫夫人來還月娘。只此一念不欺，自然是個古君子。他兒子劉體仁，做了廩生，到金朝中了進士。這劉學官在濟南時，遇了大亂，劉豫降了金朝，幾番失城，這秀才們俱走了，那有一個來送禮敬老師的？況亂世學官的俸糧，不消說是沒有了，又大亂不得回家，做了一套南北詞十三腔，以自明其志，名曰青氈樂。無非是富貴閒雲，澹薄勵行的意思。可見他能苦中作樂，是個自得的君子。後來挨了數年，陞任河陽知縣，因此時天下大亂，南北交兵，就告病棄了官，在南山下，竄着河邊，築了幾間

茅屋栽花種竹，約幾個詩朋酒友，日日吟咏，以消歲月。或與高衲談禪，丹容講道，非只一日也。就是一個樂天知命真高士，博古通今大道儒。却遇了一件異事，有一夜，月明如晝，萬籟無聲，劉學官書房正坐，只聞得一陣異香撲鼻。這香不是花香，也不是焚的沉香，不是佩的蘭麝香，却是天香。

似醋非醋，如氣非氣。初來時芬芳馥馥，似薔薇露釀就醍醐；再聞時氤氳氤氳，如雲霧中飄來丹桂。滿書房筆硯琴書，俱帶些香烟瑞氣；半空中鸞鳴鶴唳，忽然似風響雲行。三天龍駕到簷前，一紙鶴箋來榻上。

香過處，只見一幅白全帖子，寫「青霞道人張某拜」。帖內有拳大四字，是「爲善讀書」。劉學官大驚，叫兒子劉禮仁秀才來，望空拜謝。又疑是魅鬼邪狐，來此擾亂山居。到了一更天氣，青霞道人忽然現形於園內，立在花牆之下。但見：

戴一頂九華道遙巾，飄揚翠帶；束一條五綵攢絲縑，斜襯青袍。長鬚白面，彷彿呂祖純陽；巨口方瞳，疑是九華大帝。袖帶白雲來竹徑，杖挑明月到柴門。

當時劉學官家僮，名叫姚莊，年紀十三歲，生得極是乖巧，花園書房內，多是他管理。見了道人在園內立着，便問：「你那裏來的？這昏夜却在園子裏，怕家主出來，不當穩便。」道人道：「我就是青霞道人，早有名帖來拜你家相公，夜晚相見，怕他生疑。我的洞府，去此山不遠，明晨先使人來叫你到洞中一看，回了你主人的話，再來相見。」說畢不見了。劉公還夜坐看書，不會寢歇，只見姚莊進來，說有一道人在園中，如此這般說了一遍。劉公又疑又怕，忽然青天白日，有這等怪事出來，難道我一個凡人，天就降下個神仙來度我不成？這是可疑處。却也有古人遇了異人，傳授以長生不死的訣，或是夙世緣，多有不可解者。又想一想：這樣深山曠野，人跡罕到，多有木魔妖狐變人形，或是以美色戲弄人的元陽，或是以兇惡試探人的膽氣，就如古人的隔窻伸進鬼手來，用一山字壓住他一般，這是可怕處。又細想：我平生沒有一點邪心，如何招出妖魔來？死生有命，憑他罷了，看明日果有人來叫姚莊，再作商議。一宿休題。到了次日，蒲村裏都知道這件奇事，果然東園裏來了一個白鬚老人，青衣皂帽，像個老都管模樣，見了姚莊道：「我是張師父洞裏書吏，名叫韋化，今奉命來叫你洞裏去，仙師要同你來拜老

相公的。」慌的姚莊向書房裏走不迭，報與劉公道：「張師父使人來叫我了，可去不去？」那小廝也不知是仙是怪，只道是人家叫他傳書寄柬，一定有些酒食賞他一般。劉公沉吟了半響，細想他既然白晝遣人招呼，必有緣故，不論他是仙是妖，他既先有名帖來，我豈可失禮，即取素白全柬，寫了個名帖，後附詩一首道：

天臺藥裏武陵津，今古疑仙說未真，山水樓臺渾是夢，漁樵烟火或非人，重來不識城中面，歸去還迷洞裏春。問道安祺多秘要，可分瓜棗到西鄰？

一面寫書交與姚莊帶去。劉公又怕鬼魅纏了此人去，在山澗中不得回來，那得知道。恰有個莊農紀大，是個獵戶，慣於走山，其快如飛，悄悄叫他，分咐他緊隨姚莊身後，看他往那邊去？有些好歹，可去救應他。那紀大即時出得莊來，看着姚莊走向東山林子裏，他却遠遠的跟着，又不便近前去。只見過了一道山澗，那姚莊風也似去了，連影兒全望不見，往那裏走的，趕又趕不着，便飛奔往前，過了兩三個山頭，纔遠遠望見姚莊早到了東山石崖下，却是一灣清水，小小的個澗兒。到了山根下，忽然開了兩扇大石門，明明白白，姚莊進去了。慌的這紀



大走下來追趕，及到石崖邊，却不見姚莊，只見：

石邊細草映青苔，山下浮雲橫素綵。一座荒山，上有藤蘿遮水面；千尋高壁，何曾雞犬在雲中。花樓洞口少桃源，路失天臺無藥侶。

這紀大在山下找尋姚莊不題。却說姚莊隨着章書吏出得莊園，上了東山，兩個人一併說話，不知走了幾層山嶺。到了東山崖下，初見一座荒山，一塊大石崖，從山上插下來，中有一條石縫，荒草長滿了。只見章書吏叫了聲開門，就是一座大衙門，也不見山了。大門首把守的人站滿了，也有帶宮帽盔甲的，好不威武。見了章書吏領着姚莊，也不言語，放進門去了。走了幾層宮殿，俱是金碧輝煌，青石甬道，灣灣曲曲，到一座殿上，見昨晚的道人，坐在殿上，又是一樣打扮，似梓潼帝君一般。姚莊上前磕了頭，遞上詩柬去。仙師折開看了，便道：「我昨夜要拜你主人，怕他生疑，今日叫你到洞中，看個明白，我好同你去訪他。以後便可常常往來，只到我山根下，一叫就開門，即到你家一樣。你主人讀書爲善，日後也好到此。」說畢，出得洞來，叫姚莊先去報知，在園中以師生之禮相見。

那時劉公在書閣上坐候，正在納悶，不知此去吉凶如何？只見姚莊早回到面前，說道：「張師父將到了，要在園裏相見。」細細把洞裏光景，說了一遍，劉公半疑半信。過了兩個時辰，那個莊農獵戶纔回來，不知姚莊已到多時了。劉公只得到園中書房裏候他，看是怎麼樣光景？即領了兒子劉禮仁，和兩個同學秀才，俱到園門外遠迎。只見姚莊說道：「到了！這劉公衆人並不見個影。」姚莊說作揖，劉公只得作揖，姚莊說進門，劉公只得俱打躬候進，件件只聽姚莊口說着，滿莊人都道是瞎帳。及至進了書房，劉公等只得望上行，行了四拜禮，真是不見形聲，如在左右。仙師進到書房內，書桌上即取筆寫出二題，叫諸生會課，一個是願無伐善無施勞，一個是故君子莫大乎與人爲善。劉公見此驚信，只得照常獻上茶去。師仙在房內檢書弄筆，寫字題詩，使姚莊致謝而去。劉公令兒子並同學秀才，將文做畢，纔送到桌前，即有一人取去，明日絕早又將文看完，送將回來，諸生各服批點之妙。從此日日往來，或是論文講道，分韻聯詩。一日到了九月重陽，劉公父子和衆朋友商議，要請仙師登高，寫了小啓，使姚莊入洞，請在東山松下野坐。劉公父子和諸友都先步到山上，擇了一株大樹蔭下，半山平臺上鋪下紅氈，

擺列下酒榖果菜。只見來了一陣異香，便說仙師已到，一齊向空作揖，分上下坐了。斟過大杯，送在仙師座前，衆人飲乾，此酒也乾了。直飲至日落方散，往來詩詞，足有百餘首，不能遍載。

到了十月十五日，三日前有一帖到，要借姚莊騎驢去，隨他同上東海一遊，約定五日方回。劉公只得使姚莊牽了一個老黑驢去，看作甚麼事？遊甚麼地方？總因劉公爲人好奇，因此件件俱肯，不去違背他。去了五日，果然姚莊騎着驢回山。一羣莊上村人，圍了一村，問他到了甚麼去處？這姚莊進去見了劉公，在一個小搭包裹，取出幾件稀奇物件，都不是人間的，但見：

怪石幾片，紅黃青黑，盤旋着瑪瑙螺紋；松葉三枝，軟綠碧絲，垂拂似波濤藻影。石根帶出龍鬚，鐵珊瑚針長似髮；海底移來虎刺，羅磯石光旋如雲。又有海螺海馬，形如蛤蚧；石魚石燕，怪于琳琅。米芾袖中藏琥珀，夷堅志裏少珍奇。

且說姚莊進了莊門，先將他幾件東西，送與劉公做了人事。細細問他這幾日那裏去來？姚莊道：「初出莊門，只見一個人在莊外引我同行。到了大路的旁邊，仙師早已騎馬等候，見我到了，吩咐隨從同行。前後有二三十對人，打着旗號，往前走了不上十數里，却不知怎麼，在

半空裏，脚下多是烟氣，和人家蒸飯灶上出的氣一般，層層在脚下亂滾。那驢也一步一步走將去，又不似在地上行的。走了一會，却到了東海岸邊，依然是洪波大浪接天的，沒有邊岸。仙師吩咐衆人退後，說等我分開海水，你們好隨我下去。只見仙師騎着一匹黃馬，緊尾都是紅的，却是倒騎着，並無鞍轡，止有一根鞭子，却是銅的。但見他將銅鞭搖了兩搖，這匹馬渾身是火，望着海裏，忽喇的一聲攔下水去，馬到處海水兩開，全不見水，却是一條沙路，兩邊的海水和銅牆鐵壁一般，分在兩邊。這些衆人隨着仙師的馬走，全沒有一點水氣，用手摸兩邊的水，也是乾的，那討點水來，有這等的怪事！行了一會，又到這半空裏，往下一看，又是茫茫大水，却有烟氣隔着，一陣風來，把海又遮住了。不知走了多少路，到了一座大山下，仙師下得馬來，這些衆人都立住了脚，把這執事旗旛落下，俱擡着大槓箱，有十數擡，隨着仙師往山上去了。只叫我和幾個閒人，在山根下看驢馬，每人分了三粒紅豆，分付每日吃一九就不餓了。遠遠望見山頂上，有一懸崖石上，坐着個白鬚老人。仙師上前拜了八拜，將擡的槓箱打開，都是文冊，不知甚麼帳。隨後仙師下山，騎馬一同回來，却不是前番的路，經過一處大村落，幾千萬人家，

正開店做買賣哩，往來來來，似螞蟻一般。這些人只有一二寸高，也有吃酒的，賭博的，爭嚷的，開店的，用的錢只有脂麻般大。仙師道：「你們吃些飯好走，買了一個點心，只好黃荳兒大，叫我拿在手裏，都漏往指節縫裏去了。」衆人大笑，嚇的滿村人亂跑道：「妖精來了，走的一個人也沒有，却是一堆螺螄，堆在沙灘上，和一座山一般。」此後仙師叫我閉着眼，說再不許開了，再要開眼，撇你在這裏，不消回去。我只覺耳邊大響了一陣，和風雨一般，就到了這山上，仙師便叫我回家，我依舊騎着驢回來。這些物件，俱在海邊，我閒時拾得幾塊石頭頑耍，松樹枝是山上折來的，鐵珊瑚是仙師送與主人的。一劉公父子，和同學朋友，一羣莊農，纔信真有這樣奇怪的事。到了次日，只見姚莊說：「仙師來到書房裏了，劉公和衆友纔去謝了，又問海中有何公事。」仙師道：「天機不可輕洩，大劫將到，此乃東海造在劫的名冊，日後遇亂，可向東海去逃難，我自接引，後來便知，不可先洩。」從此時時往來。

到了來年，却是金朝開科，大比之秋。仙師諷劉公家中事煩，兒子該離家讀書，來春可以中解。却使劉禮仁相公往南山八仙峯裏，有座禪堂去讀書。劉公命兒子去了。原來南山八仙

腔，有兩個老和尚，一個瞎一眼，以紡線爲生；一個跛道人，却採藥賣，用一個老道做飯，甚是貧窮。劉公子領着一個家僮，到了八仙腔看了，看，只有一間破佛堂，中間安着一盤石磨，旁有一小榻，只臥一人，如何讀書？又因仙師和父親的命，不敢回去，只得將平日誦讀文章，燈下朗誦。孤孤悽悽，只一個家僮，又要打柴做飯，山上又尋些野柴，好不辛苦。這山去劉公莊上百餘里，一時間家中不得送來，又去村集甚遠，正在納悶。可霎作怪，只見竈前的水不消去，就有一桶；山上的柴，不消去挑，就是兩大堆，只說是和尚叫人送在竈上的。後來一發奇怪，香茶細米，油鹽酒菜，件件都在屋裏。這和尚道人，也只道是劉相公買來的。豈知到了夜間，各佛堂上燈燭，不消點都點起來；鐘鼓不消打，都五更裏響起來。嚇的兩個和尚，說劉相公是個妖怪，平空的弄得山上大驚小怪，一齊托去化緣，都往村裏走了。只落下劉相公主僕兩人，和那做飯的老道。忽一夜來了兩個婦人投宿，生得十分美貌，見劉相公不理她，坐到三更，自己去了。劉相公却歡喜仙師使人送家信來，帶回文字去，俱是仙師發來題目，四九會課不絕。到了七月下山，回到家中，細說與劉公知道，感激仙師不盡。

到了七月十五日，先一日辨莊來說，張仙師今夜同一位龍大師，要親到書房裏來。這時節仙凡已相交了一年之外，習以爲常，如親友鄰舍一般，焚香設酒相候，是不消說的。劉公書房前，原有一個大大的院子，到了晚間，只見都是些白雲，從地往上發起，氤氳氤氳，一似白綿絮般滾將起來。天香滿院，空中叫得鶴唳鸞鳴，一莊上大小莊農，都來焚香頂禮。飲酒到三更之後，却將劉公父子平日不欺暗室不履邪徑的善事，寫出了三十餘條，明明白白寫在紙上。卽有那不昧寡婦私財一款，是靖康二年十二月初八日，還西門慶債銀五十兩。許多秘語，寫得墨跡淋漓，有龍蛇古篆之體。二仙在書房吟詩飲酒，劉公諸友在房外主客相陪，俱是輪番送酒。直至四更，衆人各有醉意，便問：「仙師洞中多有異酒靈丹，又有仙姬歌舞，姚莊一小小僮僕，倒得親入洞天，門生等既有緣分，因何不得一到？每次到山下，只是一片荒山，一溪流水，雖經年往來，承訓到今，終有疑心。今日二位仙師將別，懇求一杯仙酒！」說畢，衆人跪求，再不肯起。仙師使姚莊傳說：「你們凡心太重，不奏聞上帝，不便進洞。就是仙酒仙藥，輕易難得見的，只有一樣麻漿，可以益壽延年，略嘗一小杯罷！仙藥是實有的，你們凡夫當不起奏樂，只叫

他們來，或奏琴瑟簫管，只彈一聲，吹一聲，就知了。既已漏洩，不得久留，從此一去，且不得會了。各人勉強爲善，還有相見之日。」說畢，只見姚莊從房內掀起布簾來，遠遠一柄銀壺，斟出一茶鍾仙酒來，叫劉公跪接，色如丹砂，味如甘露。飲畢，但覺四肢暢美，不可名狀。各人俱分了半小杯吃了。忽聽得房裏琴瑟簫笛，細細彈響一聲。劉禮仁進房送酒，親見一枝玉笛在書榻上，偷眼一觀，不敢近視。時已嚴冬寒夜，只見煖氣如春，雲烟滿座，隔窗燈光，照見人影散亂，不見其形。這一夜，房中飲了五十斤酒，杯杯一舉而乾，又留下丹藥九粒，朱紅一色，重如鉛子，叫劉公，五鼓時用水拜服，可以延壽；日後有事，可以來東海相會。起來拜別，使姚莊傳與衆友，行四拜禮。仙師受了拜，天色將曙，只見滿山雲霧，對面不見人影，一陣異香，遠遠白雲如蓋，從松林裏出來，起去，漸漸騰空而滅。真是海裏如瓜人，不見，鶴書似夢鬼難猜，從此仙師辭去，劉公再使姚莊去請，只見空山流水，再無影響，各人悵然不題。

後來到了金兵南北大亂，岳元帥提兵恢復中原，山東土寇四起，東昌府去汴梁不遠，却是戰場，殺得百姓十室九空，沒處藏躲。劉公父子回憶仙師前言，知道清河縣近臨清，不免遭



兵火，只得買了一舟，從濟南汴河口下海，望東海來。正遇順風，一夜直行，到了南直安東縣地方，在雲臺山三元宮清風頂附近，賃下一座客房，在朱家村居住。那山相傳是三元大帝出家得道之地，四面大海，只有水路進去，却有十八村，是漢唐賢人出處。風俗淳厚，周圍五百里內，名賢隱跡甚多。劉公在海中隱居，使僮僕耕釣爲業，自己吟詩飲酒，度着清靜的歲月。後來南北講和，大兒子劉體仁中了金朝進士，回鄉看守墳墓，整理家事。劉公一日遊到清風頂雲臺深處，只見一座古廟，名曰龍仙祠，內塑大像，袞冕如生。旁立一人，道冠雲裳，姚莊說與張青霞相似。劉公纔知是龍仙指引，該有半載仙緣。便把舊日山居，盡捨爲寺。因此隱居東海，再不同鄉，享年九十五歲，臨終之日，面色如生，長笑而化。姚莊出家爲僧去了。後來過了數年，有清河縣人，見劉公在浙江西湖衆陽菴密話，與家人作別。正是善根福報，原是不錯，做了世上一個完人！再看那貪財好色的如何結果？正是

爲渡迷津超正覺，聊將丹藥點凡胎。一杯酒盡天風起，指引虛空路莫違。

## 第五十一回

苗員外搜括揚州寶

蔣竹山遍選廣陵花

溪水東流日轉西，杏花零落草萋迷。山翁既醒依然醉，林鳥如歌復似啼。六代寢陵埋國媛，五侯車馬鬪家姬。東鄰謝却看花伴，陌上無心手共攜。

却說南宋紹興三年，韓世忠以都統鎮守鎮江，高宗在建康同汪黃二相及滿朝文武商議戰守的長策，正還議論紛紛，莫衷一是，那知道金兵早已分兩路南侵了。一路攻破淮安的，是兀朮、阿里、海牙、幹離不，一路攻揚州的，是粘沒喝、龍虎大王和蔣竹山。先是破了淮安，便兩路夾攻，晝夜直取揚州。那揚州城裏軍民，聞知淮安不戰而降，已是嚇破膽的，那個將官敢來迎敵？城上雖也預備那播木砲石，派下民兵守城。那知苗青那艘鹽商，受了蔣竹山的筍付，散在城裏內應的漢奸，預備下獻城。聽得金兵一到，城下通了暗號，見東門上守兵稀弱，將蔣竹

山發來的白旗插起來。城下金兵都是擄來淮安高郵的百姓，叫他們打頭陣，爬城牆，擋那礮石弓箭。後面金兵，却提刀掠陣，有一個不爭先的，先一刀，死在眼前。人誰不愛命，明知上前也是死，且顧眼下的命，可憐只得往前闖去。金營裏見豎起番子的白旗來，知是奸細接應，又怕內有奸詐，先使王鹽商的兄弟王蠻子爬上城去，却用梯子一個個接着上城。那城上軍民，那個是不怕死的，見了金兵上城，滾的滾，爬的爬，一個個價走投沒命。隨見城裏又放起火來，苗青一千奸細，砍開城門，放進金兵，一場好殺！但見：

金珠如土，一朝難買平安；綉羅生烟，幾處竟成灰燼。翠戶珠簾，空有佳人無路避；牙牀錦帳，不知金屋欲何藏？  
 滾天的富貴，堆金積玉，難免項下一刀！  
 轟空的樓房，畫碧流丹，只消風前一炬。殺人不用命，刀過處似宰鷄豚；見死不垂憐，劫到來總如仇怨。自古來淫奢世界，必常遭殺戮風波；十里笙歌花酒地，六朝爭戰劫灰多！

那時揚州城裏，不下十萬人民，殺的精壯男子，老醜婦人不計其數，兀兀太子纔令封刀。蔣竹山把苗青開的富民冊籍呈上。四太子看了，就叫龍虎大王同苗青搜括富民家財寶器，

助餉過江。苗青先把好女子揀選了五十名，打扮的天仙一般，送到金兀朮營裏答應。次後開出城裏富戶，平日有養好瘦馬的人家，並樂戶娼籍，出色的有名女優，一一開造冊籍，聽四太子發落。四太子就着蔣竹山同阿里海牙揀選三千婦女，送一千上北京，進與金主；一千隨營自用，一千賞這破城有功的將官軍校。這蔣竹山苗青得不的一聲，正稱下懷。苗青和龍虎大王坐在揚州府堂上，照依冊籍，把揚州鹽商木客，鄉宦富民，一齊傳將攏來。先要獻騾馬，次要金銀，又次要珠寶。又把婦女們一家家趕出來，選着有姿色的，留下入官。可憐這些婦女，俱用黑灰搽臉，蓬頭破襖，粧做奇醜模樣；這些美貌嬌容的，一時恨不得變作個無鹽女來，纔可免得性命。可見美色不但害人，連自己的命也坑了！有詩爲證：

麝爲香遭網，鳥因翠損毛。龜靈逢灼甲，檀馥被爐燒。憎苦多遺麥，爭甜少剩桃。東施笑西子，夫婦老蓬蒿。

那些大商賈們，獻出金銀元寶，恣府堂堆的高有十餘丈；零星碎銀，不用天平，拋在地下，何止百餘堆。那苗青將平日和他有大小嫌怨的，叫龍虎大王或是箭射心窩，刀穿兩肋，殺的

人在堂上橫歛豎臥，使在旁看的人畏懼，不敢不獻出珍寶來。那時揚州婦女，大小人家，俱尙珠子髻兒，一兩珠子，賣到百十換。這一搜，真是明珠百斗，非爲罕，碧玉千層，未足奇。那些富民，初時也只以爲有了財寶，便可買出命來。誰知這人心原是無盡的，見了一千，還要一萬，見了銀子，又要金寶，先還哄着自己獻出來，到了三日之後，見富民說都盡了，還要非刑吊拷，火炙刀剜的逼着。可憐受盡千般之苦，丟了家私，還不保性命！這是富戶的結果。因此說人生亂世，富不如貧，貴不如賤。怎當那凡夫俗子，貪心太重，不到此地，也不肯干休。到了五鼓醒來，還要算計那一宗生意有利，那一件機巧騙人，細細想來，可不是一場春夢！真是：

年年花市幾曾淹，澁煖量寒日夜添。探得百花成蜜後，爲誰辛苦爲誰甜？

却說這蔣竹山自從得了鹽船，已有十萬之富，和苗青算計停當，得了揚州，即將此銀合夥，添上揚州鹽商的銀子，湊上百萬，做起鹽來，以爲久遠之計。將來富可敵國，錢高北斗，也是不難的。又奉了兀朮太子命，叫他揀選婦女，不論良家娼妓，要足這三千美女的數，好不快活。想了想，我那當光棍做窮醫生的時節，見了一個李瓶兒，就把我弄昏了，受了西門慶多少虧，

今日到了這婆娘海裏，儘我受用，只恨少長了百十根鬚鬚。一時間沒處打發這些婦女，因向阿里海牙商議，先出了一張告示，要遍考揚州婦女，和開科場殿試一樣。分別三案，第一案是良家女子，年十六以下，有容貌超羣，詩詞伎藝的，名曰花魁，和殿了狀元一般。第二案是良家婦女，二十以下，有財色絕代，善歌舞絲竹的，名曰花史，和殿了二甲一般。第三案是樂戶娼籍，二十以下，有色有藝，名曰花使，和殿了三甲一般。以上三案，俱是中選的，頭一場選人才容貌，第二場考文學詩詞，第三場考絲竹歌舞。三場畢，照樣放榜，第一甲金花綵緞，鼓樂遊街；第二甲金花綵緞，鼓樂送出大門；第三甲銀花色緞，鼓樂送出二門，奏知兀朮太子，喜個不了。一面照依城內坊里，挨門拘喚，如有一名隱漏，兩鄰不舉，十家連坐，那敢有一個婦女不出來聽選的？那一時只恨天生不瞎不癩，也有那貞烈婦女，投井自縊的，截髮毀容的。金人知道，又出了大牌，有婦女自死者，罪坐本家，全家俱斬。慌的百姓們日夜守起女孩兒來，顧不得名節，且救這一家性命。也有淫邪婦人，見了榜文，要選她的才貌，逞起精神，打扮着要做金朝后妃的。揚州風俗淫奢，大約愛考選的婦女，十有七八，貞烈之女，不過一二。此乃繁華的現報，有多少奇

怪的事，不必絮煩。到了三日，報名已畢，先考頭一場，發出一張條告來道：

欽差提調淮揚兵馬都督府蔣，爲奉旨考選宮嬪，嚴立條告，以防隱漏，而杜冒濫事。照得廣陵爲名勝之區，迷樓實烟花之藪，舞逾上蔡，歌出阿陽，代充掖庭，必先茲郡。今奉旨攷選良家，兼收樂籍，分三案爲三甲，不啻文士登科，自才藝及聲容，以定女中魁首，百代奇逢，千秋榮寵。除遵依里甲挨門報名外，凡係文詞女史，第一場考詩賦一篇，卽爲合式，聲容姿態，次場點名，歌舞吹彈，末場面試。先三日，揚州府各遞試卷，並載里甲年貌履歷，習學某藝。臨期登堂驗選，一照文場殿試。如有濫冒頂替，許人揭告，以違旨定罪不貸，特諭。

到了三日後，婦女報名已畢，由江都縣申到揚州府，掛出牌來，在察院衙門聽考。臨期蔣竹山、阿里海牙並本府大小官員，俱是大紅吉服，門前懸綵奏樂，掛了三個大字，是「女開科」。這些婦女們，都是艷粧麗服，傅粉塗朱，也有哭哭啼啼在轎裏，父母隨着送場，似昭君出塞一般，哭的千人落淚。也有喜喜歡歡，先換了金朝服色，窄袖戎靴，平頭盤髻，多是樂籍和養瘦馬。

的人家，一時間就提鞭上馬，笑嘻嘻來爭這女狀元。街上看的人，上千上萬，通擠不開。她們魚貫而進，約有二千五六百名。大門首知府點了名冊，一個個花團錦簇，五色粉披，果然也甚可觀。但見：

千層錦繡，萬朵胭脂；綺羅對對，排來五色雲霞；珠玉叢叢，襯出三春花柳。一個家淡粧，如月下梨花，却嫌脂粉污顏色；一個家濃染，似雨中芍藥，恍疑香露滴衣衫。那愁的低垂粉頸，好似捧心西子；越添上萬種妖嬈，那喜的滿面笑容，好似渡海觀音。更顯出十分鮮艷。高髻雲鬟，扮的是大內梳粧；動人處玉釵斜掛，弓靴羅襪，走的是揚州俏步。關情處檀袖偏拖，長的是眉，眉彎新月，遠山淡畫出雙蛾；秀的是眼，眼溜秋波，碧水輕盈含一笑；粉的是腮，鼻邊紅杏淡如雲；朱的是脣，齒上櫻桃明素玉；圓的是肩，新藕琢成香玉臂；軟的是乳，梅萼初簇碧酥囊；織的是腰，楊柳三眠，細的是股，芙蓉兩朵。翡翠羣中藏翡翠，鴛鴦陣裏臥鴛鴦！

大堂上坐下了阿里海牙居左，蔣竹山居右，俱是大紅蟒服金幘頭玉帶帽上，懸着貂尾。



這是金朝官制，凡官三品，方許帽上繫貂，如今梨園唱戲，還有此制。一邊分了東西文場字號，俱在堂下面試，怕有代筆，番將堂下帶刀巡邏。只見一個教官提着一面牌，上寫着四行大字：

第一場題三道：

沉香亭牡丹 清平調次韻

廣陵芍藥 五言律詩

楊貴妃馬嵬坡總論

這些平日讀書飽學吟詩作賦的女學士們，多出自仕宦名儒之家，從七八歲上了學，偏是聰明乖巧，比兒子讀書還長進的快。當初揚州府風俗，不教兒子讀書，只多少識幾個字，就叫去做生意；只有這女兒，偏要學習詩詞，博得個才女的名，因此常常惹出風流話來。今日揚州考選女秀才，皆因有此風俗，纔有此番選試。單表這女秀才們，見了題目，一個個價鋪下玉版紙的試卷，紫管的綵毫細筆，螺紋端硯，松烟龍香墨，精思苦索的，蹙着兩道眉兒，想一句寫一句，十分好看。那得意的，思入風雲，把羅袖拂一拂紙，伸出那春筍般又細又白的指頭兒，握

起筆來，真似龍蛇飛舞，那消兩三個時辰，把卷子膽真，俱是鍾王楷書，珠圓玉潤，捧着卷子，送到考試官面前。那知道考試官却是不識字的，只憑着揚州府推官姓王的是個才子，積年大詞客，憑着去取。阿里海牙是個武將，不消說得了。蔣竹山只記得幾個草頭藥方，那曉得詩詞歌賦？見了女子進場時，已好似雪獅子見日，酥化了半邊；又好似看太陽花了眼，道是青紅黃黑，在眼睛裏亂滾，忙的個可憐。到了日西時，也收了百十本卷子。其餘或句不成章，字畫差錯，俱不入選，還有曳白的，俱一齊出場。到了次日，貼出榜來：

大金國揚州府爲考選女科事，今將頭場取中合式進士開列於後：

一甲第一名宋娟（揚州府江都縣人，商籍馬嵬坡論一篇）

二甲第一名王素娥（揚州府通州人，樂籍沉香亭詩三首）

三甲第一名柳眉仙（淮安府山陽縣人，軍籍廣陵芍藥詩二律）

其餘考選不等，定了名次，共取中進士八十二名，不能細載。只有女狀元宋娟等硃卷傳滿揚州，這些宿儒才子們，也都誇她博學弘詞，不像個女子，即時刻了，傳誦一時。

楊貴妃馬嵬坡總論

蓋聞情者弱骨之媒，愛者辭心之驛。明眸粉黛，名爲伐性之斧斤；狐媚嬌癡，號作登牀之機弩。况假合能有幾時？玉貌朱顏，轉眼而鷄皮鶴髮；好醜無聞！一味金牀象枕，回頭而骨冷魂消！愚者沉焉，達者笑之。故琴瑟取諸關雎，樂而不淫；牀笫戒乎牝鷄，禮以防亂。迺有唐關多穢，恣情漁色，納子婦爲號，太真寵妃姊而封列土。華清水滑，凝脂流合，歡之香，繡嶺塵飛，連騎貢側生之笑。堂開錦繡，排甲第于雲霄；門列戛戟，擲步沉于金玉。雕麟織鳳，羅執窮天女之工；玉脍冰鱗，水陸盡窮民之血。以茲淫風相煽，陰氣乘權；蛾眉嬌姝，鴛鴦入鳩鴿之羣；碧眼胡兒，虎豹結狐狸之黨。洗兒之金錢一入，漁陽之鞞鼓忽來；鳳輦雲奔，馬嵬塵起；路旁棄霓裳之寶器，道隅走乞食之王孫。遂使螻蛄投環，羊頭貫擗！七夕密約，化爲烟冷；三峽淋鈴，魂消夜雨矣。不亦悲哉！然後知玉碎香殘，前日之珠翠也；羯鼓微塵，前日之歌舞也；手掬麥飯，前日之珍羞也；以鎗揭首，前日之劍南旌節也。樂極而悲來，物窮而理返！是故君子土木形骸，電光富貴，性不以情移，而義

不以愛亂，蓋審于濃淡久暫之間，不以彼易此也。

沉香亭牡丹清平調次韻

冰肌玉骨月爲容，久厭胭脂入畫濃。洗淨鉛華應不染，天台姑射一時逢。  
並蒂連枝笑合歡，玉容常自月中看。姚黃魏紫爭承寵，冷蕊天香未可干。  
石家金谷暗生香，風雨春深自斷腸。爲囑花神好護持，明妃馬上不成粧。

廣陵芍藥五言一律

漢宮仙掌露，春色上華簪。影漫盤盃玉，光搖圍帶金花。王總讓寵，蝶使莫相侵。應有東君薦，鶯銜到上林。

真本續金瓶梅

原來二女子詩中，均包藏深意，說那沉香亭牡丹，不愛繁華，甘心枯寂，每一首末句，却有自寓的意思。這芍藥詩，却說的富貴，有金屋貯阿嬌，昭陽第一人的光景。那玉盤盃，金圍帶，乃芍藥佳種。真是詩中李杜，女中的謝道韞！其餘合式的女進士，或有好句，不能遍傳。到揭曉傳臚，女狀元宋娟在公堂上，插了兩朵金花，兩肩上十字披了織錦金緞，兩對綵旗，四名鼓樂引

導，當堂上了四人大轎，送歸及第。榜眼王素娥也是一樣，却是綵緞一對，綵旗一對，探花柳眉仙也是一樣。到了三甲以下散進士，不過二枝鍍金花，一對紅紗，二人轎子，俱鼓樂引着，送在大營裏，見了四太子謝恩，聽候發在那里。那時兵馬急着渡江，一面拷逼富戶，一面搜羅婦女，兀朮只選了幾個會彈唱的隨營，把這女狀元二甲三甲共選取的八百女進士，一時沒有這個落地，又不便發回本家，怕有逃亡走匿，便叫王推官安置。只有瓊花觀地方寬大，把上下房道官火竈，一齊趕散，將這婦女們，權且安置。使老成番官看守，把大門封了，不許親戚往來，以待平定了江南，往燕京進獻給金主。這些婦女的父母們，在外哭哭啼啼，要往裏送飯食衣裳，却又多所阻難，十分悽楚不題。

却說那兀朮太子，和這粘沒喝幹離不，一班番將，不消說朝朝醉樂，夜夜歡歌，只這蔣竹山一個窮光棍，坐擁着百萬金銀，每夜到有良家女子十餘人，暗侍，清歌妙舞，不在這欽選以內的。苗青和王起事秀才，一班鹽商的子女，金帛珠玉玩好，沒般不奉承，真是富過鄆塢，白璧滿，花逾金谷，綠珠多。一日傳下令來，要刻期過江，先發了一封戰書，與宋朝都統元帥韓世忠，

金山會戰。韓世忠也差官送了五百個黃柑來道：「北軍過江，願作浮橋三座，知大軍遠來，謹以黃柑五百解渴。」兀朮大喜，賞回差官，刻日決戰。因知道蔣蠻子不慣行兵，把苗員外封了揚州副都管，和蔣竹山權守揚州，催兵餉接應。分了一班番將過江的汛地，要一鼓而渡，十萬人馬，真有投鞭斷流的光景。兀朮到了金山江岸，看着金山下的南船，一隻也沒有，江南城郭隱隱，全不見旗旛，正不知韓都統的兵機如何？一時軍機嚴重，那裏還去顧揚州城裏女進士們的死活！正是：

花花柳柳原從南國生，  
燕燕鶯鶯盡被東君收去。  
蔡女多才，但做胡笳十八拍；  
昭君美貌，空傳琵琶五言詩。  
阿姊阿妹，忽改做阿弟阿兄；  
大喬小喬，沒處覓房師座主。  
妬色梨花逢暴雨，能言鸚鵡入金籠。

## 第五十二回

韓世忠伏兵走兀朮

梁夫人擊鼓戰金山

幽巷年年惜顏色，枳花竹葉常相憶，遠山澹掃宜不宜？夜夜金釵愁嘆息。可憐十五未嫁人，玉顏寂寂低歛衽，春樹探桑溪水曲，宵燈織素付東鄰。蹉跎愛惜度年光，眉黛何如怨恨長？蝴蝶飛來嬌不語，鴛鴦獨宿夜偏涼。何處鳴金動地來？一齊驅向馬虺虺，錦營賊帥相思夢，颯娘賢王合盞杯！蔡琰聲悲十八曲，家少黃金見誰贖？丁香枝上不禁春，血淚明眸空斷續！故鄉人遇意殷勤，爲說家園兩地分，父母荒郊何處別？長兄聞道又從軍！生嗟薄命隨流水，玉門關外何時死！新粧莫保遭亂離，夢魂驚顛胡如此？惆悵會無古押衙，劫取園陵小內家，止餘隙老含糊眼，哭遍邊城百萬花！

話表揚州兵燹，婦女流離，盡爲金兵所擄，那分得良家娼妓？那論得美惡？貞淫？就如那春

色將殘，百花凋謝，被那狂風毒雨，打在泥土坑裏，爲人踐踏一般！還說甚嫩綠嬌紅，濃香妙色？道便是士女淫奢太過，自然釀出這個大劫來，憔悴飄零一番，纔完得盛衰的理。原是人生遭遇不同，苦樂各別！就如那百花，也有生在深山窮谷中，不見風日；也有生在金谷名園，折在高人才子書室香几之上的；也有被村夫醜婦，折來拋在路旁糞池溝洫裏的。如不遇時，那怕他是國色天香，賤如糞土；要遇起時來，就是那野草閒花，一時名成，做出一件超羣出類的事來，也要傳之不朽！豈不是各人的遇合，分甚麼貴賤？

且說揚州東門裏，有一王秀才，生平止一寵妾，是個有名的美人，能文善畫，才藝無雙。二人相得，寸步不離，如掌上珠一般，打扮得珠翠綾羅，奉承他百依百隨。後來王秀才因色慾過度，時常吐血，不敢縱慾。不消一年，到因寡慾受胎，生了一個兒子，越是夫妻情重。他還有個大娘子，却丟在一邊。一家三口，在一所花園裏，收拾得雪洞般的畫房，快樂地過活。尤其他夫妻二人，就是比翼鳥，連理枝，也比不過他們情厚。忽然金兵進了城，倉猝間各人逃命，都分散了。這王秀才隔壁，有一座當舖年久了，故衣櫃架甚多，只得自去藏在一層平天板上，下面俱是



衣架木器遮掩着。到了天晚，只見幾個金兵進來，照了照見沒人，把架上衣服揀好的儘力包了去。落後又擄了兩個婦女來吃酒，圍了一會，各將擄的婦女一同去睡。只留下一個美婦人，陪着個兵丁，在這當舖閒牀上歇宿。王秀才伏在天平板上，嚇得一口氣也不敢喘。他從板縫裏往下一看，這婦人你道是誰？原來就是他嬌滴滴的愛妾！如何却落在這番兵手裏？眼見得她決不肯失身，平日裏的志氣，許下同死同生，如何肯從他？一面想着，又是疼又是怕，却聽得一片聲響，那婦人早把衣服脫淨，顯出那白光身子來，嬌聲浪語，極盡奉承。口口聲聲道：「快活殺我了！隨你怎麼，休撇我去了，撇了我也想殺了！」番兵樂不可言，細問你是誰家娘子？這等有趣的緊！丈夫是個甚麼人？婦人道：「俺丈夫是個秀才，生的人物也好，只是身體虛弱，不中用；我今日可死了心了，隨着你吧！不遇到你，我也枉自托生了一個婦人，好歹你把他殺了，同你一處過活去罷。」這王秀才就着燈影，看得分明，只見他令寵，把奉承他的一套本事，多使出來奉承那番兵。王秀才氣死了兩遭，先見她上牀去，酸心了一個死，後見她要殺了他，跟着番兵，又恨了一個死！到了天明，番兵聽到角聲，要回營去，還被婦人拉住不放，纏綿了多

時，方纔分手，囑付了又囑付，到晚還來，我在這裏等你。番兵道：「一四王爺不許擄婦人，你只在家藏着，我來找你罷！」兩人依依不捨，把婦人送過屋裏去了。後來金兵出城，王秀才回家，見了婦人，說她失節，百口不承，因生了兒子，不好叫她死的。纔知道枕邊恩愛風中露，夢裏鴛鴦水上萍，王秀才以此棄了妻子，出家爲僧去了。

却再說一個娼妓，做出件翻天覆地的事來！揚州鈔關上，有一妓姓蘇名瓊，也是揚州有名的。她接了個布客，是湖廣人，相交情厚，把客本化盡，不能還鄉。後來沒有盤費，情願和這當行的一家住着。忽然金兵搶了鈔關，把瓊瓊擄了，和這客人一起白日拴鎖着，夜裏改用鐵練，到晚上解下婦人，却將這蠻子們十個一連，上了鎖纜睡。一口，番兵吃的大醉，和兩三個婦人一頭睡倒，却被瓊瓊偷把鐵練的鎖開了，放將客人起來，用番兵的刀，把番兵一個個都殺盡，搜出他們搶的金銀一千餘兩，和這客人扮做逃民，潛回湖廣做起人家來，生了兒子，發了十萬之富，豈不是一件快事！

看官聽說，天下事那裏想去？家婆到沒良心，娼妓反有義氣！也是各人所遇不同。這一回

單說一個妓女中的英雄，裙釵中的俠婦，具一雙識王侯的俊眼，又有一副助忠義的膽氣，後來封了梁國夫人，助丈夫封爲宋斬王，豈不是一個奇女？固然是她托身得人，原有些英雄膽識，纔做出一番大功業來，說來可羨！當初高宗南遷，統制王淵標下有一小卒韓世忠，初入行伍，在風塵落魄。偶因元旦帥府參見過堂，天未明趕得早了，在帥府轅門旁連衣睡臥。時有官妓姓梁名紅玉，也來帥府見節，來得太早，望見一隻大白虎，臥在影壁牆下，嚇得一陣沒處躲避。再一細看，却是一個軍校，手執長鎗，是一馬頭軍模樣。梁妓即時問了名姓，知是韓世忠，請到家裏，和她媽說知，要招世忠爲婿。那虔婆愛錢，怎肯招一窮軍養着他，自然不肯，打着紅玉接客。紅玉係老虔婆親生的女兒，一生一世只有靠着她過日，又沒有樂戶，一家兩口兒，養得梁紅玉自幼嬌慣，任她的性兒，要接客就接客，不接客的客，也無可奈何。因此紅玉的慣性兒，纏的阿媽不過，後來只得把韓世忠招進來。母女二人從了良，倒做起針指女工來度日，白白養着個窮軍。也是天生緣法，該享這富貴，自然湊成好事。後來韓世忠因奉了將令征勦黑風洞，親入賊洞，擒了賊首，把土寇盡平了。王統制自然有功加賞，題他做了欽錫守備，領了一千

營兵，時常隨征，到處有功，護駕南遷，鎮守淮揚，做到方面之位，不消說與夫人同享榮華。那時淮揚經了兵燹，南北做了邊關，世忠在關上，兵不足三千，餉械官廩，俱是草創。梁夫人親自編竹爲牆，縮草作履，鼓率內外將士，大有個娘子軍夫人城的俠氣。她惟一心報國，那裏似個妓女！後來因朝廷內亂，傳劉正彥挾高宗讓位，太子把禁兵奪了，朝內無人制他。因此太后秘召梁夫人，使她領兵來清宮禁。世忠聞變，即日提兵赴召，誅了劉苗二賊。高宗復位，叙她護駕勤王，功居第一。知道金人不日南侵，只有京口是南北第一個要衝，就陞世忠爲淮揚都統制，移鎮在鎮江，水陸兵馬一萬，把守着江口。這韓將軍便打造戰船，整頓盔甲，預備迎敵。又用鐵萬斤，打造沉舟的鐵鎖，俱用尖鋒鋤鉤，將船尾上鐵錨鉤住不動，用鎖封住，拖沉下水。真是料敵如神，行兵有法！常是錦衣綉馬，直臨陣前，敵人望見，如天神一般。以此南渡四大將，雖說是張浚，劉錡，韓世忠，岳飛，而尤以韓將軍更是人材整齊，膽勇出衆。他又有個嬌滴滴風流女俠梁夫人，和他同心一力，隨營出陣，常見女扮男裝，打扮做健丁模樣，銀盔軟甲，緊隨馬後。

到了紹興元年八月，江水正發，打探知金兵兩路南下，淮揚不攻而破，使人上揚州下戰

書，先送黃柑五百，叫兀朮知信。高宗時在建業，聞信先奔往杭州去了。不料金人從秀水斜渡平江，直趕到甯波，逼得高宗下海纔回。一路焚掠，無人敢敵。幸得各處城池嚴守，金人不暇攻城，也怕身入重地，連夜奔回，要在這金山下渡江。金兵擄的輜重子女人馬太多，韓世忠不等他過江，就把戰船擺成一個大營，遮住了北岸，五色旗幟，分列八門，將船搭了浮橋三座，引誘金人前來，自己嚴把江口，如鐵桶相似，飛鳥也過不去。算計已定，料金兵到江，必先窺我的虛實，和江中的去路。只有金山寺頂上，一座龍王廟極高，往江北一望，可見百里，料這金人狡猾，定有主將偷來看我們的營寨。韓將軍即差一員有膽略的健將，名叫蘇德，到帳下分付：此去龍王廟，只用一百健丁，五十人埋伏在寺外岸邊，五十名埋伏在廟裏，悄悄使一人塔上窺看，但見金將進廟，塔上鳴鼓爲號，岸上五十人先攻進去，金兵心虛，然後廟中人殺出來，兩下截殺，可擒其將，計較已定。却說兀朮到了江南岸邊，遠望江北一帶，戰船排列數十里，旗旛飄揚，船上樓櫓似城牆一般，如何衝得動！又有百十號遊兵小船，俱是一船六槳，搖櫓如飛，四面弓箭火器亂發，那中軍水營，都是海船，長檣樓船，前後牆桅密麻似高二三十餘丈，金鼓旗號，插着

「都統韓」大纛旗，不知有多少兵船，怎敢輕渡？但見：

旗分八面，船按九宮，橫江舳舻走蛟龍，守口艖艦如虎豹。大船上弓弩連排，只聽得一片聲梆響；遊船上棹漿亂滾，驚動着十里星飛。軍容如鐵壁，船面畫青雀黃龍；陣勢似金城，旗影捲宮雕白虎。這吳中水手慣鬪船，人稱海鬼；兩隊長蛇能破浪，船號江鯨。轉舵時大鵬展翅，無翼而飛；扯篷時三桅穿枝，盤空而上。隱隱陣雲爭北固，騰騰殺氣護南都！

原來韓都統的兵，扎營在金山寺下，金兵從南岸來，要奪江口，扎營在金山之左，開了土人，要上金山，一看南北形勢。知道龍王廟在金山頂上，望韓都統營裏，看得十分親切。因此兀朮領了五騎人馬，俱是心腹番將，不帶旗鎗隊伍，悄悄出營來。見宋營兵船不動，沿江裏靜靜的一隻漁船也沒有，便從船上牽馬騎來，按轡徐行。走到金山脚下，望着龍王廟不遠，只有一所古廟，幾間僧房，連一人也不見，揚鞭逕上。到了廟前一箭之地，這兀朮果然十分狡猾，心裏跳了一跳，就勒住了千里龍駒，叫兩騎馬上番將，先到廟裏，看看動靜，自己就在廟門外觀看。

光景。那蘇德坐在塔上第四層高處，看得分明，見五匹馬從金營船上前來，果如元帥所料，今日正好立功。那知道兀朮立在門外，却不進廟，先使二馬進廟探聽。這蘇德見二馬進的廟門，真如虎入深坑，鵬投羅網，便把軍中的金鼓打起來。這廟外岸上五十名兵，看得分明，見兀朮還不會進廟，騎的是戰馬，一見埋伏，必然退走，又不曾進門，如何攔擋得住？因此不敢出頭，要等他進了廟門，只擋住在門首，自然飛不將去。那廟裏埋伏的五十名兵，見塔上鼓聲不絕，又見兩匹馬進了廟，那知道還有三匹馬在廟外，只得一齊殺出。廟裏窄狹，不用弓箭，俱是短刀鉤鎗，早把二員番將，拖下馬來。那廟外三匹馬，聽了戰鼓心疑，正要勒馬而回，忽見廟裏喊殺起來，知道中計，即時撥轉馬頭，往山下江口而走。這廟外伏兵，見這三匹馬回走，方纔出來截殺。原來山路甚窄，一面是江，放不開馬，走到了石崖邊，被宋兵一撓鉤，將一個穿紅袍玉帶的鉤住，拖下馬來。只見這個番將，十分英勇，把腰刀拔出來，將鉤桿砍為兩段，使了一個鷄子翻身，上馬法，騰空跳上馬去。還有一條大濶，三丈寬闊，被宋兵把住石橋。那番將把馬連打三鞭，從平地一躍而起，三匹馬一齊蹀過去了。這一百步兵，如何趕得上，只捉得廟裏兩個番將，

也是有名的都護，細問起來，纔知走了的是兀朮四太子。蘇德叫苦不迭，只得把二將綁來，見了韓都統，聞知走了兀朮，氣憤不絕，把蘇德要斬，細問他肯進廟，廟外伏兵不敢先發，以此脫逃，只責了四十大板，使他帶罪立功，一面預備江中大戰不題。

却說兀朮走回營來，真是忙忙如漏網之魚，急急似脫鈎之兔，喘氣吁吁，坐了半日纔定，即聚集龍虎大王粘沒喝等，商議要乘夜過江，叫粘沒喝將五萬人馬，大小船隻千餘號，都是捉的客商鹽船，船工們原不是戰船上走慣了的，如何敵得韓統制的海船，使起風似山一般，厭下來，連船都得衝沉，那怕你千軍萬馬，弓箭刀鎗，也沒用處。這金人原是拐子馬，利于野戰，只爲乘勝持強，又曉得江南無備，直趕到溫州纔回來，今日遇着韓都統，安排在江口邀截，如何不懼。因定了一計，令粘沒喝用兵五萬，先堵住他焦山大營，却將小船由南岸一帶，迤斜往上過江，爭這龍潭儀徵的路，直入建康。議定三更造飯，四鼓拔營，五鼓過江。他首尾不能相顧，各自磨刀拈箭，勇氣十倍不題。

却說韓都統見兀朮走了，悶悶不樂。梁夫人在船上接着，問了備細。夫人道：「此虜窮寇，



利在速戰，只在今夜，定要前來廝殺；今大將軍只在中軍船上，使遊兵堵截，怕不能抵敵！若走了兀朮，千里長江，便保不住這東南半壁了！如今我兩人分開軍將，將軍管領兵截殺，妾司中軍旗鼓；金人多詐，怕他一面攻戰，一面過江，叫我兩下遮擋不來。如今只以守江為主，將軍管領遊兵，守護北岸，妾管領中營水兵，守着中軍，任他來攻，只用火砲神弩敵住，不去追他。他見我不動，只得渡江，那時將軍只看我的白號旗爲令，中間大桅上，立起樓櫓來，妾親自擊鼓，鼓起就進，鼓住則守；金兵往南，白旗南指，金兵往北，白旗北指。將軍領兵八千人，分作八路，俱依鼓聲和桅頂上號帶截殺，金人自不能渡江了！就不殺他片甲不回，也使他從此落膽，再不敢窺我江左一步。」韓都統大喜，卽時夫婦二人，叫軍政司立了軍令狀，看梁夫人披袍貫甲，窄袖弓鞋，布置了守中軍的兵將。把號旗用了遊繩鐵環繫住，看金兵往那裏渡江，就往那裏扯起。四面大船，都看中軍旗號；四面遊船，分了八八六十四隊，隊有長，俱看中軍旗號。這些遊兵搖櫓的，飛也似去了。布置已定，在中軍大桅頂上，扯起一個小小鼓樓，遮了箭眼。到了二更，梁夫人踏着雲梯，領一家將，管着扯號旗，她把纖腰一聳，蓮步輕移，早已到桅杆絕頂，離江面二

十餘丈，看着金營人馬，如螞蟻相似，那營裏動靜，如在足下。江面不過十餘里，被一個梁夫人，看做手中地理圖一般。韓都統自去布置截殺不題。有詩讚梁夫人英雄處，詩曰：

舊日平康妓，新從定遠侯。戎粧如月李，劍佩更風流！眉鎖江山恨，心分國士憂。江中奏敵愾，贏得姓名留。

却說金兀朮到了三更，吃了燒羊燒酒，衆軍飯飽，却不肯鳴金吹角，只悄悄開船，以胡哨爲令，五萬番兵，架着千號南船，望焦山大營進發。正是南風，開帆如箭，早被金山下宋營裏哨船探知，報入中軍。梁夫人久已准備停當，這大海鯨船，俱是尖底平板，上面一帶，掛上箭板牛皮，釘裹如鐵相似，刀箭俱動不得；上了敵樓，一面豎起砲架弩架，使力士遠處砲打，近處弩射，如何近得前！却俱要啞戰，不許吶喊。金將粘沒喝將到船邊，一齊吶喊，這裏全然不動。那南船的艙公，那個不望殺敗了金人，誰肯拌命上前？到了三里外，俱在江裏拋下楫，連殺幾個也不肯動；會水的都跳在江裏，浮過宋營裏逃命去了，直打的南船七零八落，如雨打梨花一般。那金兀朮幹離不和龍虎大王，却從南岸迤斜開船望江北來。怎當得梁夫人在船桅頂上，看得

分明，即將戰鼓敲起，與雷鳴相以，一枝號帶，帶着燈籠，從桅頂上用遊環扯向南方。眼看天明，見兀朮往南，韓都統也向南，兀朮往北，韓都統也向北。兩軍相距，不得不戰，那知道沿江先埋伏了鐵練，暗用利鉤，鉤住南船描索，再走不去的，却用大船一衝，這小船如何當得起？把南船上人俱壓翻水裏，早把龍虎大王和一百餘番將，一齊落水。這邊水軍，如走平地，早跳下江去，一人一個先淹死了，纔掙活的上來。只這一陣，把兀朮殺得上天無路，入地無門，不敢回金山番營，早趕入黃天蕩去了。這大營裏中軍的船，也隨後移營趕去，見了得勝，那戰鼓越發鏦鏦聲不絕，險不打壞了細腰玉腕風流臂，喜透了香汗春融窈窕心，至今宋史一筆書：『韓世忠擊敗兀朮于江中，妻梁氏親擊桴鼓助戰。』豈不是女子中的英雄奇事，使人千載敬服！後人有詩讚曰：

一聲鼙鼓震高航，殺盡南侵十萬羌；不及裙釵猶有氣，一提空自說漁陽！

原來那黃天蕩，是江裏一條水港，兀朮不知水路，一時被宋兵殺敗，將船趕入港中，指望一步步上北，可以得路。那知道這黃天蕩雖然寬大，久已湧起泥沙，把水漸漸乾涸，連大船也

走不得，只有漁船可行。韓都統打探兀朮進了黃天蕩，喜個不了，說這賊活該命盡，此乃一條死水，無有去路，不消廝殺，只用一枝兵守住黃天蕩江口，他出不來，不消數日，糧盡餓死，從此高枕無憂，再無走脫一人之理。那時八月中秋，因得了凱音，把住江口，十分欣幸，又感激梁夫人登樓擊鼓一段義氣，看着明月如畫，這些大小戰船，排作一字長蛇陣，足有數十里之遠，船上一帶燈光，如火輪星毬一般，軍中歡聲如雷，奏起樂來。那韓都統十分得意，忽然乘輿要與夫人夜遊金山看月，登塔頂望這金營氣色。那時便傳令上金山，那軍令何等威嚴，早安排下兩桌上席，一班鼓樂，玩耍大戲；江南品物，原是齊整，況是元帥，無一不備。又傳令頒賜羊酒，給各營將官賞月，輪流巡守江口。他二人坐一隻大船，隨着十數個家將，吹吹打打，月色波光，清吹細樂，夫人換了一身艷服，伴着韓都統，錦衣玉帶，歡飲而去。那消一更時候，到了金山，停舟郭璞臺前，步上山來，早有山僧鳴鐘迎接，傳令移席妙高臺賞月，辭了山僧，自有一班家樂伺候。韓都統月下，一望江北，燈火全無，只有江船上燈如星密。正是歡樂，大有曹公赤壁橫槊賦詩光景。只見梁夫人對坐，不甚開懷，蹙眉長嘆道：「將軍不可因一時小勝，忘了大敵！我想兀

肅智勇兼全，今不生擒，必爲後患。萬一此虜逃去，再來報仇，那時南北紛爭，將來不爲有功，反爲縱敵，豈可因遊玩懈了軍心！韓都統聞言，愈加敬服，說：「夫人所言，可謂萬全，但此賊已起入死地，再無生路，不過十日絕糧，便當活捉，以報二帝之仇！」言畢，舉杯連飲數斗，月下拔劍起舞，誦岳武穆滿江紅一首：

萬里長江，淘不盡壯懷秋色；漫說道秦營漢帳，瑤臺銀闕！長劍倚身氛霧外，寶弓掛日烟塵側。向星辰拂袖整乾坤，難消歇。龍虎散，風雲滅，千古恨，憑誰說。對山河日

淚沾襟，血汗水夜吹羌笛管，鸞輿歲老遼陽月，把唾壺擊碎，問蟾蜍，圓何缺？

却說這兀朮太子和粘沒喝，離不兩員大將，領金兵十萬過江，被韓統制一陣用鐵鎖沉舟之計，淹死一半，殺傷一半，還有一萬，俱在小船，不上五百號。初入黃天蕩，不知路徑，問了河船，纔知是條死港，不退出大江，再沒生路。到了次日，兀朮差番官來求和，情願進貢名馬三百匹，買一條路回去，從此永無侵犯。韓統制不准求和，把來人割去耳鼻，逐回。兀朮領兵死戰，衝奪江口，被宋兵把住，如鐵壁銅牆，如何近得？遠遠用火砲神弩射住，一連幾次，再不能近。遣

番官在船上說：「四太子要請都統韓老爺當面打話。」韓都統把船分作左右兩營，將中軍大船放開，船頭上弩弓砲架，高下數層，預備金兵多詐；那船上金鼓旗旛，有幾班錦衣綉襖長鎗利斧的甲士，好不雄勇。這金營裏也分開戰船，兀朮獨坐着一隻樓船，去韓都統船有二百步，共插住了船脚。兀朮向前脫帽下跪，陪罪告饒，使通事船頭傳話說：「從今和好，不敢再犯，情願對天盟誓，望乞放路回國。」韓都統在樓船上高坐，錦衣玉帶，金盔銀甲，十分威嚴，說：「你家久已敗盟，擄我二帝，佔我疆土，除非是送還我宋主，退回了汴京，方可講和，今日之仇，不共戴天！」說畢，一聲砲響，船上神臂弓弩齊發，照金兀朮射來，如雨點相似。原來神臂弓是諸葛武侯所置，一弩有十矢之力，一匣發二十矢，俱是毒藥竹箭，透甲入骨，見血就死，所以金人甚怕此弩。兀朮險不中箭，忙退入船中，逃竄而去。宋營的兵船，一齊回營，也不趕他，只守住江口，料不能逃了。

那金兀朮困到七日，糧草斷絕，殺馬而食，料無生理，出榜問計，有能定策通路江北的，賞銀五百兩。忽有一個閩人，被擄在營中，自言能知出江的路，揭了榜文，來見兀朮說：「這黃天

蕩通着老鶴河的水路，老鶴河一條小道，可通建康秦淮，只因連年淤塞，商賈不行。如今殘兵三萬，分了汛地，每人立在淺水上，一人一尺，不消一日夜，可開三十里，連夜直開，通達建康，還可取勝。」兀朮大喜，賞了閩人五百兩，封他爲嚮導官，率領金兵開河。兀朮先自下水，用鐵鋤挖土。衆將官見太子下水，人人奮勇，立在淺處，不消二日，直接了老鶴河水路，把大船丟下，俱用小船，將人馬渡上建康的大路。那韓統制的兵，只守住江口，到了十日之外，只見金兵船上烟火俱無，還怕他有甚詭計，不敢近攻，報與韓都統知道。遂令水營遊兵，兩路夾攻，到了金兵大船上，甚麼見個人影，那知他詭計通天，絕流而去。韓都統大船，自來接應，聞知走了兀朮，恨得暴叫如雷，那裏趕去？梁夫人自去臨安請罪，反參韓世忠恃勝玩敵，逗留不進一本。高宗先聞捷章，喜出望外，自南北交兵，不曾有此大勝，終是敗不掩功，還加了世忠爲兩浙制置使，以都統待罪立功。不知這兀朮四太子回路如何？真是：

檻棲籠鳥失羣魚，狡詐金兵失故居；不遇閩人開水道，中原安得屬單于？

## 第五十三回

### 雪澗師破佛得珠

### 王杏菴捐家造寺

閒遣歌兒解臂鷹，半囊詩稿一枝藤，難尋萱草酬知己，擬折蓮花供聖僧。骨肉欲拋翻有礙，才名久謝號無能，鹿門學得龐公法，洗盡塵緣是大乘。

却說今日這雪澗禪師，係古佛化身，普遍大千世界，爲大事因緣，在泰山後石屋修行，假名雪澗，超度宋朝末遭劫衆生，接引阿羅漢了空成道，先在清河縣觀音堂行腳施茶，後來納孝哥，遇難出家，改名了空，又住錫在王杏庵善士村毘盧庵裏，一住三年。了空因遇了家人玳安，探知母親月娘在淮安府，辭了雪澗老師，二人往南探母，自是佛法中先完天倫，後成正覺的道理，一去三年未回。這雪澗和尚，一個人守在庵裏，沒個徒弟，燒火掃地，種菜打水，俱是獨自料理。後來招了個道人，是汴梁避兵走下來的，生得虎頭鷹眼，一部黃鬚，拿個木魚，來庵上



化齋，見庵裏無人，情願隨師父修行，剃度爲僧。禪師慈悲，擇日與他削髮，起了塵，叫他燒火造飯，掃地淨廁，雪澗還帮他一半。原來這佛教中叢林裏，多有不學好的游僧游道，借出家爲名，遮掩着十方；這道人原是汴梁大盜王善標下遊兵，後因留守東京的宗元帥死了，各人逃叛，又犯了法該斬，却走下來，粧做道士，在昆盧庵藏身。那裏真正有出家的心腸！初時只道雪澗和尚在此安閒，吃自在飯，那知他是出家苦行的僧，行普賢的行，從早忙到晚，四更起來，打水燒火，纔忙得飯熟，又挑糞擔柴，一個老和尚，帮他做一半，還不得手脚略閒一霎。住不到半年，被老和尚用禪杖打過二次，常是罰跪清規，在佛前跪兩枝香，還不許起來。不提防這了塵存心散夥，等待老和尚出門上村裏去了，却弄起一把火，大殿原是草房，引起火來，却忙去村裏叫人救火，急等人來，大殿已燒了兩間，剛救得一尊佛出來，已燒得好似炭人兒一般。但見：

烏眉灰面，爛額焦頭。三十二好相，何曾留得白毫光？千億萬化身，無處逃將回祿劫。地水火風，跳不出娑婆苦海；生老病死，那裏有不壞金身。清涼法雨失沾濡，火焰諸天離

解救？

王杏庵同着雪澗和尚，救滅火，請出雕的一尊檀香佛像，燒得烟薰火燎，通不莊嚴了。這王杏庵甚不過意，說叫大家布施銀子，另雕新像吧！這老和尚也不憂不惱，笑嘻嘻道：「這塊木頭，原多出這些罪礙來！依我如來法，原不會有像，教衆生人人自覓他的佛性，謂之滅度；只因佛滅度後，天人諸國，分去舍利，各國供養，因思慕佛的面貌，一時不得親見，西域優填王，起造一尊佛像來，以金爲寶，却使真金鑄了；因此金身，相傳東土，添了許多色相，人人反執像是佛，不能反身見佛！因立佛像，却漸致叛佛求像了。」卽時取一把劈柴利斧來，將那火燒的佛像，乒乒乓乓砍得稀爛。王杏庵合掌念佛，那裏敢勸。正砍到佛腹中間，只聽得一聲響，迸出一個紗囊來，却是甚麼東西？但見：

寒光閃爍，瑞彩陸離；光溜溜驪龍領下，摘將一串瑤珠；圓陀陀老蚌胎中，吐出幾輪明月。龍女擎來，洗淨六塵全不動；牟尼頂出，光明萬劫照初圓。凡夫貪愛，豈能剖腹深藏？楚國珍奇，未必走盤照乘。洗垢自成如意寶，辟塵實有定心珠。

當初薛姑子在日，曾收下吳月娘一百八顆胡珠，縫在一個黃紗袋中，藏在佛腹之內，又

叫匠人使金漆補了，今經十餘年來，沒人知道。今日活該此珠出現，以助修寺造佛功德，豈不是件異事！有詩曰：

剖腹縫珠事莫疑，人人衣底有牟尼，安知珠得依然失，珠去珠還佛自知！

王杏庵和一起救火的檀越善人們，見長老劈佛，心裏不忍，大家都有些氣憤。方纔要勸，忽然劈開胸腹，漏下個七八寸的紗袋來，乃是一串一百單八顆指頭大胡珠，足有十二兩重，實是無價之寶，不知此珠何來？豈不是天賜奇珍，以完佛事！這雪澗和尚卽忙拈香禮佛三匝，同大衆念佛不絕。依着王杏庵，勸住長老，不可劈壞佛的下身。長老不聽道：「有此佛珠，另造新像，蓋起大雄寶殿，廣立叢林，不如火化了此像罷！」卽時用火架起，只聞一天檀栴香氣，化而不留。這裏衆人拜了韋馱，發願另造佛堂去了。這一百八顆明珠，在雪澗手裏，一時沒處收藏，到是一件罣礙。想了半響，只有一件破碎衲襪禪衣，是我自己出家時穿的，到晚來燈下無人悄悄將珠子取來，拆開胸前一方破補的衲布，藏在中間，用線密密縫緝，誰知他衣褐懷寶？却說這了塵是個積年強盜，放火時原要走的，因庵中無物可取，空身出去，又沒盤費。不

料見了此等明珠，千金之寶，正要設計圖謀，藏起一口切菜刀，要等半夜殺了老和尚，得此珠寶去罷。到了三更時分，了塵取刀，先已磨得風快，行到禪堂窗下，見老和尚正縫衲襖，藏珠子哩，看得分明，却前脚一似釘住一般，站到天明，還挪不動。只見老和尚房裏開門，拿着一根禪杖下牀來，嚇得了塵走不迭，把刀丟了，却取個掃帚來掃那破屋下磚灰。老和尚道：「了塵！你把這燒壞的木料磚石，各自一堆堆壘起，後廊上我自己去打掃罷。」便取了個竹筐掃帚，往後廊上去了。丟下房門，只一領破衲襖，撇在炕上，料沒人知道中間有寶。却不知了塵半夜來害他，早看在眼裏，見老和尚上後廊去，料有半個時辰，看見房門不曾鎖，一領破衲正丟在炕上哩，即忙進去取了衲襖，拿個木魚桿棒，往外就走，不走大道，從小路落荒往南而去。詩曰：

纔得逢珠又失珠，不逢碧眼却逢愚，由來罔象真難覓，赤水茫茫海又枯。

却說那王杏庵從來奉佛齋僧，因自己兄弟妻子俱無，年過古稀，想來一生立下的家業，都沒處去用，見昆盧庵草殿遭火，佛像現珠，有此一件奇事，豈不是天獻佛寶，我的一點至誠，感動觀音菩薩，如今造起一座大寺，另換金身，也不枉我王杏庵爲善一場。那日辭了雪澗和

尙回家，將一村裏平日同心的檀越善士們，請將來客廳裏坐下，王杏庵合掌胸道：「衆位高鄰親友！我想毘盧庵被焚，要從新創立，一時無從湊出錢糧。我老拙一生一世，積得一個小小家私，原和兄弟子姪支撐門面；如今兄弟無人，子女沒有，留下這分家私，也無處費用，只有幾個族人，也是掌不住財的。如今要學個給孤長者，雖沒金磚布地，那龐公放來生債，也完了自己一片誠心！今日請將衆親鄰來，把家中莊產銀錢，糧食牲畜，開出一本清冊來。我自己一人，不能料理寺上大工，請衆位分領了執事去；或是管燒磚瓦，置買木材，監管匠役金漆油粉，只要百日完成了佛刹，却不算計費財多少，大家共襄善舉，也完了這修造佛事的一場功果。」說畢，卽叫了兩個都管來，把家內庫藏打開，只見：

白的是銀，黃的是金。掘開地窟，四方打就金磚；擎起天平，十換鑄成銀餅。管衣服的架排錦綉，穿不盡異錦綾羅；管珠寶的櫃滿琦珍，識不透前朝寶玩。縱使素封誇倚頓，不將青蚨羨陶朱。

衆親鄰看了一本大冊子，約有十萬財帛，都驚愕不已。又將後園倉囤取開，真是稻梁充

切，三十年吃不盡的餘糧；米麥朽陳，萬戶候算不清的豐富。衆親鄰看了倉園，足有十萬餘糧；又將騾馬牛羊，各店債簿，一一開明，也是個積年勤儉的田舍翁，百貨充盈的多福神。又有崇樓高閣，彩畫廳堂，水碓山場，果園菜圃，米店布店，油房麵房，件件都是合天理的生涯，順人情的利息，驢馬成羣，牛羊上萬。王杏庵把家私分作三分，一大分修理佛事，二小分周濟貧人，贍養宗族；以前欠債，各店賬目，一火而焚，這纔是撒手到頭留不住，回心轉眼總歸空。不消一月，這親鄰們領去金銀，鳩材興工，也有燒磚瓦買木石的，也有上臨清買顏料金漆的，那消半年，蓋起三間琉璃大雄寶殿，雕了一尊檀香毘盧佛，比舊像更高二尺，前後山門，禪堂廚房經閣，一齊造起，金碧輝煌。那雪澗和尚，因不見了明珠，要去游方尋覓，因造大寺，又住下了，自己燒火管理工匠的齋飯，閒來各處打掃乾淨。後又請了一位法師，是汴梁來的大相國寺和尚，法名性朗，來講三部大經。轉瞬把這一座草庵，已成了大刹叢林。功成之後，王杏庵又將自己住宅，改做一庵，供養觀音大士，忽然一日，請將雪澗和尚同衆善信來，說了數語，合掌坐化，遺命留龕，立於毘盧寺後不題。未知雪澗和尚後來功果何如？正是：

衣底佛珠迷不見，空中梵閣結將成。

## 第五十四回

揚州城刀剛苗員外

建康府箭射蔣竹山

久戀榮華與未闌，無言天道自漫漫。笙歌聒耳紅粧亂，勢位熏心白髮殘。那塢金錢封爵厚，迷樓風雨過江寒。應知遲早終歸盡，造物愚人紙上看！

話表金兀朮十萬人馬過江，被韓世忠殺得大敗，無路可歸，幾次哀告求生，俱被神臂弩射回，趕入黃天蕩，不得渡江，指日生擒，再無生路。誰料天相金朝，出來一個閩人，指出一條活路，潛溝建康。金人日夜開鑿，把人馬渡盡，韓都統方才知覺，已無處追趕，只得上本請罪。高宗因功免議，許其帶罪立功。那金兀朮似漏網遊魚，脫籠狡兔，急奔揚州。那知元帥岳飛，從江北提兵接應，八百精甲，三千步卒，把兀朮的人馬，趕在江邊泥溝陷坑中，一陣殺了個罄淨，剩不下一萬殘兵，不敢回揚州，迤邐往淮南一路，連夜奔逃。岳元帥直趕過淮揚地方才回。



却說這揚州城原留下蔣竹山苗青做了都督，同番將李董等五千老弱鎮守，接應江南兵餉。自兀朮渡江，追逼高宗下海，這揚州城廂鹽商大戶，死的死，傷的傷，子女金帛，搜括已盡。這苗青和王起事秀才，同蔣竹山，架着金兵將大家小戶，不遺一家，追拷捆打，日甚一日。這些百姓們，真似釜中游魚一般，生死不保，挨得今日，不知明日如何？就中有個好漢，姓李名安，原係山東周守備府中有名的家將，後來因汴梁失守，投在宗留守標下，南渡後流落揚州，做些小生意養母。此人武藝出衆，膽勇超羣，見苗青一般奸細，引金人進城，久已不平，藏在百姓人家，有舊日結拜的十餘個意氣兄弟，都是些營裏舊武官們，動得手的好漢，大家商議，待金兵大營南渡後，城裏殺將起來。這些守城的金兵，不過幾千老弱，久已足心，那裏還提防着百姓起義？只因金兵勢大，不敢動手，却差幾個心腹，往瓜州打聽兀朮過江，韓將軍的勝敗，以便舉事。後聽得兀朮大敗，走入黃天蕩去了，大家喜歡不盡，連夜糾合起有膽略的壯士千餘人，定日在天甯寺取齊，舉火爲號，先拿住苗青，以報獻城之恨。正是惡貫滿盈，天從人願，不數日兀朮敗信到了揚州，李董正忙着點兵接應。這李安怕日久漏洩，一面差心腹投岳元帥營裏告

密，一面城裏佈置，怕金兵走脫，到了半夜，塔上舉起火來，滿城吶喊，亂殺起來。

原來金人破了揚州，料南人軟弱，決不敢反叛。這些番將們，那個不是醉擁紅粧，晝夜縱酒狂淫的！就是這馬步兵卒們，也都放膽恣淫，日日醉生夢死，全無隄防。忽然半夜一聲喊起，只叫「休要走了番賊！」那些有膽量受冤屈的百姓，成千累萬，上的城來，把城門把住，岳元帥的兵，早已入城，內外夾攻。這金兵營中精銳的兵馬，早都引過江去，留下老弱，不上五千，一個個束手就縛，沒走脫一人。早把苗青蔣竹山王秀才一起漢奸，背轉綁着，只李董一人，剃了鬚鬢，扮作遊僧走了。

却說這苗青和蔣竹山，從做了揚州都督，穿着大紅倭緞香肩大蟒，玉帶金貂，日夜排宴，把得的珊瑚玉器，古玩珍寶，擺設得真似骨董店一般。王起事秀才，公報私仇，詐得十萬金銀，還每日搜尋誰家有玻璃盞，漢玉杯，商周銅器，不知害了多少性命！又把瓊花觀封鎖的美人，悄悄叫出，晝夜姦淫。把這蔣竹山苗青，酒色淘的終日昏昏沉沉，只是睡睡，也是命數已盡，罪惡滿盈，全沒點活人氣兒，好似隋煬帝迷樓上酒盃不離口的光景。那日兩班女樂唱到四更，

吃得上下官卒歡騰大醉，忽然一聲吶喊，放進岳家兵來，這一驚不小！好似：

雀入雕羣，羊投虎口。短命索套住喉嚨，閻羅王忽投請帖；磨刀石砌成頸項，劊子手不久嘗新。鹽船十萬，舊元寶難認財神；侍妾百人，新春藥尙存海狗。正是從前作過事，不幸一齊來。

岳元帥進了揚州，這些百姓和軍士們殺的金兵，獻首級的，活擒的，不消一日，把金兵殺盡。百姓們焚香叫苦，細訴苗青投了蔣竹山，和王起事先將城裏虛實，私通金人，半夜獻城，把合城良民婦女，姦淫殆遍，殺死大商富戶，不計其數；現如今把婦女千人，封鎖在瓊花觀裏，自己的金銀，和兀朮收的元寶，不止三百萬，如今堆在察院裏，封着不會支動。岳元帥大怒，即將三個漢奸，綁進轅門。那苗青蔣竹山，已被百姓打的半死，只閉着兩隻眼睛；王秀才還伶牙俐齒的，口裏辯話。岳元帥審問已畢，即分付刀斧手，將苗青和王起事，綁在轅門外將軍柱上，凌遲處死；將蔣竹山押往江南獻俘。那時百姓上千上萬，那裏擠的開，及至走到揚州府前市心裏，那裏等得開刀，早被百姓們上來，你一刀，我一刀，零分碎剮，只落得一個孤樁，綁在市中心。

了膽，取出心肝五臟，才割下頭來。這王起事秀才，還睜着眼，看着剛了苗青，輪到自己，才悔他平生與詞唆訟，專以捏款開單，害官害人的報應。岳元帥看剛了苗青王起事二個漢奸，又行了一角文書，報請鎮江都統韓世忠遣將防守，並解蔣竹山去江南獻俘，他自去安撫淮安一帶城池，將瓊花觀中婦女一概放回本家，中間有死節全貞的，都行文地方官旌表；又依照原冊搜括的商民富戶的金銀，一一許本主領回，當官生理，雖然不得一半，百姓如重見天日一般，歡聲雷動。揚州都會之地，不消數月，依舊人煙湊集，商賈輻輳，岳元帥自去兩淮防禦，一面力圖恢復不題。

却說韓都統見兀朮逃回，正在發兵追勦，兵到儀徵，才知兀朮過江，岳元帥大殺一陣，直趕過淮西一路，復了揚州。只見岳元帥差標下副將牛皋，押解僞都督蔣竹山到鎮江，上本候朝廷正法。韓都統大喜，即時差官上臨安報捷，生擒蔣竹山，候聖旨定奪。不日高宗批下旨意，揚州既已恢復，所有忠義百姓，首倡義舉李安等，着一例叙功，歸鎮江營效用；僞都督蔣竹山，着押解建康市，亂箭射死，仍梟首揚州示衆。韓都統得了旨意，即差官押蔣竹山上路，一面率

領馬步兵二千，排着隊伍，從龍潭麒麟門進城，出示安撫守官百姓。那蔣竹山換了一身紅衣，頭上插了叛賊白旗，先在各門上號令一日，兩棒鼓，一聲鑼，吹一聲喇叭，一百名披甲，前後圍着的都是刀斧手。蔣蠻子一生一世，受用不盡，這番纔是他的結果！只可惜一件：這十萬鹽船上的銀子，到底不會支動；便是揚州鹽商們逼勒買命的金銀三十萬，俱交與苗青收管，下在地窖裏，到底不會動用；又可惜這些舊姨子，新美人，紅紅綠綠，何正金釵十二，粉黛兩行，俱不會着落個人兒，如何便這等了帳！那蔣蠻子平日日本草爛熟，因此將他心事，編了個藥名山坡羊，在南京建康大街上，高聲大唱：

金銀花，紅娘子，把細辛埋怨；固知道當歸，把金櫻貪戀；只待那官桂車前，指望升麻貝母，那曉的巴豆般心腸，把人參續斷，夏枯草，百藥熬煎，蜜甜的甘草，忽變了黃連；牽牛般拴着，把地骨皮剝了骨，碎補的川芎，插了些鬼箭！俺本是浪蕩子，威靈仙，大腹皮，包弄成了白刺蝟，乾海馬，飛不去的羌蠶青鹽！想我那海狗腎的春方，空費了人言！石蓮牡丹皮赤茯苓，只落了個乾蟾！

看官聽說，這苗青當日通了水賊殺主，苗青得了財寶，做了員外，也是他主人平日存心奸詐，致有此禍。那苗青從結識了西門慶，五百兩黃金，一千兩銀子，買出命來，在揚州做鹽商，終日花團錦簇，美酒肥羊，也就道天不尋他了，那知道還有天眼昭彰的日子？這王起事秀才，一生捏詞告狀，沒一句良心話，專以誣官詐人，枉直作曲，以曲作直，具一種作惡之才，因此人叫他王起事，遭着他再沒有不吃盡虧受盡累的，着他弄個精光，還不得乾淨。後投在苗青鹽店裏做了主謀軍師，把揚州一城百姓，借金兵入城害遍了，自己也得有數萬。詎料天理難容，心機無用，只好陪着苗青碎刷，平日機巧，反殺其身。這蔣竹山草頭大夫，當日過擄不殺，也就該回心行善，做些好事，却倚着四太子兀朮寵幸他，做到大官，得了鹽船上元寶，還不甘心，又結交苗青，得了揚州窮奢極欲，搜盡揚州婦女，以恣姦淫賄賂，那有個能享到老的理？今日惡貫滿盈，才知道造化鬼神，愚弄這等小人，常是縱他爲惡，等他心滿意足才吊落下來，跌個稀爛。閒話休題，却表蔣竹山遊街三日，建康南門外教場裏，埋起樁柱來，如時起一架天平相似，將蔣竹山剝得赤條條，用個滑車扯在半空裏去，好似耍孩兒打鞦韆一般。韓都統坐了大轎，

朝服冠帶，扎下大營，一隊隊馬步旗鎗，排列執事，上了演武廳坐下。那將壇上吹打三通，扯起帥字大旗來，鳴了三砲。那旗牌各官，參見已畢，教場裏人馬嚴肅，誰敢喧嘩。旋見藍旗馬飛也似跪上將臺來，報說叛逆蔣竹山已懸上箭梁，稟老爺看箭。說不多時，將臺上發一面牌來，先是馬上將官，各人比試，中三箭合式，多一箭者，賞銀牌一面；然後步下各哨官，分班射箭，二箭合式，多一箭者，賞牛肉五觔，酒一瓶。大兵射完，方許閒人亂射。擂鼓已畢，只見將臺上各官，盃甲鮮明，弓馬齊整，從臺上攀鞍，一齊放下馬來。那教場裏看的人，上千上萬，閃開三條箭路，俱躲在兩邊去了。這一班將官，俱是鱗袍銀甲，長弓短箭，十分輕快！真是：

馬如走電，箭似飛蝗。弓彎明月，滴溜溜射中心窩；羽滾流星，嚮咚咚貫穿腦額。分髮箭對燈箭，各呈巧樣；抹鞞箭，回馬箭，爭顯奇能。當日官上加官，今日箭上加箭；當日色中選色，今日弓上加弓。蓬蓬亂箭似狼牙，密密鑽來如刺蝟。

一班馬上將軍射畢，就是步兵分班較射。只聽得鼓聲亂響，那箭梁都射滿了。上堂報了箭籌，一面支賞，才叫閒人亂射。你看這些百姓，也有用箭的，那得這些箭來，俱是磚頭石塊，如

兩點一般，那消半個時辰，把蔣竹山放下來，已是當心十數箭，射死已久。然後用刀割下首級，捧上將臺驗了，封在首級箱裏，發往揚州府懸示，這纔完了蔣竹山一場公案。那韓都統放炮回營，自過鎮江把守去了，一面發兵安撫揚州，提取義士李安等陞爲營將，隨營征討，令他沿江巡拿奸細不題。

却說當日鄭玉卿因流落在表兄徐守備家，認做表弟，托他守家。這徐守備隨韓都統出征，與金人對敵，久不回家。鄭玉卿久慣風流，終日在徐守備家裏，串房入閣，與他大兒婦通姦已久，趁着金兵在江北，便拐帶婦人過江，又和當年騙銀瓶一般。那知道天理循環，疏而不漏，連夜賃下一漁船，渡到江口，被李安隊裏哨船拿住，見有男婦過江，說的話又是東京語音，即時報到大營裏來，拷問那婦人口詞，却是一口的鎮江話，男女言語不符。把婦人一拶，便即招出，却自承是水營裏徐守備家媳兒婦。又傳徐守備親到面質，才知道是他表弟，拐帶了表姪婦逃走。便發與李安，即時打了一百大棍，立斃杖下。把婦人交與徐守備領去休回母家，羞愧無地，自縊而死。這都是這些小人們淫惡的下場！真是：



貪暴驕淫事事奢，玉堂金谷鬪芳華；  
乞兒冒領千金爵，牧子徒登七寶車！  
狗尾續貂呼作寶，羊頭貫槩賤如瓜；  
早知萬箭身爲的，不及街頭賣藥家。

## 第五十五回

鴛鴦帳新婦聽經

錦屏女送夫贈衲

光明寂照遍河沙，凡聖含靈共一家。一念不生全體現，六根纔動被雲遮。驅除煩惱重增病，趨向真如亦是邪。隨順衆緣無罣礙，涅槃生死是空華。

單表這了空同玳安南來探母，在寺中失散，被強盜擄至大營，獻與淮海李全大王寨裏，給黎花鎗楊夫人收在帳下，強送了絲鞭，與錦屏小姐成婚。這了空不肯破戒，日夜與錦屏小姐講經宣卷，持齋拜佛，二人同心學道，全不行男女夫婦的事，白日一桌而餐，晚來各牀而寢。後來錦屏小姐平了黑山賊回營，楊夫人要等李全大王回來，擇吉完婚，一時也不勉強他。原來大寇李全，因降了齊王劉豫，奉令同世子劉麟，領五千人馬，隨兀朮南征，在淮安鎮守。後因兀朮金山大敗，被岳元帥領兵趕過淮揚，因此李全抵敵不住，退回山寨。那日進得營來，楊夫

人錦屏小姐接見已畢，問了平安。李全便問行後寨中情形，各山寨多少進獻？楊夫人叫營將把冊籍呈上看了，上有沙彌了空。李全大笑道：「如此沙彌，要他何用？我們又不是南寺裏和尚，北寺裏長老，收了他去燒香掃地，打鼓撞鐘；從來說僧尼三不利，就該一刀殺了，撇在一邊，却留在營裡做甚麼？」楊夫人笑道：「這個沙彌，倒比金銀財寶不同，他生的面如滿月，眉有毫光，果然有羅漢的威嚴，天人的相貌！我想女兒今已一十六歲，這山寨裏那得招個好人家兒子來做女婿？這沙彌年貌與小姐相當，天賜一對姻緣，專等大王回寨，選取吉日良時，完就婚姻！日後我夫妻兩口，又沒兒子，有了錦屏武藝，也可和丈夫成就大事。」

李全便叫傳了空來見。只見了空穿一件茶褐僧衣，合掌當胸，不行禮拜，只打一個問訊口念南無無量壽佛。這李全抬頭一看，見了空一表非俗，兩耳垂肩，雙手過膝，唇紅齒白，與錦屏小姐恰是姊妹一般，不覺十分歡喜。隨問他生時八字，恰與錦屏同年同月同日同時；又問他家鄉住處，說是山東清河縣西門千戶家的公子，就知他是大家有根基的兒子。一面讓他坐了，細問來由。了空便將南來尋母，被寺中土賊劫擄，到了大寨，專等將軍來發個慈悲，放條

生路得母子完叙勝造七級浮圖，說畢淚如雨下。李全說道：「既到此處，就是天緣了。况與小姐生時一般，正是千里紅絲，姻緣前定。」即取了曆本來看，却今日正是黃道良辰，不犯紅鸞，大吉星照命，忙傳令下去，叫整理合婚筵宴，與駙馬小姐成親。那營裏軍令森嚴，百般齊備。不一時，請了空回房沐浴，把穿的僧帽僧衣，早被服事的營兵，一頓剝了。了空無奈，只得換上錦衣巾履，從書房裏鼓樂引出。錦屏小姐退入洞房，也沐浴更衣，從屏後一班細樂擁出。早已設下香案，李全夫婦看二人雙拜天地，兩邊營將都換了吉服，排列左右。營中金鼓吹打，聒天響亮，確是好一對夫妻。但見：

男相莊嚴，女容端肅。一個價花貌霓裳，不亞帝宮天女；一個價修眉碧眼，渾如淨土比丘。一個要離色界無色界，安排坐象騎獅；一個要非想非非想，指望乘鸞跨鳳。難能阿難超三界，且使摩登同一牀。

二人拜了天地，回拜父母。交拜訖，差兩個兵婦，權作媒人，送入洞房合卺。這了空不破酒戒，小姐便輕輕接來，放在桌上，點上燈燭。二人原是同居熟了的，也不做客，依舊對桌而坐。侍

女送上茶來吃了，了空焚上一爐檀香，高聲念一卷大悲觀音阿羅尼咒，又是一卷金剛經。直  
 到一更時候，錦屏小姐卸却殘粧，來了空身邊坐着，講問經法。因問了空：「這佛道中男女俱  
 得成佛，却要女換男身，來世方成佛道，請問女身，如何得轉？」了空答道：「據維摩詰經，說有  
 一天女說法，舍利佛言，你既悟道，因何不轉女身？天女說：我從十二年來，悟了佛法，求女人相  
 便不得見，又從何轉？即如做傀儡的，雕成木女兒，原非真相，又何心轉？一切諸佛，亦無定法，何  
 况定相！一有佛性，即非女身。」錦屏又問：「一切衆生，如何脫得生死輪迴？」了空道：「圓覺  
 經云：一切衆生，從無始來，就有恩愛貪欲，俱是輪迴種子；因此種種性根，卵生胎生，濕生化生，  
 皆從淫慾而生性命。當知輪迴，愛爲根本，因此一點愛根，生出慾來，就是男女紅白二點，從慾  
 生命，就是生死輪迴公案。從欲爲因，從愛爲果，愛有順逆，欲有憎嫉，因此生出種種冤債，種種  
 業因。既有輪迴，復生地獄餓鬼。但知諸愛不真，能捨衆慾，勤求如來圓覺境界，一清淨身，便見  
 如來。」錦屏又問：「色聲香味觸法，以何因緣，從觸得樂？男女相觸，纔成夫婦，也有觸到好的，  
 觸到不好的，還是觸好，還是不觸好？請問觸字作何解說？」了空合掌而說曰：「惟楞嚴經：佛

說阿難，汝當晨朝，以手摩頭，於意云何？此摩所知，誰爲能觸？能爲在手，爲復在頭？若在於手，頭則無知，若在於頭，手則無用，云何名觸？若各有各，則汝阿難，應有二身。是故當知覺觸，與身俱無處所，卽身卽觸，二俱虛妄，本非因緣，非自然性。」錦屏又問：「旣說觸非真性，那男女交觸，便有一種真樂，從心中來，豈不是個天人相交，以眼代觸，尙不能免，何況凡夫？請再參禪！」了空又說楞嚴而爲答曰：「佛說阿難，又汝所明，身觸爲緣，生於身識，此識爲後，阿難若因身生，以身爲戒，因觸所生，以觸爲戒。阿難若因身生，必無合離，二覺觀緣，身何所識？若因觸生，必無身汝，誰有非生，知合離者？阿難物不觸知，身知有觸，知身卽觸，知觸卽身，卽觸非身，卽身非觸，身觸二相，原無處所，合身卽爲身自體相，離身卽是虛空等相。中外不成，中云何立？中不復立，內外性空，則汝識生，從誰立界？是故當知身觸爲緣，生身識界，三處都無，則身與觸，及身界，三本非因緣，非自然性。」

錦屏聽經已畢，心大歡喜，因向了空問訊，情願皈依佛法，了此輪廻。便上了牙牀，垂下鴛鴦帳，和衣而寢，彼此再無相觸。了空焚了一炷香，自在一張禪椅上打坐數息，觀空合眼，跏趺

去了。挨得這侍女心焦，家婆眼困，天已三更，瞧了瞧姑爺在房裏和小姐還講經理。到了天明，傳到大王帳中說：「如此這般，和小姐終夜講佛法，要度小姐出家，通不會同牀。」李全大怒，向楊夫人道：「賊禿無禮，敢嫌吾女醜陋，以邪教外道蠱惑，不如殺了。」夫人勸道：「此僧乃有道君子，若是凡人，不知幾時早和小姐成親了，大王息怒，待我慢慢勸他。」李全道：「我有一法，先把他拿來，看我行法殺人，自然畏懼，不敢不從，到其間自有主意，叫他心轉。」早起陞帳，見了空不來謝親，即傳令刀斧手綁縛了空前來。了空正在打坐，小姐未起，早被幾個丫鬟走至跟前，把了空扶出，上了繩索，到了廳前。了空依舊念佛，全不恐懼。李全傳令：「綁出殺場，將軍柱上，剜出心來，吃個佛心湯吧。」當下傳入後宅，錦屏小姐梳妝不迭，三步做一步，走出廳來，哀求大王：「且休動手，想女兒和他是夙世的佛緣，不在一時夫婦！若殺此人，兒也不願獨生。」忙上前去，拔出身邊利刃，將繩索割斷。這李全又是惱又是笑說：「今我正要嚇這賊禿，爭奈小姐護他，如何是好？也罷，叫他看我殺人罷！」即時傳下令去，今日發十路嘍囉下山，不論僧俗，俱要活捉來獻功。一回山不曾殺人，日日念佛，損了我的軍威，把和尚放了，押在殺

場上，看我殺人罷。小姐明知嚇他，也要看看了空的佛性，她便進宅去了。正是：

欲求恩愛反成仇，不是冤家不聚頭，自是善財參得透，剜心截頸任優游。

却說毘盧庵雪澗禪師，因燒佛得了一百八顆胡珠，縫在破衲裏，被賊偷了。塵看見，盜取衲襖，逃走南行。也是佛法難容，了塵出門來行到徐州地方，遇見一起塵神和尚，整有十二人，俱是棕團棕帽，肩挑經擔，胸掛佛經，打扮得十分莊嚴；每人一條扁拐，繫個大木魚，也有月牙鐵拐，降龍的銅鑿俱全。他們看見了塵一個和尚，拿條短棍，走得忙忙的，就接住他一路同行。這了塵原是營伍出身，不知江湖上叢林裏暗號，空做了幾年和尚，不會雲遊一步，只道是一樣的和尚。那知這方上的塵神，成了一夥，如截路強盜相似，遇見孤僧孤道，假裝同道，便裹將來，替他挑擔；如有銀錢的，就奪了，打死在路旁；如有小沙彌，就拐來大家姦宿；如有尼姑，也擄來做個渾家，好不利害。今日了塵遇見這一起，如何脫得手？他們見了塵精壯，就哄來同行，假說上南海九華聽說法。到了夜裏，搜了搜，見了塵穿着個破衲襖，沒甚行李，只叫他同兩個徒弟下路去化齋。這了塵心裏也打算，反正沒有銀錢，那怕他們強梁，且搭伴往南好走，省



的問路。行了數月，到羽山一帶，是淮安地方，天色將晚，一行十三衆和尙，走到林子裏歇息。只聽得一聲鐘響，走出五十個嘍囉來，簍箕圈兒似的一齊圍了，把包裹禪杖上前奪了，俱上了繩，背剪綁着，往山寨上來。正是太歲中間逢太歲，慶神意外遇慶神。到了三更，走到一個大營裏，天明太王李全陞帳，各處嘍囉，將行各僧俗，俱陸續解到。這李全一見解到忠義堂大廳上，即叫刀斧手伺候，說道：「今日捉的俗人，有錢買命的，俱各放回；凡有僧人，俱是那教惑人，游食詐哄良民的，快綁出去摘膽剜心，不許停留一刻。」傳令那殺人場上，將這些慶神和尙，一個個剝得精光，衣服包裹，收在內庫，先砍下頭來，截成四大塊，拋在山後。不消說這個了慶和尙，只爲一百八顆珠子逃出來，不會動得分毫，白送了一條性命！正是：

衣底明珠却暗投，刀山劍樹一時休。得來至寶終無用，有寶何須分外求。

這了空看了，伴伴不睬，全不動心。李全看得明白，想此僧小小年紀，這樣膽氣，其實可敬，怪不得女兒和夫人說他是個好男子。便走下來一手扯住，歡歡喜喜往後堂去了。那楊夫人在後堂上，早設下筵宴，笙簫細樂，一齊奏起。錦屏小姐穿着一身艷妝，如天仙帝女般，忙叫丫

襲取衣服替了空換了，一齊入席。因知了空吃素，也不相強，另備一桌素菜油果，十分敬重。當下點了一本曇花記唱着，酒席上歌舞成行，香煙滿座。倒了二更後，酒闌人散，李全令人扶小姐同姑爺回房，料想今番見了殺人的威武，和款待的親情，再沒有不和小姐成親之理了。見他二人依舊手携手兒，兩意相投，好不情熱似的，點得燈燭輝煌，送入房中。侍女們都困倦，各自睡去，誰管這和尚的閒帳。到了三更時候，了空依舊不肯同牀。錦屏小姐便道：「師兄你果無心破戒，昨日你講的佛法，我也不肯白墮輪迴！但你今夜再不同牀，明日我父親定不肯饒你，那時我也不能再救你了，不如打發你去罷！我今和你相伴一年，雖不成夫婦，定是前世同伴修行的道友；你去後，我也要一心入道，再不從俗招配了！待我父母歸天，我往山東清河縣毘盧庵來訪你，你可留下法名與我，我就此送你下山。」了空聽說，合掌稱謝，二人向天立誓，與錦屏小姐起了緣。那時三更將盡，山下雞鳴，怕天明走不遠，被巡山嘍囉拿回來，如何救得了空？便道：「賢弟！我今細想，正是有家難奔，有國難投！當日來時是一個和尚，如今穿着一身盛服，又無本來衲襖，如何去得？到不如死在此處，也是我前世修因不全，今生遇此魔難！」

錦屏細想一回道：「有了，今日父王在山上，殺了許多游僧，剝得衣服禪杖木魚，俱在此處，待我到廊下去，找一件來送你去罷！」小姐走到前廊，果然堆了許多僧衣，即時取了一件破衲襖，一根禪杖，一個木魚來。了空便脫去俗衣，穿上衲襖，將禪杖挑了木魚，却不走大營裏路徑，從後營一條小路出去。小姐送出牆外，了空問訊，飄然而去。那消天明，離山已走了二十餘里。不知了空何日得見月娘，錦屏何日再逢了空？正是：

挑將明月爲行脚，頓送柔情上法航。

## 第五十六回

遼陽城洪皓哭徽宗

天津府秦檜別韃懶

纔說奸諛透劍寒，豈無忠佞可評觀？報恩不必攀龍鳳，談國應慚廁狗冠；一代讒冤魂影暗，數行血淚史書丹！宋朝不有秦長脚，安得中原盡可汗？

今日單表宋朝一位忠臣，却是和金國的使臣，遭流離的遷客，在那萬死一生之地，絕域窮鄉，艱難困苦，甯死不降，真可以愧殺李陵，媲美蘇武！此人姓洪名皓，自南宋建炎三年，出使於金，通問二帝的信息。被金兵囚禁雲中，即今大同府地方，不許他與徽宗見面。到了南宋紹興四年，金朝天會九年，金主怕二帝在燕京暗通信息，差了幾輛牛車，番將押着，送往五國城，是沙漠極北之地，去遼陽三千餘里。那是散髮野人地方，去狗國不遠，家家養狗，同食同寢，不食煙火，不生五穀，都是些番羌，打獵爲生，以野羊野牛爲食；到了五月，纔見塞上草青，不到兩

月，又是寒冰大雪，因此都穿土穴，在地窟中居住，不知織紡，以皮毛爲衣，中國人從不會到此。徽欽二帝，到了此處，四顧無親，對面的都是蓬頭赤腳，高鼻鷹爪，不似人形，言語不同，全無禮節，都來看中國的皇帝老兒，團團圍住，如何受得？原來在遼陽極北沙漠之地，有五種夷人，與狗雜居，除牛羊駱駝驢馬之外，只有狗多，男女養狗，與狗同食同臥，不避腥臭。因地方大寒，全用狗皮爲衣，因此狗多于人。徽宋父子，領着后妃宮女，和侍從官等，原有百人，數年來已死去大半，只落得父子皇妃二十餘口。到了五國城絕北無人之境，交與一個土官，名叫番不哈兒，只管些野人獐子。其餘各國有一個頭目，沒甚禮法，不過是一刀殺了完結。常是一羣非人非獸走來，與徽宗皇后一搭坐着，把糞都拋在面前的，也有送牛肉馬肉的。徽欽父子，不見中國一人，時或對月南望，仰天長嘆。曾有詩曰：

目斷中原雁影稀，玉熙宮裏夢依依，邊庭五月生芳草，冰雪連天無路歸！

青衣萬里一家同，五國投荒似轉蓬，誤信奸臣傾社稷，當時猶自說邊功！

當徽欽被擄時節，還有些隨身御用衣物，幾個宮女服事。後來到了燕京，被監押的番將

都搜去了，宮女都搶奪盡了，只有皇后妃子三四人，還時常被番兵來凌辱，醜不可言。到了十三年後，中國衣服，一件不存。先時還向中國的舊將官們，討兩件布衣，後來布衣破了，誰肯周濟他？因問這番兵們要些穿破的皮襖兒，也就將就穿着。待到五國城，連舊皮襖也是沒了，父子后妃，都穿起狗皮襖兒，狗皮帽子，也就隨這些野人們吃肉吞生，可憐受罪，再不得死。那地名葫蘆河，不到七八月，凍得堅冰尺厚，那有水吃，都是燒一塊鐵，去取些冰來，在火上化水，纔得口熱氣兒，豈不是現前的寒冰地獄？不消數年，到了金主天會十三年三月，徽宗先亡，享年五十四歲，在北方到困了十年。隔了數月，欽宗也死了，那后妃也前後相繼而亡。五國城有一黑河灘，人死俱拋在裏面，二帝的陵寢，也就在此處了！可憐這是宋朝一朝皇帝，自古亡國辱身，未有如此者！

却說這洪皓自建炎年間，被粘罕監在雲中地方，聽得二帝在燕京，偶有一個番官，在大同和他相與甚厚，托他傳了一信，寄去布棉衣四件，麥麵二包，桃栗各一斗，秘傳中國高宗傳位的信。後來事洩，幾番要殺他，只把他遞解到冷山地方，即今日的甯固塔。洪皓離二帝不知

幾千里，那得通個音信？那些北方韃子，去黑海不遠，也是打獵食生，却是用鹿耕田，將我中國擄的男女，買去做牲口使用，怕逃走了，俱用一根皮條穿透，拴在胸前琵琶骨上，白日替他餵狗打柴，到夜裏鎖在屋裏，買的婦人，恰用一根皮條，鐵針穿透脚面，拖着一塊木板，如人家養雞怕飛的一般。因此中國人到了冷山，十人九死，再無還鄉的。這洪皓到了冷山，有一個韃官叫佛奴兒，即中國善人之稱，知他是個忠臣，留他在家同住，教他兩個兒子讀書。這冷山原係外國，那有書本紙條兒，却因樺皮甚多，番人多用樺皮弓，洪皓就取那樺皮來做紙，黑海邊有小塊石頭，如滑石一般，却是黑的，取將來作墨，用蘆管裁上些，結毛爲筆，把平生記得的四書五經，寫了一部樺皮書，大有太古結繩之意。却將這小番童們，要識這漢字的招來上學，又不把他的束修，只以野物爲禮。或是打獵得了野羊山兔，燒熟了送來，終日享用不盡。先是一兩家學生，一面識字讀書，一面耕田打獵；後來說是孔聖人的徒弟，來了五七十個門生。冷山地方，千百家韃子，供養着一個洪皓，好是得了聖人一般，好不快活。有一日，做了一套北曲，說他教習遼東兒童之趣味兒：

青海黃雲，看狼煙直騰秋隼！聽邊聲牧馬消魂！也是俺鐵石腸，忠義膽，一腔幽憤！今日向穹廡帳說義談仁，也強如李太白嚇蠻書信。

你好把中庸大學細評論，日新又日新！戒巧言令色，鮮爲仁，更言忠行篤素，位同人。功成一簣，吾猶進，汎愛衆不失其親；致君行己尊堯舜，這纔是王道本人倫。

南北分都，扶危濟困；江海賓王，河圖效順；東夷西狄，舜共文，統車書六合同春！說甚麼元凱勳名，干城豪俊？

天惠生良，應運爲君，外不過愛物推恩，布黔黎功滿乾坤。舜日堯年，禹儉湯順，太古里尊賢明訓，不嗜殺爲邦之本！息干戈，洽臣民，動天心，悅諸神，雨順風均，瑞鳳祥麟，八荒來覲！全不用觀兵開鬯，躍馬河圖，噩噩渾渾，這的是羲皇泰運！

論強兵利刃，說甚麼耀武揚威，楚共秦？山的是天心移閭，王靈威損。竭脂膏四海崩淪，致中原鳥驚獸奔，纔信道儒功穩！

聖賢書，南北本無分，向遼陽開關了荆榛，打辣酥吃不盡燒羊嫩，若比着皂帽投遼，還



## 快活得緊。

到了天會十五年，徽欽已死了一載，洪皓方知二帝還升。他自己拘禁在冷山，君臣不得相見，不覺一慟幾絕，便換了一身孝衣，披髮哀號，望北拜祭。自製祭文，說二帝播遷絕域，自己出使無功，以致徽欽魂遊沙漠。內有一聯道：「恨馬角之未生，魂消雪窟；攀龍髯而莫逮，淚灑冰天。」當初二帝初到金國，金主說要等老烏頭白，馬頭上生出角來，纔放你還國，這是便說再不放還的意思。龍髯是軒轅黃帝的故事，煉藥黃山，丹成了騎龍昇天，臣子哀號不捨，有攀着龍的鬚髯而隨上天去的，這是洪皓說不得從死的意思。冰天雪窟，說那北方冷山之苦。因此這二句，至今傳誦。後來南宋與金主講和罷兵，情願納幣稱臣，纔使洪皓還國，共在遼東一十三年，鬚髮皓然，比蘇子卿節毛盡落，只少了六年，豈不是一條硬漢，完了自己的氣節。那時公卿大臣，受朝廷的恩榮爵祿，每日列鼎而食，宮室待妾之奉，不知多少，那比得這一個姓洪的，做出千古的名節來！就是高宗心上，也看洪皓如九牛一毛，那知他有十三年不奪之節？教授遼東，還以聖教行於蠻邦，可見他出處有道，患難不移的作用！贊曰：

草木風霜運入冬，歲寒猶自有孤松，微陽碩果存多少，留得綱常砥柱功！

如今再表一個賊臣，分明是敵國的奸細，恰認做腹心，分明是害命的毒鳩，却求他救命。殺忠臣以奉敵國，爲千古第一件可恨事！此人姓秦名檜，在徽宗朝爲御史，也是一個名士。靖康年，秦檜隨二帝北狩，在金營中聞立張邦昌爲帝，也曾正言力止，當初豈不是一個知忠義重倫理的好人。無奈他到了燕京，見金朝兵馬富強，看得宋室微弱，做不出大事業來，因此反。宋爲金，投在金宗室韃懶部下，漸漸把二帝疎遠了，通不朝見，却日日在金營替他做了記室。粘罕侵掠江淮，會移一道檄文，說高宗君臣之罪，就是秦檜的手筆。他一去燕京十有餘年，同妻王氏，也是個極有謀略的，機巧乖變，都是王氏教他。那秦檜雖有機謀，還要顧惜虛名，不似王氏狠毒，件件都極毒辣。因此秦檜畏敬她和父母一般，凡事稟命而行，不敢違拗。紹興三年，王氏與秦檜商議：「久在北方，終不得富貴，不如和金朝立下盟誓，送我們回到江南，和他合成一路；料南朝的人物，本就沒有真捨身爲國的，南宋皇帝又被金朝殺過幾回，破了膽的，不過是幾個武將，要圖立功罷了。我們一拳，主定把宋家江山，做金朝的贊禮，落得我們做人情，

可不勝似在北方，顯不出咱的手段來！」秦檜大喜，打算已定，將此情秘密說與韓懌。

那時金主吳乞買，因粘沒喝專權，日日用兵，又被宋宗澤、岳飛、韓世忠等殺敗幾陣，料江南一時不能盡平，也要有人在宋朝做個細作，裏應外合，好乘機取事。況且秦檜留在北方，不過是擄得一個文官，沒用多大處；又見此人十分奸詐，凡事都不向他本朝，因此叫他夫妻回去，做宋朝一個心腹之病。情知中國人極肯自己害自己的，就叫秦檜同韓懌，及平日相交的番將們，宰了一匹白馬取血，先祭了天，各人歃血，對天盟誓，又鑽刀起咒。原來金國鑽刀盟誓，是極重的，死也不敢變心。當下便辭了金主，把夫妻兩人，送在天津糧船上，直到了淮安拜見兀朮太子，把心腹事說了，大家暗暗約定。兀朮用一隻漁船，渡他偷過江來，先見了韓世忠都統，說是金人監他在營裏，被他哄醉，把番兵殺了，因此夫婦連夜私逃回來。當時人人信仰，說他不忘本朝，送上臨安，自去面君去了。

那時高宗定都臨安，久不聞二帝音信，聽得秦檜逃回，料知北方信息，即忙召對便殿，細細問了金朝用兵的主意。秦檜久知高宗無意恢復，只圖苟安，便說：「人金也無志江南，如今

肯兩國講和，以淮河爲界，把擄的南人送回南來，北人送回北去，兩國交好，不過花費歲幣幾十萬，也省下多少兵餉，又不開邊釁，各享太平，此乃當今第一妙算！如要進兵恢復，雖然得勝，反惹起金人大兵來，兵連禍結，我朝只江南一塊土，如何敵得他住？終久不是常治之策。」一席話，說得高宗心肯意肯，只恨相見之晚。次日設朝，卽宣張浚趙鼎一班大臣說：「朕昨日見秦檜回朝，議論了一番，要南北和好，情願納些歲幣，以安百姓，真是一個策士，一個忠臣！寡人一夜思量，喜不成寐。」卽時授秦檜爲翰林學士，在中書堂，與丞相張浚趙鼎同理內閣政事。這秦檜初到江南，恐孤立無援，凡事請命于張浚，自稱晚生後進，一切不敢自專，虛情謙貌，就是王莽僞托恭儉一般。滿朝士大夫，都說他是個好人，一片熱心，冒死還朝，深知北方的機密，件件都推重他。只有趙鼎看破，向張浚說：「你看秦檜此人何如？」浚曰：「亦佳士也！」鼎笑而不言，旋說道：「此人一來，日後破敗宋朝天下，一切忠貞，將死其手！我輩爲其所愚，終日被禍！照他所說，殺了監守逃回，想當初隨二帝北行，從官尙有多人，如何只他一人回來？果然狼狽逃，那有夫婦依然完聚的？明明是金人縱他回來，做一個奸細，破我江南戰守之局，以機

密洩漏于金。你看他的言語，俱是講和納款，與那金人來索納進奉的書，一樣無差，豈不是一路來的話？一張浚還不甚信，以爲趙鼎所言太過。

後來秦檜見高宗信任漸深，便漸專權，巧搆張浚趙鼎一班人，出之于外。紹興八年三月，以秦檜爲尙書右僕射同平章事，遣使與金人講和，退河南地，許盡撤江上守禦將士。那時韓世宗在京口，從殺敗兀朮，兵威大振；岳飛在鄂州，屢敗金人，各上了一本說：「金人不可信，和議不能久，閣臣謀國之計，未爲萬全，恐貽後世之憂。」以此與檜成仇。後來因張浚趙鼎不肯力主和議，却與高宗悄悄秘議道：「講和的事，要朝廷自立主意，這些大臣們，只是希圖個好名色，要借此專權罷了；這些武官們，專愛兩下交兵，以圖各人爭取功名富貴，固位專威罷了。到了財盡兵疲，他們各顧身家，却顧不得朝廷了！前日金兵直趕過臨安，幸得聖駕走下海去，金人不知虛實，忙忙渡江回去了！若使久困杭州，一時勤王的兵可在那里？便是鎮江僑倖戰勝，後來兀朮暗渡建康，火燒韓世忠海船，一敗幾不得免，這就是用兵的榜樣了。況金朝兵馬強盛，皇上早親經見過幾次，當初有中原全盛，還敵不過他，今日一隅之地，如何支持得來？」

在金朝十年，深知他用兵的利害，這些文臣武將，一味好大喜功，今日說恢復，明日說報仇，全不自揣國家力量，惹下大兵南渡，那一個是萬里長城？如今皇上首要乾綱自斷，休聽着衆人空言無補，圖這個恢復的好名，怕擔着自己的利害！請皇上深思三日，臣尚有機密奏聞。」高宗過了三日，秦檜又照舊細說一遍。高宗道：「寡人主意已定，再不消和衆人商議了。」秦檜又說：「皇上果定了主意，臣還有機密話要奏。」高宗又道：「和議已定，再無他說了！」秦檜見高宗是個庸主，意在苟安，原無大志，因此在偏殿無人處，做出半吞半吐欲奏又止的模樣，要引起高宗懷疑。果然高宗心疑，問秦檜：「卿前日要朕深思三日，別有秘奏，今日我君臣同心，主定和議，有何秘事，不妨直奏，決不加罪。」那秦檜慌忙下跪，故作沉吟，被高宗扯起，在一個小閣子裏，把太監俱揮出迴避。秦檜方纔密奏道：「張浚趙鼎和岳飛等久有秘謀，要用兵殺敗金人，求還二帝。這個消息，臣在北朝，知之已久。若和議不成，金人必然送回淵聖，那時節欽宗皇帝回朝，文武百官却去扶助舊主登極，把皇上仍還藩王原位！天下沒有兩個朝廷的理，休說把前功盡棄，大臣爭權，連這江南一片地，輕輕的讓與別人，皇上此身，却放在何處？如

今不把這恢復的大臣武將，重處幾人，和議終不能成，金人終不肯信。只這幾句言語，說得高宗膽戰魂飛，把這和議的事，如釘入木，牢不可拔。這是秦檜大奸似忠，高宗迷而不悟處。

因此到了次日，張浚先罷平章事，安置在永州，越日趙鼎又罷政，除授泉州知府，旋貶潮州。又數日，將岳飛韓世忠召回朝廷，盡罷了樞府的兵權，加陞開府儀同三司，明是加陞，實奪兵權。隨詔張浚劉琦楊沂中班師，遣王倫入金求和，許以歲幣稱臣，年年納貢。自此以後，秦檜內外專權，高宗任爲心腹，百官拱手。一切言官臺諫，秦檜盡布一班私人，平日講恢復的一個不用。倘這些諸生百姓，說些不平的話，俱以毀謗朝政流竄，弄得人人箝口。那金人深知秦檜立定和議，把恢復的局面破了，果然許退河南陝西地界，聽宋朝遣官去治理，以應秦檜的機謀。兀朮故意領了大兵，北去渡河。高宗深信和議可久，便是萬全之策。當時有個樞密編修胡銓，字澹菴，上了一本專劾秦檜和議之奸，旨下，遠竄了廣州。從此無人敢言。隔了一年，金人知宋朝無備，撤回岳飛韓世忠劉琦一班守禦兵將，又因金主死後，鞏懶謀叛，新立了郎主，竄爲君，粘沒喝又亡了。兀朮怕宋人乘機叛盟，久屯河南，日後攻取不便，即時大起兵馬，使撒離喝

南路攻取河南陝西舊地。那宋朝兵馬，久已撤回，全憑着和議，忽見金人來攻，那個是敢守敢戰的都棄了城池，到處迎降，又盡爲金人占有了。此時秦檜見金人背盟，也自慌了，怕高宗責他誤國，內外舊臣羣起參劾，又怕再用張浚回朝，講起恢復，破了和局，日後再沒個把柄了。便密使人探高宗的口氣，說縱然失了國，也不用張浚一班人了。秦檜就知高宗和議已定，牢不可破，有詩嘆高宗之昏闇曰：

敵國仇深不戴天，恰從姦計願稱藩！  
敗盟猶信和戎好，偷向江南號苟安。

當日劉琦岳飛奉旨去安撫河南陝西退回地界，久知金人姦詐，不會廢弛了兵政。忽然兀朮來攻河南，撒離喝攻掠陝西，被劉琦在順昌大殺一陣，兀朮自己索靴上馬，圍住順昌七日夜，被劉琦設計，晝夜殺敗，不能取勝，逃回汴梁。岳元帥又遣牛皋張憲把撒離喝戰敗，來接應劉琦，合兵大戰，連勝了十二陣，破了他拐子馬，直趕到朱仙鎮，去汴京僅四十五里。岳元帥命軍中修復宋太祖代陵寢，指日過河，嚇得金人全不敢渡河出頭，把汴京得的宋朝寶器，連夜用橐駝車輛，往北如流水般的運去。金兀朮又慮金主新立，朝廷大將爭權，不便久



留在外。到了次日，見岳元帥兵到朱仙鎮，百姓們在山寨的上千上萬，俱來送羊酒歡迎。兀朮次日安排往北拔營而去。不料有一書生，扣馬諫道：「太子不可因一戰失利，輕棄前功！如今秦丞相方主和議，久命大將班師，今日岳元帥立功，秦檜決不喜他，只暗暗使人通知秦相，詔他班師，此不戰而可坐享太平之計！如此計不行，那時太子北歸未晚。」兀朮聞言大喜，一面令精兵把住河口，使岳飛不得過河；一面差奸細往秦相國處求解，把私書封入蠟丸，自有汴京往江南的熟人，星夜飛行去請詔班師。正是：

戰敗金會百萬兵，中原指日望承平，何來狂士翻留敵，自古書生敗國鈞！

看官聽說，兀朮因何與秦檜交密到此地步？原來這秦檜夫人王氏，頗有姿色，機巧伶俐，淫邪非常，當初擄在金營，先做了兀朮的夫人，過了年餘，哄得兀朮歡喜，叫將秦檜來做個記室，又把王氏還配秦檜。王氏時常往營裏去，弄得個兀朮昏迷了，兩人非常的情厚。那秦檜又故意將王氏去奉承兀朮，以固其好。因此兀朮與秦檜夫妻三人，是一個枕頭上的朋友，如何不相厚？當日不寫書與秦檜，却使一心腹人，叫王伯當，極是能言，帶了五百顆明珠，寫下一封

書信與王夫人上寫：「如不急圖解救，便將在北朝設計通謀的事。」一報知南朝。除非殺了岳飛，和議方成，否則萬無和理。」不消數日，到了秦府，先通知王夫人，看了書，收了明珠，和秦檜商議道：「今兀朮被岳飛困住，如不班師，金朝將你我通謀的盟誓，要報知南朝，那時私謀盡露，性命不保！不如快把岳飛詔回，我知金牌爲卸前的軍令，一牌不到，以違旨論，今發十二金牌，再用朝廷手書御詔一道，自然班師。那時再將岳家父子盡削兵權，使他隨朝聽政，另尋一個題目，殺之何難！」商議已定，奏知高宗說：「金人因我朝用兵，纔致敗盟，今日倖勝，正好復和，如再窮追，開了邊釁，日後便和不成！」高宗准奏，即草手詔一道，連發金牌十二面，限令即日班師，違者以欺君大逆論罪。差官到了岳營，宣詔已畢，軍士大憤，都要違詔取了汴京纜回。岳元帥明知朝裏有了奸細，如何做得大事，只得收兵拔營。那河北十餘萬父老，都哭聲振地，遮道挽留說：「元帥在此，我等終日送牛酒，金人俱已知道，元帥去後，百姓一個都活不成了！這分明大兵來不是救我，反是受害了！」岳元帥也大哭，沒奈何限他們五日，合家隨營南行。等了五日，差人去辭兀朮，說不爲君命，非直搗黃龍府，決不甘休。兀朮也使人來下書請

罪，誓從此和好不題。岳元帥回到臨安，罷爲萬壽觀使，文官職銜，解了樞密使的印綬，把兵歸御營。却又尋出一件事來，叫部將王貴告張憲謀反，牽連岳飛父子；知萬俟卨與飛有仇，告飛逗遛，以莫須有三字殺岳飛父子，并部將張憲、牛皋、籍飛家資，妻孥徙之嶺南。後人嘆曰：

會挽天戈北斗迴，朱仙戰勝大旗開。軍聲已振黃龍府，敵愾先摧玄菟臺。父老中原十日哭，廷尉三字萬年哀。松枝傍墓猶南向，似恨神姦怨未灰。

紹興十二年十二月，岳飛下獄半年，尙未定罪。時大臣多上疏保他無罪。一日，王氏在東窗下，問秦檜因何至今不決。檜言公論不服，難于定罪。王氏說擒虎易，縱虎難。次日，檜將片楮付獄吏，即報飛死。時年三十九歲，臨安士民無不流涕，葬于西河。後來高宗因和議成立，金人送還二帝靈柩，加封秦檜爲魏國公。洪皓朱異亦因和議還國。洪皓久知秦檜與金人通謀，因向人說韃懶撚室二番將交好秦相國的事。檜知大恨，貶皓江州太平觀提舉，又徙袁州，使人殺于路。檜居權位十九年，有小卒施全，恨檜殺忠良以附金人，行刺不中，死于車旁。因此檜出入甲士夾護，滿京城有私謗的，即時立斬。二子秦熹、秦埴，俱參知政事。到了紹興十六年，秦檜

有病，見岳元帥領牛車等至臥內，用鐵斧劈腦，過了三日，渾身都是箭眼而死。王氏夢至陰司，檜與万俟卨鐵枷受剮，曰：「東窗事發矣！」與二子俱死在一月之內。到了孝宗登極，封岳元帥爲鄂國公，加武穆二字諡法，削去秦檜官號。一日，暴風雷雨，將檜墳掘平，雷擊碎屍，纔見奸臣之報。宋人當時題詩秦檜之門曰：

格天閣在人何在？偃月堂深恨亦深！  
會共鸞輿銜白壁，空將鄙塢貯黃金。  
和戎詐遂與羅織，誤國謀成有照臨。  
可恨神姦終正寢，故教誅擊到如今！

## 第五十七回

走江口月娘認子

下南海孝子尋親

竹林深處掛袈裟，行脚十年未有家；破戒偶沾彭澤酒，逃禪不飲趙州茶；鉢分香積仍施食，盃渡滄溟肯泛槎；諸佛行藏原不定，杖挑明月又天涯。

單表了空在淮西巨寇李全寨裏，逃下山來，多虧錦屏小姐一力主張，送他衲襪木魚，從後山小路，大寬轉走上官道來。了空一路化齋南行，不只一日，到了淮安府，正遇南北交兵，金兵滿路。了空披着件破衲襪，也沒人問他，直到了淮城，一路茫茫，那裏問母親和玳安的信息！因孤身年幼，不便獨行，只得一路上遇寺投寺，在叢林裏安身，聽得敲板吃齋畢，隨大衆上堂功課，各人安單。原來過了淮安，寺宇庵廟甚多，倒不愁沒有飯吃；只因南北大亂，幾番兵燹，人民逃亡大半，沒個定家，想他的母親小玉，一別十年，不知流落在何處？便是玳安和他同在破

廟裏宿時，半夜遇着強盜，不知是被殺了，還是回了清河縣？也許獨自南來找尋我母親哩！尋思的沒處尋思，自己想道：「我只爲尋訪母親，發願南來，如不得相見，又說甚麼參禪修道？走偏天涯，也要見母方還！料想韋馱菩薩，豈不慈悲照見？」因此一念南行，再無退轉的心。走了半月，到了揚州江口上，見南兵盤詰，不許北人過江，只得又走回揚州。因聞得有一座天甯寺，叢林廣大，甚有禪林規矩，進得寺來，見了知客，送到十方堂單上安歇，隨衆吃飯。那單上已是滿了，只有一個小和尚，約有二十歲年紀，恰同了空一處安單，細問了空來歷，說是一山東東昌府清河縣，因爲探尋母親，開在淮安多年寄居，特來尋訪；不料行到半路，遇盜擄到了西山寨裏，住了一年，纔逃得回來，又不知老母流落何處？一地裏亂找將去，只憑佛菩薩照憐罷了！

「說畢，淚如雨下。一單上僧人，也有老的少的，見了空不上十七八歲，這等孝心，十分憐惜他道：「你這個師兄，就是個孝子了！盡得人倫，就是佛法。我們俱是遊方行腳的和尙，或是人家請去講經禮懺，或是寺裏請去水陸道場，那裏不去的；你寫下家鄉住址，母子的姓名，我們在家方上替你打聽打聽，也是好事。」這了空謝了衆人，就借了一張紙，上寫道：

家住清河縣，原任提刑官西門千戶之子，俗名孝哥，在南城毘盧菴出家，法名了空。因生母吳氏，遭兵離散，同家人玳安，南來尋訪，路遇強寇，又半夜失散。今了空南行乞化訪母，如有慈悲檀越，方便法師，聽得音信，即在天寧叢林報信，勝造七級浮屠，母子三生圖報。

了空將姓名鄉貫寫畢，朝大眾單上合掌問訊，衆僧也各贊嘆。隨將此字帖，貼在十方堂廊下，使大眾得知，以便訪問。原來同單的沙彌，就是淮安湖心寺長老的徒孫，原是揚州人，因金兵破了揚州，也回來探母，不料母親搬往鎮江去了。因韓都統嚴守江口，這些揚州百姓，多有逃躲在江口村里避兵的，明目也要往江口去。二人同宿，都是覓訪母親的，了空問他法名，叫做如惠。次日起來上堂功課已畢，吃了早齋，如惠別了了空，要過江去探母。了空想道：「我在此處，也不是久住之法，既然探訪母親信息，這叢林里如何打探得出俗家的信來？不如同此沙彌，一路南行，或者下村化齋，還好探問。」就與如惠說知，一路作伴過江，如惠甚喜。了空取禪杖木魚，披上衲襪，和如惠一路而去。過了瓜州，搭了一隻人載船，過了江，如惠自往他親

戚家去尋母了空別了如惠，自上甘露寺叢林打齋去不題。

却說吳月娘自從在湖心寺東村觀音堂裏祝髮，和玉樓兩個寡婦作伴，玳安自在湖心寺叢林裏安身，每日到菴中來打柴做飯，真是一個出家道人，從不和妻子小玉同宿，十分可敬！聽得金兵破了揚州，殺擄的婦女不知多少，那裏還想去找問孝哥的信。到了半年以後，金兵退回淮北，南宋岳元帥兵馬直趕過淮安，這些百姓們纔略得安心，漸有回來復業，種田的開店的，又像是個世界。到了四月初八日，是湖心寺浴佛道場，月娘和玉樓商議：「我有一個願心，要到湖心寺里燒疏，祈保母子團圓，只是沒有布施，不好空手去得。」玉樓還沒答應，老姑子道：「如要發願求安的疏，不消甚麼布施，到寺裏請了香燭，央知客師父寫了鄉貫姓名，或是求安祈福，他有印就的疏紙，佛前燒了，若是俗家，還乞化米麵香油襯錢，你我比丘尼和男僧一樣，只拜佛念一卷報恩經，便燒了疏，果然日後你母子得見，做個三日道場，就是大布施了。」說得月娘大喜。到了四月初八日，月娘玉樓同小玉俱齋誠沐浴了，上湖心寺來。月娘是尼僧打扮，已是學得堂經爛熟，項掛數珠，僧帽戒衣，這幾年流離困苦，日夜想兒子，不覺老



得滿面黃縐，正像六十餘歲的老比丘！也是天生該入佛門修行，自然就像方上的尼姑。一行到了湖心寺大殿上，見着知客僧問訊了，引到方丈，拜了長老，說是要許願尋子，燒一道疏，保安求福的。長老允了，交與管文書的僧人，去填寫鄉貫已畢，纔蓋上奉教沙門的印，長老畫了花押，向佛前燒化不題。

原來了空在揚州天寧寺叢林單上遇見的沙門如惠，就是這長老的徒孫，纔從鎮江回來，便是管殿上填寫的。他見了月娘是個尼僧，領着一羣女衆，進寺門參見長老，就知是半路出家的。又問她鄉貫姓名去填寫時，却是「西門吳氏，係清河縣山東籍，在觀音堂出家，爲失散孤子，哀佛慈悲，完叙骨肉事。」填寫了疏，想起揚州遇見的了空來，他說是清河縣西門千戶之子，莫非這就是他母親？如何出家做了尼姑？化疏已舉，細問月娘：「是自幼出家，還是半路出家的？」月娘答道：「因找尋兒子，在淮安不能還鄉，因此出家。」如惠又問：「令郎甚麼年紀？」月娘說：「今年一十七歲了，七歲上清河縣遭金兵失散，已是十年，只道是不在了，原來也出了家，做了和尚！上年同家人玳安，聞知我在淮安，前來尋訪，不料又遇了土賊擄去，不

知死生如何？因此這條心腸不死，還指望母子相逢，特來大剎許願，佛前化這道疏！日後果得相逢，還來答報三寶，另做道場。」如惠同知客留月娘一起在齋堂吃茶，纔細細說起：「在揚州天寧寺曾遇見一個小沙彌，名喚了空，同單上一宿，也說是山東人，來南方探尋母親，寫下一張鄉貫姓名，貼在十方堂上，求這方上的師父們，通個信息；到了次日，同他作伴過江，莫非就是令郎麼？」說到此處，玳安上前問了空穿的甚麼衣服？如惠說是：「一件大破衲襖，倒不像是他的，多分是方上化來的。」玳安道：「原穿的是一什大破皂布單直襖，衣服雖然不符，却是真信。」問知是三月初四日，在鎮江作別。月娘大喜，向韋馱佛前拜了又拜，即時起身，辭別了長老，回東村觀音堂去，大家歡喜，和拾得一個元寶一般。

月娘得了孝哥的信，晝夜思量，恨不得一步趕上，母子相見。先是歡喜，忽然有了兒，後來覺得有了兒，還不得相見，又日日悲感。那日和玳安商議，要同上鎮江去找尋孝哥，自家又是個尼姑，滿口的功課都會了，又有玳安領路，不比以前不便空身遠行。因此辭了玉樓，要起身南去。玉樓情知月娘思兒心切，不好留她，那觀音堂老師姑說：「我當初出家，曾許願上南海

落伽山參拜觀音菩薩，到今兵荒馬亂，二十多年，不會了得心願！今你千里尋兒，雖已出家，終是個婦道家，見了人口羞面嫩；我今陪你南行，了此心願，等你母子相見，我自去南海燒香。」

月娘大喜道：「老師傳肯和弟子同行，越發好了！」便看定一個出行的吉日，老師姑把庵上米糧家器，交代與玉樓和一個火頭看守，和月娘小玉玳安一行四衆，打扮做行脚燒香的尼僧，炒些乾糧，玳安挑了行李扁拐蒲團大瓢木魚臥單等物。玉樓送上三兩路費，勸月娘：「見了孝哥，早早回來，我在這里望大姐姐，就是個親人了！千萬休撇下我去遠了！」姊妹灑淚而別。又到湖心寺尋見如惠，細問了空去路。如惠道：「我同他過了江，因家母在親戚家，住在城里，他自往甘露寺投宿去了。」月娘又求如惠寫了一個路程帖兒，一行四衆，上大路而去。不消說飢餐渴飲，一路投寺觀安歇，過了揚州，直奔江口，玳安挑着行李，先去覓船，只見一船人坐滿了。月娘衆人上得船艙坐下，玳安在船艙上，却有一個老和尚先在那裏。玳安問老師父是那裡寺裏？老和尚道：「是這甘露寺的。」玳安問貴寺還開林叢接衆麼？老和尚道：「一個有名時古刹，在江南第一個路口上，怎好不接衆！」玳安道：「有一個小沙彌，名叫了空，可在你們

叢林裏麼？」老和尚順口答道：「正在家，管殿上的事哩！清早起來撞鐘打鼓，都是他一個，好不動謹辛苦哩。」玳安聽得了空有信，連忙向月娘說了一遍，大家歡喜不題。

原來這和尚耳聾，他寺里法師叫作寶公，誤聽做了空，正是各人說各人的話。行不多時，過了金山江口上岸來，不多路就是甘露寺，一路迴廊上去，江天闊，海嶽蒼，劉先主孫權試劍石，多少勝蹟。月娘一行四衆，沒有閒心觀看景物，進到大寺，先拜了佛，就投齋堂來。這比丘尼和男僧不同，只留一齋，原不留宿的，因此知客不來照管。月娘走到叢林單上一看，正敲板吃午飯，滿堂僧行，約二百衆，俱在大長條檯上低頭吃齋，見月娘等進來，都站起讓坐。月娘不好坐下，叫玳安細細看了，那裏有個孝哥，說不及話，船上的老和尚，已背了半袋米，搖擺進寺來。玳安問道：「師父，你說的了空今在那裏？」老和尚道：「你們隨我進來，他在殿上管事，却到這十方堂做甚麼？」引着一行四衆，穿過塔房廚房經堂，到了一座聽客，見桌椅鮮明，掛着一幅觀音出山像，便讓月娘衆人坐下，他却去請寶公出來。月娘心中自想，兒子年小出家，到此大寺，就這等有體面，好似個堂頭一般！等了一會，一個沙彌先捧出四盞茶來，衆人吃了。只聽

得方丈裏敲了一聲雲板，幾個沙彌擁着一尊法師出來，但見

頭如蒼雪，重重螺頂出圓光；眼似寒星，摺摺衣紋多道氣。纔向匡廬，入定竹林經一夏，又回江口，談禪北固說三生。鶴隨飛錫過江東，龍負淨瓶遊海上。

原來這法師便是毘盧菴的雪澗老和尚，因王杏庵修完大殿，要上南海採取明珠，並接引了空回寺，改名寶公禪師，先到匡廬過了夏，來到甘露寺，見南北交兵，不便南行，本寺長老留在方丈裏，又設了水陸道場三十晝夜，超度陣亡的冤魂。這龔和尚只聽了空二字，誤聽做寶公禪師，說這一行尼僧，是來隨喜水陸道場的，錯領到這裏，也是月娘有緣。月娘一行四衆，坐了一會，等了空出來，忽然裏面走出一尊法師，約七旬以上，古佛面龐，碧眉雪頂，見月娘一行尼僧，只當作遠路進香參禪問道的，上了禪牀，朝南坐下。月娘衆人，只得朝上參拜，不敢說那找尋兒子誤聽了龔和尚的言語來。寶公禪師便問：「二位比丘尼，不似參方行脚，有何事參見和尚，請俺升座？」月娘嚇得默默無言，答不出話來，虧着老師姑終是出家多年，聽過講經的，曉得規矩，上前合掌問訊說：「弟子是山陽縣湖心寺菴上出家，從不曾聽法師說法，聞

得甘露寺老法師做水陸大會，特來瞻仰皈依受戒。」寶公聽說道：「比丘尼出家先受戒律，纔講圓通，不斷愛根，如何講得受戒？我看你二位比丘尼，這個後來出家的，却是你的徒弟麼？」老尼道：「是亂後出家，她有一件心事，上南海進香，即找尋兒子，求法師慧眼一觀！」法師聞言，閉目入定，過一盞茶時，笑道：「原來此會甚奇！只要虔心前去，自有相逢之日，去罷！」說畢下座，揚長退入方丈去了。月娘大喜，一行四衆，自去投尼菴去了不題。

却說了空那日過了江，到甘露寺宿了兩夜，沒處找尋母親信息，發願上南海燒香，親拜觀音菩薩指引尋母。托鉢化齋，過了鎮江丹陽，晝化長街，夜宿古廟，要受些苦行，纔見他一點孝心。原來江南陰雨連綿，了空不服水土，到了寧波府，感受一場瘟疫大病，五日不汗，在一座關王廟裏寄宿，看看垂死。廟祝是個道人，怕了空死在廟中不便，只得趕出廟來，在大門底下仰臥，四顧無親，水米不得到口，眼見得凶多吉少。可憐了空今生不得見母，雙眼落淚，驚動了章馱菩薩，到一更時分，送一碗涼水來給了空吃了，即日出了汗。這是了空行孝，該受七日之災，從聲聞緣覺，證入普賢苦行處。好了數日，將養身子壯健，依舊托鉢化齋。等着一起香客，是

山東臨清善人，當的南海進香社，僧俗有百十人，便搭了個艙，同這些善人，過蓮花洋，朝南海去了。船到海中，忽然起一陣颶風，驚濤駭浪，十分危險。原來海行極怕颶風，一時間不得到岸，又用不得槓撐，只好拋錨在海中，一任風飄浪滾，多有翻船覆水的。大風一夜，將吹到倭國地方，這一船人有一百多口，那有米糧，不遇着順風回來，也要餓死在海裏。衆人也有哭的，叫的念佛的，總是無路逃生。了空把心定了，口中默念觀音經陀羅尼咒，日夜不絕。忽然夢入一島，見樓閣重重，與虛空一樣寬大，也不知幾萬丈高，却內藏着千百重樓閣，中間都是觀音，他母親吳氏，跪在面前；霎時又是幾千重樓閣裏，觀音菩薩和母親面前，俱有自己跪着念經，一處處光明透現，在虛空中，不見大海，也不見人船在那里。到了天明醒來，早已一帆風順，送回南海岸邊。詩曰：

五十餘旬磨劫災，本無風浪亦無山；  
如登彼岸隨潮轉，似過長風駕鶴還；  
樓閣重重天不夜，毫光爛爛月無關；  
由來佛母無分別，行滿功成只等閒！

## 第五十八回

面前母逐親兒去

衣底珠尋舊主來

一臥西湖夢欲醒，宋家煙雨隔南屏。君臣不灑江山淚，駝馬常流草木腥。說鬼偶然殘脈望，傳經誰可聽伽陵。濯將法水還三寶，收得明珠值萬金。

話表月娘一行四衆，辭了寶公禪師，一路南來，玳安挑着行李，小玉扮做女道，老師姑敲木魚化齋。止有月娘終是見人羞慚，不像久慣出家的。幸喜南方家家好善，不消念經，就送出齋供來，還有送上布施銅錢白布的。一路茫茫，或投寺院安歇，或是搭載漁船，涉山過水，走了兩月有餘，纔到臨安。時南宋紹興二十一年秋盡冬初光景，那裏去找問孝哥信息？各寺廟裏那得個影兒！月娘晝夜啼哭。老師姑勸她虔誠親上南海，祈禱菩薩靈感接引，休把兒子牢放在心，到是愛根牽纏，不算一心修行的了！月娘沒奈何，只得隨衆南遊，過了錢塘江，問定海的



路水陸一千餘里，到了紹興府。那天趕不上程途，天晚下雨，把衣服行李都濕了，見路旁一座火得真君廟，却是一個尼庵，叫了半日，聽得裏邊高喚了空開門，喜得玳安忙叫月娘不送，却見走出一個小尼姑來開門，年紀二十餘歲，生得且是秀雅，一團和氣，讓月娘一行人進廟去了。廟裡一個老尼姑，約五十餘歲，拄着拐杖，一似癯子般，却是一雙小小腳兒，也是個半路出家的，忙問月娘何來？月娘和老師細細說了一遍：「是朝參南海的，到了寶方，天晚下雨，借宿一宵，籬些米來，常住裡吃齋，不敢打攪。」老姑子道：「十方賢聖，就有十方接待，我這小菴，雖不留衆，幾位師兄遠來，難道一頓粗齋備不起！」忙叫徒弟了空備齋，一面斟出茶來吃了。玳安放下行李，也去幫她擔水燒火。原來門前一個神泉，用竹竿直引到屋裏灶前，南方叢林裏，都是如此方便。少頃，煮得飯熟，用大盆盛將來，兩碗醃笋，兩碗醃豆腐，又是醬炒麵筋，一碗煮的乾藕，兩碟鹽豆兒。晚齋已畢，玳安自去廟門下打一個草舖，月娘和師父一牀，沒有閒牀，小玉要在地下睡。那小尼姑道：「咱兩人一牀上，將就過這一夜罷！」老癯姑子自去裏面一張禪牀上睡去了。

原來這小姑子，法名也叫了空，和小玉在外間一張繩牀上兩頭睡下。睡到半夜，小玉是走路乏了的人，脫去上衣，只穿着小布褲兒，一個舊絹抹胸兒，不解中衣，只鬆了褲帶，丟下頭，鼾鼾的睡着了。那知這尼姑不是雌的，却是個沙彌，逞着小玉熟睡着，裝作翻身，悄悄摸過小玉這一頭來，摸索了一會，望小玉懷裏，一鑽便鑽進去了。小玉猛然警醒，忙問道是誰？只道是戒安久不同宿，一時間進來解餓，那曉得這小姑子是個雄的！疾忙推開身子，却見是這小姑子了空，又不敢高聲，只道：「好個出家人！你不是個姑子，倒是個和尚！」連忙跳起來，找衣裳穿不迭。姑子道：「我就是南海大寺裏的沙彌了空，常來這菴裏行走；我這南方，常是僧尼同居，你要走漏風聲，壞我們的戒行，叫你回不得北方！快快上牀來，依我睡了就罷，你要不依，我隨你到了南海，也逃不出這座寺去！那個和尚沒有幾個尼姑，那個尼僧沒有幾個和尚？只除非是觀音菩薩才是個真修行的！」慌的小玉大叫，驚醒了月娘戒安，一齊起來。小玉又不好明言，只說有賊。這小尼姑見不是路，開了門一直走了，鬧到天明，全沒敢睡。黑暗裏收拾行李，去辭老姑子要起身。只見那老姑子在房裏大罵：「那裏來的一起村野蠻婦們，平白的到我

菴裏攪踐，騙了齋吃，還半夜起來打劫。天明我和你見官報縣，決不干休。一月娘明知她老羞潑賴，只得忍氣吞聲，走出廟來，上了大路，從今再不信這尼姑和尚了！一路小心，過了甯波定海地方，望見汪洋萬頃，就是南海了。只見：

浩渺接天，凜泓絕地。南極朝宗，爲日月歸藏之府；東江總脈，收岷峨尾閭之區。名山淵渚，旁結雁宕天台；禹穴會稽，下接番禺閩嶺。龍宮千丈掛冰綃，蛟人織錦；蛟窟萬層排雲竇，蚌母含珠。海帆幾片日邊來，梵閣千層天外起！

原來這海船不等風順不敢開，不等人多也不肯開。月娘等在海邊村裏尋了一處莊家的屋住下，使玳安下鄉化些米來。連住三日，等得一起鎮江進香善人，和些僧衆們，上了大船，化了神符，拜了菩薩，齋聲念佛，和着靈感觀世音慈悲名號，纔敢開船。月娘一行四衆，隨在船艙上過海不題。却說了空從渡江南來，在甯波得病，渡海遇了颶風，幸喜倒遇順風，吹回船來，得登彼岸，因想這南海地方空闊，大寺小菴，名山淨室，不止一二百處，那裏去見我的母親？就是玳安，也不到這裏，那裏問他們去？就是他們南來，也無處找尋。因此寫着一塊木牌，掛在胸

前，是「了空化齋」四個大字。他雖到海中，却不去安禪聽講，只在各處化齋，以便探訪母親信息。那日月娘一行過了海，還隔着大寺約四日路程，也要探問孝哥信息，使玳安扮作道人，去左近村莊裏化米，好訪問信息。那日玳安化齋去了，月娘在一個施主寡婦人家吃齋，天晚了，玳安不見回來，只好借宿在此，等玳安來，明日進山。黃昏時候，只見了空披着衲襖，進得村來，朝着小玉問訊，只當她是本處的善人，纔要在此化齋，方便投宿。這小玉略識幾個字，見胸前掛着牌子，却是「了空化齋」四字，想起那一夜假姑子的話來，說要隨我到南海好歹不肯放空，想是這廝知道我們過海，便隨後趕來了，慌忙與月娘說知。那了空遠遠立着，還不會開言，只聽得小玉月娘長髮短一頓臭罵。了空不知是那裏的帳，可憐忍氣吞聲回步而走，心想自古道，此處不留人，還有留人處，一個佛國地方，這位女菩薩和這比丘尼們，全不學好，就不布施也罷，因何破口傷人了！空低頭去了。詩曰：

姓名面貌幾會真，真假相疑疏間惡，認賊作兒緣自誤，將雛逐子是何因？曾參投杼疑慈母，陽虎招尤誤聖人。衣鉢不逢真骨血，當前錯過失金針。

看官聽說了空母子，對面不相認識，難道小玉也不記得孝哥模樣？原來七歲上被兵離散，做了十年沙彌，改頭換面，長改了面貌，又纔經一場大病，枯黑乾瘦的通沒些模樣；那月娘也做了尼姑，老了許多，自然對面兩不相認。小玉那夜吃了假姑子的虧，白白的被他弄了一肚子惡氣，如何不惱？那空自去投古寺打齋過夜去了。天將入夜，玳安回來，化了五升米，說道：「遇着人家齋僧道場，留着吃了三個大油餅，一百銅錢，却打探出一個喜信來。」月娘問道：「甚麼喜信？」玳安道：「我問這齋僧人家說，有個小師傅，名叫了空，可不知南海叢林裏有這個名字沒有？那家道：有個了空，時常在海中各村裏化齋，有一個牌子，掛在胸前，只在這幾座寺裏，他又不安單坐禪，說是探問母親的信，這個信是真的了，當初和他南來找娘，他原說要朝南海的，我明日早起去，把這各村裏一問，他既有招牌，就好找了。」月娘小玉嚇了一驚，向玳安道：「今晚來了一個了空，想起那紹興府假姑子的了空來，怕是他粧作化齋，又來趕我們的，被我們大罵一頓去了！也是一時性急，不會問得明白，他就去了，那孝哥當初也不是這等一個黑瘦的。」玳安道：「一個人隔了十年多，又剃了頭，那裏認去？這多份是孝哥

了。」惱得個月娘一夜沒睡，把不到天明，叫玳安各處去找尋不題。

却說了空因找尋不見母親，不敢投寺安置，白日各處化齋，夜間在山岩樹下打坐，也不怕狼蟲虎豹，發愿今生不得見母，決不還鄉。那日走到一坐山崖邊，只見一個白衣貧婆，在山澗邊拆洗破衣，見着了空來，坐在一株松樹底下打坐，便問了空道：「小禪師！你有甚衣服，脫下來我替你漿洗漿洗！我在前菴裏住，有個兒子出了家，來此看他，替他拆洗拆洗衣服，也是生他一場！這些身上垢膩，通洗不淨，只有這個澗水，是老母濯垢泉，隨甚麼破敗直裰，一經了這水，都是光明乾淨的，又不沾灰泥，又堅壯耐穿，再不得破的。」了空大喜，即忙脫下這件破裰來，看了看，一片片補得破布鋪襯，一年多不曾離得身子，這些蟲蟻灰垢，都生滿了，那得這個女菩薩一片好心，休說替我漿洗，就折開縫補綴幾針，也就是布施了。要想脫下來，天又寒冷，沒得替換，只得問女菩薩，借過針來縫縫也罷。那白衣婆婆，揭起襟底，把一個金針，送與了空補裰，好個金針，偈曰：

不是凡銅頑鐵，曾經水火磨成，拈來切莫暫時停，繡出鴛鴦交頸！  
最怕一針有錯，

亂絲積縷難成，穿針覓孔要分明，乞巧天孫覷定。

了空得了金針，將破衲襪解開來，坐在石邊。看見前襟底下，一塊破布，高突突滾將棉絮出來，有些破綻。便用針挑起這塊布來，想抽出些棉絮好補。不想揭起破布，露出一個黃紗囊來，不知是甚麼物件？用手一捏，沉甸甸圓碌碌，拆開一看，原是一百八顆七寶佛首的數珠，這破衲襪中，如何有此異寶？纔待告訴婆婆，抬頭一看，那裏有個人影兒。便把手內金針，疾忙把珠子縫上，藏在胸前，用金針定住。又起身取出鉢盂，在濯垢泉盛出一鉢清水，先洗淨鉢盂，却取第二鉢水，洗去面上塵土；又取第三鉢水，一飲而盡，覺五內清涼，塵心病體，一時灑落，真是甘露洗心金骨換，醍醐灌頂玉池融。了空披衣托鉢，從山澗邊來，遠遠望見一個道人，挑着扁拐蒲團，大踏步走得將近，看着了空，從山下過，他却立住了脚，只管細看，等這了空到面前，這道人呵呵大笑，大喝一聲道：「你走那裏去？」嚇得了空只當作截路的塵兵，劫僧的外道，睜眼一看，却原來是玳安，怎麼也來到這裏？正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

當下主僕二人，一僧一道，坐在道旁一塊盤陀石上，各人細說別後苦况。玳安說道：「大

娘爲你出家做了尼姑，遠來找你，前日說罵了你一頓，原有個假了空，粧作尼姑，只當你便是個假的。」了空大笑道：「我只知一個了空，那知道弄出許多假了空來？果然罵得我沒處去！」又訴說被賊擄在山寨，遇着錦屏小姐，放我下山，一路找尋沒信，纔到南海，不想此處相逢，真是千言萬語，一時難盡。說話多時，天色晚了，問玳安還有多少路，纔到母親住處。玳安道：「我因聽得有家善人齋僧，知道你在這裏左近，走了幾處，俱沒有信，誰知你走到海邊村裏來，我出來了三日，這山路黑了，又怕有虎，今日回不去，且到寺裏宿下，明日走罷！大娘在村裏等我信，不知怎麼焦燥哩。」了空道：「前邊有座小淨室，一位苦行老和尚，我常來投宿，且去打攪他一齋。」說着話，二人走到門前，只有兩口草菴，師徒二人住着，以耕種山田爲生，也不念佛念經，每夜打坐不睡，聽得狗叫，小沙彌赤着腳來開門，認得是了空，請進來上繩牀坐下，沒有夜飯，却是一鍋蔓青和些山芋，煮得稀爛，燒得松柴，滿屋松香。各人吃了兩大碗，了空還念了功課，同玳安上單睡去，次日纔去拜見母親。正是：

雪隱鶯鶯飛始見，柳藏鸚鵡語方知。



## 第五十九回

龍海珠還兒見母

金梅香盡色成空

長林松下喜髡頭，摩頂堪同古佛遊。山鳥自鳴秋後月，白雲常淡雨前秋。因無功力悲伽釋，徒有文章笑孔周。昏夜漫漫愁未旦，草堂獨臥一燈留。

單表月娘小玉和老師姑三口兒，在善人王寡婦家住下，聞得玳安說孝哥有信，喜得月娘一夜不曾睡。等到天明，叫玳安去左近寺院邊訪問，都說不久見過，却總是找不見，辭了月娘，要過山去到遠處寺裏跟尋。月娘道：「我們在這王施主家等你，切不可去遠了，等你回來，還要過海朝落伽哩。」玳安說：「我知道了！這山上淨室極多，知道他在那個淨室裏？一個孤僧，那裡藏不下他！既然有信，娘也耐心等等。」說畢，揚長去了。等了二日，不見回來，月娘常在門首叫小玉探望不題。

却說河南來進香的一衆男女原同月娘搭船過海，內有尼僧四衆，兩個老的，五六十歲，兩個小的，不上二十五歲，甚是清雅，因過了海，也在山下住着，等候順風，要朝落伽，同到大寺裏進香還願，做道場拜懺。定下船，艙公因人少不肯開。這些尼僧見月娘一行，也是尼僧，走來約她一同過去，問知月娘是山東東昌府清河縣人，月娘也問知她是汴京大覺寺的尼僧，也沒問姓名來歷，約就過了明日一早下船過海，如今有百十衆香客，纔得開船，不是一兩個人過得的。月娘支了船脚與他，急要和老師姑趁船過海，又等不見玳安回來。到了明日，衆人急等月娘開船，沒奈何只得留下小玉，叫在王寡婦家裏等玳安道：叫他在村裏等罷。我隨老師父朝了菩薩，也完了心願，遇順風不過二日，就回到這裏了。一說畢，辭了王寡婦和老師姑二人，胸前掛了香袋數珠，念佛前去。這山下一條小港通潮，進得大洋，望落伽山開去。原來這南海周圍三百餘里，內有觀音菩薩正殿叢林大寺，却還不是落伽山，這落伽乃菩薩修行的仙地，在黑海洋裏，風浪極大，這些善人進香還願，只到大寺裏燒了香疏，就算是志誠了，沒敢進大洋來落伽親朝菩薩的。這落伽山下，普陀岩，紫竹林，潮音洞，活現一尊觀音，叫得應看得見。

的，只要人虔誠，處處都是寶相！也有白鸚鵡，五色蓮花，寶欄珠樹，金碧蓮台，可見如不虔誠，只見一座空山沙島，幾塊頑石而已。又沒有寺院，各人帶着乾糧淨水，受餓而回，還有覆舟之虞。因此香客都不敢去，只完了進香之名便罷了。月娘一行衆人，上得船來，見甘露寺的寶公法師，也挑着錫杖來趁船。月娘只不敢相認。因和這東京女僧們敘話，問了鄉貫姓名，這年小的一個名蓮淨，另一個名梅心，另外兩位老師父，俱是大覺寺出家，只爲東京四太子廢了劉豫，大覺寺又給天火燒了，這些尼姑無家可歸，都在外各尋靜室居住，因此二尼隨衆南遊。隨亦轉問月娘，也將出家根由說了一遍。此時正遇北風，把船拋在港裏，等候順風不提。

却說玳安遇到了了空，主僕二人夜間不敢行走，宿在山上靜室裏。次日天明，也不吃早飯，辭了老僧，走下山來，逕往山前王寡婦家。二人路上吃些乾糧，走到天黑，才走到村口，已是點燈時候了。只見小玉立在門首，望見玳安遠遠領着個小和尚來，知是孝哥找着了，忙迎將上來，笑嘻嘻的叩下頭去道：「今日可怎麼也找見了哥兒了。」了空細看，才想起小玉當初背着他到處逃躲，却今日在此重逢，不覺雙淚交流，忙問母親可在屋裏。小玉道：「等了你們

三日不見回來，和乘香客搭船朝落伽去了，不過二日便回來，因怕你們沒尋處，留下我在此等你，她師徒二人，隨着些姑子去了一日了。一說畢，進了王善人家。王媽媽出來，知道了，甚是歡喜，說是菩薩靈感，母子重逢，忙安排着齋飯，給了空和玳安吃了，小玉自去房裏獨宿。了空玳安在外邊睡下，商議道：「我來南海一月有餘，原要親朝落伽，只因母親不見，難以遠去；如今正好趁船同上落伽，親謝菩薩接引我母子大恩，似這樣順風，一潮就趕上了，也朝了落伽，又見了母親，豈不兩便，強似你我在這裏坐守。」玳安道：「也說得是，只怕沒有去的便船。」二人天明起來，在山頭一望，只見一隻大船，正在港裏泊着哩！原來沒有大蓬，是一隻平底寬船，只一根小小桅兒，扯着蒲簾，不甚整齊，却也堅固。玳安上前問這船可上落伽去？內有一個白鬚老艄公，約有七十年紀，領着三個水手，俱是道人打扮，包巾道衲，見了空玳安問船，回道：「你們上落伽趕香客進香的麼？」玳安道：「正是的。」老艄公道：「我是龍艄公，你只要多把些船錢，管今夜早潮就趕上了。」玳安許他五錢銀子，二升飯米，艄公嫌少。那水手道：「他是個田家人，那有許多銀子把我送他一程，覓過山去，在大寺門首戴香客罷！」忙叫「上來！上來！」

上來！這了空玳安各挑隨身衣具，上艙裏坐着，一陣順風，早送出港，入大洋而去。正是：

前船纔去後船開，前浪初平後浪催，滾滾波濤千古恨，飄飄舟楫幾時回？  
逢母，入掌明珠蚌有胎，同上法船登彼岸，一花五葉出潮來。

原來大海茫茫，瞬息千里，各人駕的是各人的船，各人走的是各人的路；前後兩船相望，看看趕上，忽然一陣風潮，又隔得不知多少遠，因此海船極是難追趕的。行到午夜，只見前船上一點燈光，如漁火相似，始初只有燈盞般大，後來漸漸開朗，似車輪般，火光亂滾起來；忽然又滅了，滿海黑雲如絮，海水泛漲，好似鍋沸一般。旋見來了一陣怪風，那龍船公道：「不好了！龍來取珠了！」玳安問道：「如何是龍來取珠？」老船公道：「但見海中有珠寶，就有寶光射到龍宮海藏裏面，似一股虹光相似，龍王上來取寶，海水翻騰起來，船不能行，必有覆舟之禍！除有大神力護住珠寶，龍奪不去，纔可以保全的。」說不及話，只見海中泛起火光來，照見兩條神龍，在海中翻波攪浪，鼓鬚揚鬚，夾近船邊。滿船船公水手，只是念佛。那船一似隨風柳葉，遂浪桃花，團團轉將起來，眼前便要翻覆。只見了空上船頭盤膝而坐，不知口裏念些甚麼經。

兜。一時間風急潮湧，兩條龍夾船而行，耳邊風雨之聲，半夜裏不辨南北。直到落伽山根下，先聞得大船旁邊撲通一聲，早把這船桅吹折，船翻轉來，一船人沉落海去，亂叫救命不迭。這先泊的大船上人多手快，早把空玳安從水裏救起，眼看着一隻破船，連船公水手都沉下海去，影也不見了。詩曰：

龍因火起珠生水，珠性圓明龍亦馴。  
鉢下龍眠成解脫，衣中珠返得元真。  
虛舟破處方登岸，斗笠拋來不問津。  
認得海枯天亦盡，一家人見一家人。

看官聽說，這二龍戲珠，是仙佛的丹訣，不外陰陽水火，俗人不解其義，只作閒話聽過。此語在道藏中說得明白，這明珠生於南海離火之地，取太陰之光，千百年老蚌，每月在初絃月望之時，在海中啓口，吞吐月光，結成蚌胎。從此月月吞吐，三年一小胎，幾年胎滿，珠光圓了。到了中秋夜，那月光明淨，陰氣滿盈，纔完一年。如若中秋陰晦，不見月色，只算得一月，算不得一年。和仙人煉丹一樣，豈是容易得的。到了九個中秋，纔爲純陰，須十餘年纔滿陰精，珠胎方孕，如婦人十月生子，其珠自活，爲太陰真丹，卽老蚌千年長生之藥。純陰之寶，謂之夜光珠，光有一

大小，有照到一丈幾尺的，所以楚曰「照乘」，只在前後尺丈。又有月明珠，懸在腰角，光照一室。此非人間之寶，惟天宮海藏中可有，這是可聞而不可見的。所說龍來戲珠，究取何義？龍爲純陽，二龍卽大易重乾之卦，以純陽得配至陰，方爲合體。因此海中有了老蚌的珠，龍宮得知，卽如誰家養了好女兒一般，等到九年以後，成了胎，或百年千年，煉得陰滿了，龍君定要採奪她的，故不到滿盈，每失其寶。那老蚌也有神通，煉得韜光閉影之法，竊取月光以後，沉到那重淵幽窟，使龍王夜叉找覓不見。到了功成光滿，現她的神通，中秋月明之夜，忽然開放蚌口，放出她百年煉足的陰精，和月明鬪彩，在海中起一道虹霓，直射上月宮，不知有幾萬丈，紅綠相間，如匹練一般。那龍王卽時知道了，就來戲取，看他光從何起，好去搜她。老蚌久知此理，卽時隱迹韜光，又沉下重淵去了。也有收光不及，被龍一口吸去，便如男女探戰，洩了真丹，此蚌的珠便病了，又要採煉，纔復元陰。龍得珠光，如人飲醇酒，一醉而蟄，可益千年之壽。因此龍女獻珠，在佛法比同如意，在仙家比爲還丹。此段講說出在道經南海瓊州地方，說這蚌珠放光後，就有龍來，俱是親見的。今日了空一百八顆明珠，自然招出龍來竊取，虧了空有些佛力，神龍

「不敢來奪，倒送了一陣風，和他母子相見，此乃佛法妙處。這船上救起兩個人來，看了看月娘，纔叫玳安！你因何到這裏？雪澗老和尚見着了空也道：『你因何到這裏？』玳安對月娘道：『哥哥也在這裏！』原來母子師徒湊在一起，不是遇風，如何得見？纔知是菩薩接引之力。滿船人都念佛。不消說哥哥和月娘抱頭痛哭。雪澗禪師勸住道：『既已出家，不可情根牽絆！』衆香客也有爲之落淚的。」

到了岸上，只見一片荒山石澗，那得個菩薩來？衆人朝上齊聲念佛道：『弟子們萬里虔心，朝見老母，求顯些神通，給衆人瞻仰，好堅心向善！』一言未畢，只見海風一陣，把落伽山遮沒，滿海中現出空中樓閣，何止千百座門窗，內俱是觀音。住了一會，大衆又念一聲佛號，只見一陣風來，樓閣全無，滿海裏五色蓮花，紅黃青碧，一朵朵蓮花上都是觀音，這裏念佛不絕。旋又見一陣風來，蓮花全無，潮音洞口懸崖下，倒垂着一株金梅花來，足足有十丈餘高，幹似黃金，花如白玉，古幹千尋，香風四溢，吹下兩片花來，沾在梅心蓮淨衣邊，滿空中天花亂舞；又有頻伽鳥白鸚鵡空中現出，往洞門裏去了。真是佛法仙緣，靈山福地，一時都現。這雪澗和尚合



掌而念偈曰：

所見非所見，法界亦如是。大海一漚同，樓閣開層市。風定失烟樓，化爲功德水。一波一蓮花，五色爛青紫。念彼觀音力，一花一佛子。佛子本無相，天水竟空爾。於何梅生香，香生色亦死。色香兩歸盡，石女卽天女。譬如母覓兒，既見忘被此。以無所得故，故名無所住。

雪澗長老念偈已畢，別了了空，自挑錫杖，向普陀巖去了。一行香客尼僧，照舊上船回來。月娘等辭了衆人，回到王善人家，小玉正等着哩。了空向月娘八拜，向老師姑問訊謝了。次日，一行人進了普陀大寺，幾進牌坊，金繩引路，寶塔摩空，松竹麋鹿，不似人間，就是佛域仙都。到了大殿前，瞻拜了丈六金身的菩薩，各人隨心還願。梅心蓮淨，一行念的梁王寶懺，四向拜佛。月娘念的報恩經，七日方了。和這衆香客，合併北歸，隨着河南的大會人多，一路好行。次日出了海，搭小船到了臨安，另賃糧船過江，由揚州起岸。此時山東大亂，不便孤行，回到湖心寺裏，拜別玉樓母子，便要回鄉。玉樓接着月娘，見着孝哥，大家哭了一回。玉樓想起自己沒兒，他鄉

不便久住，把兩口棺木安葬于寺前，隨着月娘母子同回清河縣來。正是：  
舊時王謝堂前燕，秋來還作一雙飛。

## 第六十回

玳員外建塔開金窖

空大師奉母上蓮臺

三十二相遍圓通，五百餘年經化工，一粒粟中藏世界，大千海裏轉光明，黃金滯地隨時現，白玉爲臺踏步行。嚼破虛空還色相，不知無滅亦無生。

却說月娘了空，辭別了雪潤禪師，母子和玳安小玉老師姑等出海，同這一起東京進香女眷，到了淮上分別，因去辭別玉樓。玉樓也要回山東，聞知山東路上大亂，盜賊太多，婦人不敢獨行，又搭了個河南客船，從徐州起岸上汴梁，轉道回清河縣。那時金朝與南宋講和，因此南北通行，無人盤問。玉樓把淮安宅地典賣，葬了公公丈夫，痛哭一場，別了老師姑，和月娘回山東，路上不消化齋，走了半月，到的汴京，正值金主亮登極，粘沒喝兀朮太子久已死了，燕京大亂，金主亮大殺宗室，中外離心，大臣反叛，金主融淫暴常，要來汴京修造行宮，不日南侵，淮

上造船千隻，東昌臨清一帶河路，亂成一塊。這月娘不敢回鄉，只得同玉樓賣所小房，在東京住下。又見在那汴河西沿，燒的大覺寺旁邊，靠西一帶空園，幾間大瓦房，都燒了一半，除有幾個窮兵住着外，門面上寫一帖，是內有閒房賃住，不爭房價。玳安看了道：「如今大娘出家，和三娘小玉住着一所屋裏，你我一僧一道，路上行走，還怕人盤問，這個京城，如何好一處居住？不如尋個閒房，咱兩人安身，白日在外化齋，夜間同宿，這個破房子，寫着不爭房價，一月給他三四百錢，住不上兩個月，回清河去罷了。」了空道：「說得有理。問了問住房的道：『是幾間官房子，沒有正主，閒了二三年，不拘多少，你門出家人，不分貴賤，只是一件，房子破了，裏邊磚石門窗還多，不可作踐。可是有些古怪，夜裏丟磚弄瓦的，不甚安靜，你但不驚恐，儘你住幾年，房錢不消論。』」玳安道：「且講一月三百銅錢罷！」衆兵道：「隨便罷，不消講。」說畢，玳安了空去稟知月娘道：「俺在西湖沿賃幾間破房住下，各人方便，來往看顧，倒也不遠。」月娘點了點頭道：「隨你們罷！」說着，各人去了。

玳安買了一把鎖，將他和了空的破衲襖扁拐蒲團，一套兒行脚衣裝，鎖在一間破樓底

下。日日了空往城裏化齋，玳安在巷口打坐時常照管月娘屋裏薪水。玉樓的家資也漸漸的消乏，月娘的手飾，久已費盡了，只一個了空，在外化齋，那得養活五六口人？月娘玉樓也常使小玉在街上攬些女工，多少換錢餬口。

却說玳安一夜在破樓下睡着，夢見西門慶進門來，披頭散髮，手擎一塊金磚，送與玳安道：「我東牆有四窖金磚，留下你和孝哥來，你只在古井旁青石下，看有火起處找去。」玳安醒來，聽聽正打四更，叫了空幾聲，全不答應。原來了空也做夢，到了清河縣毘盧菴，築起一座七層寶塔來，都是黃金安上，舍利放出佛光，把山門都籠罩了。忽然驚覺，玳安叫他說他的夢，了空也說他的夢，兩夢相合，不知主何吉凶？玳安起來溺尿，只見東牆下起來一球火，其色非紅非青，半黃半綠，繞着牆腳，往地下去了。玳安道：「此事甚奇，正應夢中言語。」便叫起了空來，照着火起處細找，原來一塊石板壓着，井口塌了半邊。玳安使扁拐一試，全然無水，離地約八尺多深。便一層層石磴下去，見裏邊堆滿金磚元寶，不計其數。但見：

井通四面，石壓三層。金磚上黑漆光明，元寶上印文鑄就。不數鄧通之金穴，何用倚頓。

之銅山有財無命，原從奸巧積將來；易散難消，偏向好人揮不去。福神財星助旺，守財虜孽帳隨身；莫將鄒鄒門豪華，好向給孤修佛地。

玳安取出一錠金磚來，俱是黑漆裏就，退出金色。每錠金元寶，上面有兩行字，是「沈越家財，天賜忠義。」八個大字，刻在上邊。計四井相通，每井有一丈餘深，不止百萬。了空道：「此乃無故之金，不可輕取。」留下一錠，依舊用石板埋了。在亂磚破牆之下，多年古井，誰人來理。到了次夜，玳安又夢見西門慶來說：「此乃我家舊物，留此等你多時，取了回去，做些佛事，超度我出世！天與你的，如何辭得？」醒來時玳安和了空說知，這些金銀，如何取得去？多少取些回家，替爹娘做些善事，也見他的靈應；但此金磚，如何取去？如遇着公人盤詰，還要惹出禍來！次日悄悄報與月娘得知，嚇得個月娘面如土色道：「玳安！你不記得當初來安嗎？因為金子，險不把我母子喪命！快快回去吧！今日大家修行，受了南海菩薩的戒律，還要起貪心嗎？」把玳安喝回去了。也是天理人情，報應不爽，玳安將金磚藏在搭膊內，出的門來，路遇一個人，騎着白馬，兵官打扮，走來看着玳安道：「你不是西門慶老爺家玳安？如何在這裏？」抬頭一看，

但見這個人的模樣兒是：

稀稀幾縷白髮，淡淡一方老臉。窄袖箭衣，久在金營稱幕客；皂靴纓帽，還存相府舊家風。有緣歧路遇恩知，無限離情悲故舊。

你道此人是誰？原來便是翟雲峯。一向在東京投在金撚室家營里，做個書辦官。今年已六十歲了，還認的玳安是西門慶家人，馬上問道：「你如何做了道士？也不到我家看看？快隨我來！」玳安正帶着金子，沒法擺布，見了翟大爺，原是通家恩人，如何不喜，說道：「小的忘了大爺的宅子，正找不見，隨大爺家去磕頭罷！」便跟在馬後，不一時到雲峯門首，下了馬，玳安隨進去，磕了四個頭，站在一邊。雲峯便問：「你奶奶好麼？幾時找見你家哥哥？如今在那裏？」玳安把月娘從東京去，上了淮安，不得回鄉，孝哥做了和尚，月娘已出了家，今年在南海，纔得母子相逢，如今在這西河邊暫住，小的因家主不見，也找了十年，纔遇在一處。雲峯聽說，嘆道：「這樣一家財主，不料人亡家破，子母分離，到了這等流落處，如今也少有你這樣人了！」叫人快安排酒飯給玳安吃。玳安道：「小的也吃了長齋，久不吃酒了，倒有一件事，和大爺商議，

「不可使外人聽得。」雲峯忙把手下家奴退去，兩人在廳上悄悄言語。好個玳安，他不說這金子的來源，只道：「這幾年家產淨盡，片瓦不存，只有當初主人藏下的一塊金磚，如今要買了，回清河縣去，贖出賣的宅產來，給孝哥度日，正愁沒處去賣，遇着大爺，就是當初主人一樣，把這金子賣了，打發他母子還鄉，也是大爺和家主相好一場，足見死生不變其心！」說畢，向搭膊底下，取出一錠金磚，雖然漆過，依然金光燦發，十分好看。雲峯將金磚接來道：「可見是大人家，在外流落十年，還有此物，好大娘，怎麼收得這樣緊密！」取天平一兌，足有四十八兩。雲峯道：「這樣亂世，也不便去賣，我發四百兩銀子與你罷！」玳安道：「大爺分付，有甚麼多少，這還多賣了大爺的！」即時叫玳安吃了飯，忙叫家下去接西門大娘去。

翟雲峯夫人，又是個好人，從那年別了月娘，至今十載，聽得月娘到京，恨不得一時相見，問了玳安，知道還有玉樓在一搭，連忙抬了三頂轎子，叫丫鬚蓮香，領着到了寓所，將月娘玉樓小玉，一齊請將來家。又使管家，請將孝哥來，密食素菜，裏外擺了兩三桌，吃了三日不放。月娘急急要辭回。雲峯道：「如今有臨清解糧的回船，可起一路官批，既是我的親眷，再不消費事，



送你門回去罷！」不二日，兌出四百兩銀子，月娘還不肯受，爭奈一路盤費了玉樓許多銀子，回家又沒路費，玳安勸着，只得收了。

次日登舟，一家人口上船，不消半月，早到了清河縣，在昆廬菴住下。雪澗禪師早已先回菴上，修得山門大殿，禪堂配殿，一進五六層，內外五六十僧衆，掛了接衆的磬板，似大叢林裏規矩。月娘暫在後方丈獨宿一宵，早有王姑子知道，請在王杏菴家新捨的尼菴暫住。明日玳安到城裏舊宅子一看，倒的只落得一座高房，前樓和花園翡翠軒，俱拆成一片平地，也沒牆垣，做了個大路旁往來人溺尿的去處。問明旁人，知己換了三個主子，張監生尙舉人都死了，現賣與劉學官公子劉進士，招人住着，通沒修理。玳安走到劉進士家，正遇在家，進去見了說：「主母相公，一向在外，纔得回來，要贖這舊宅居住。」劉進士父子，乃天理人家，又係舊交，即查原契，是三百五十金，情願許贖，就少些也不妨日後補完。玳安謝了，回來稟知月娘，將前日雲峯的銀子取出來，一天平兌了三百兩，待搬過去再找完。

原來玳安心裏記明，當初乞兒討飯，西門慶托夢，一項銀子，久埋在舊房下，取出來可以

完事。劉進士收了銀子，玳安請月娘玉樓過獅子街舊宅來。月娘不肯道：「等收拾完了過去不遲。」使小玉玳安先上宅子裏，支鍋盤炕去訖。到了半夜，玳安叫小玉起來點燈說：「我這門坎下，有一窖銀子，是我當初埋下的。」小玉不信道：「天生扯誑的精，有銀子你還等到今日哩，不知幾時拿去另尋老婆了！」玳安道：「你跟我來。」小玉手提着燈，把前後門關了，玳安纔把鐵鍬一剜，取起塊大方磚來，那有當初埋的銀子，只叫得苦，想是被人掘去了。又取將鐵鍬來，用力一鏟，却見撲通一聲，已是一個大井口，把玳安連身吊將下去，約有三尺多深，都是金磚元寶，一層層排滿。取出一錠來，八個大字，卽是汴梁所埋之物。夫婦二人，纔向天地拜謝，說天賜財神，情願捨了修塔建寺，依舊掩埋了不題。

到了次日，叫將土工來，把花園翡翠軒一帶，修造兩院，做一觀音菴，另造起檀香像來，請月娘玉樓過去住。賁四家兩口，聞得月娘回來，買禮來相看，隔了十年都老了，時常來做伴。因老馮死了，月娘別招了二個貧婆，做飯服事。玳安取了幾箇白監布來，換了月娘玉樓的衣服，自己買個驢兒，也換了一件布道袍，常到毘盧菴看了空，聽些佛法。又叫將賁四來，把獅子街

典舖依舊開起，油漆得一時嶄新。一縣親友，聞得西門官人母子回家，又贖回宅產，修理一新，不知家里還有多少銀子，纔取出來使用，就有李智黃四等一班兒來行賀，引誘玳安做些生意。玳安俱辭了去，却上東京謝了翟雲峯二分大禮。峯雲道：「你家沒有主子，寡婦孤兒，又都出了家，這亂世如何支得住？還該做個小小前程，捧持門面！」因此叫他納了一百二十兩銀子，在東京錦衣衛裏做個旗牌官，還頂着西門慶的缺，只不再管事。因此玳安隨了姓，滿縣人敬他忠義，又有家產，都呼爲小西門大官人。從此度起日月，富倍于前。又修起西門慶的墳墓。那日和月娘玉樓孝哥王姑子小玉隨着一同上墳，回到毘盧菴參雪澗長老。月娘說起：「當初曾捨一百八顆明珠在這裏，薛姑子死了，寺上兩遭兵火，不知落在誰手裏？」雪澗禪師大笑道：「珠子倒也有，可惜連我一件破衲也偷去了！」了空看着雪澗又笑道：「有了珠子，就有了衣；有了衣也就有了珠子，只在眼前，不消尋覓。」說話間，取出一件破衲襖來道：「可是老師父的衣麼？」雪澗長老道：「正是了！」接過來用手一捏，那縫的縲布兒依舊還在，上面却添了一枝金針。長老拔起金針，抽出一個黃袋來，一百八顆明珠，溜亮光圓。遞與月娘，接着

低頭一看，正是自家故物。詩曰：

珠從岡象于何求？不是明人莫暗投！赤水歸來還獨照，牟尼頂上起重樓。  
趙州八十猶行脚，須信心頭未了然。及至得珠無一事，始知虛費草鞋錢。

月娘看珠已畢，忙把金針取看，不似人間銅鐵，只見金光明亮，照得一殿都是佛影。了空細說是南海婆婆送我縫衣的，纔知是菩薩的顯應！將這針和珠，依舊送與長老，却仍叫了空收在身邊。月娘想了想道：「我有個願力，了空你可承此孝心？日後化出錢糧來，寺後修一座七層寶塔，安放金針珠子，供養爲舍利之塔。可惜我們年老，不能成此願力，將此功德留與你做罷！」長老向月娘道：「佛法願力，不是輕口許的，凡有願力，一世不完，來世苦修，纔得圓滿的！七層寶塔，乃數萬金銀的布施，清河縣一個小小地方，如何滿得這願！」一言未畢，只見小西門員外玳安向長老月娘前跪下說：「此塔不難，我替母親哥哥完結此願罷！」長老大驚道：「你一人如何有這等福量？」玳安因把天賜黃金的事，說了一遍。月娘纔知向來贖產與家，另立門戶，原來天報忠義之僕的一段因果。玳安回來，把寶藏取開，一面與工，在毘盧寺後，

築起七層寶塔，層層是佛。安放金針明珠在上。塔成之日，金光夜現，遠近善信男女，上千萬的來隨喜，俱道玳安忠義，了空行孝，所以天賜黃金，完成佛事。那日做了七晝夜道場將畢，忽然來了一枝人馬，前後紅旗黃傘，馬上一個少年將官，年約二十多歲，却生得齊整，來到寺前下馬，便問道：「這裏可是清河縣，毘盧菴了空長老的禪林麼？」了空慌忙迎出去。那來將一見了空，將褊衫袖子扯住道：「師兄！你好快活，撇得我沉淪苦海，你就不慈悲我了！」月娘玉樓王姑子都躲避在後齋堂去，只落得雪澗玳安，都出來迎接，問道：「這位小將軍是誰？」詩曰：

鴛鴦帳裏談經伴，龍虎巢中羅刹娘。柳色已拋珠勒馬，梨花新棄綠沉鎗。摩登不破阿難戒，天女來登彌勒牀。阿閃國中還覓塔，蜜成蜂老又尋香。

原來她便是淮西大寇李全寨中黎花鎗楊夫人兒女錦屏小姐，原招了空爲婿，兩人講經說法，不肯破戒，許下結伴修行。因李全亡後，楊夫人投在大金麾下，做了個上官夫人，領她的兵馬，鎮守淮西。如今夫人又死了，小姐將後事付與營將，却來找尋了空，今日纔得相見了。空迎上殿來，只見這小將軍行了五體投地三參的禮，却與了空平拜了，纔和雪澗長老問訊。

卸了戎粧，却是幅巾道袍，外掛一串數珠，一雙小小方頭禪履。雪澗長老甚是納悶。了空請進方丈，請出月娘一行人來相見，細說前因，纔知月娘是婆婆，這小將軍是乾媳婦兒。錦屏又拜了兩拜。月娘大家坐在一處，擺上齋來吃了。只見錦屏小姐喚家將捧出一盤金銀來，約有千兩，送與了空，助寺上功德，自己却將頭髮分開，跪在佛前，求月娘剃度。長老大喜，原已有了法名了緣，與了空叙過兄弟的，自己做就一套禪衣僧帽。即時一個新比丘尼，滿口經典，久已爛熟菩薩戒，先拜佛像，後拜長老月娘，即時發遣營將人馬回淮上去了。從此在觀音堂與月娘作伴，晨昏焚誦。過了數年，玉樓不在了，葬在塋邊。月娘享年八十九歲，一日喚將了空來，念了四句偈語，無病坐化。坐化之日，滿天瑞色，一屋香雲，冉冉向空而去。偈曰：

八十九年夢，天空月又來，不圓也不缺，夜夜照蓮台。

了空自與玳安整理後事，謹遵遺言，不許回塋合葬，火化了安龕在新塔下，做了七晝夜道場。那時雪澗長老，辭回泰山去了。了空在寺裏持住十年，辭了玳安，也朝落伽，住在普陀巖紫竹菴裏，不回山東了，日後亦坐化成佛。錦屏却在觀音堂住了十年，自回東海得道。毘盧菴

却做了高僧卓錫談經之處，俱是小西門員外管理。後來玳安生子二人，世享富厚，夫婦偕老，八十而終。這是天報忠義，一家正直處。正是：歷遍恆沙，苦海有波皆淨土；隨緣寶刹，火池無地不蓮花。今我作這部續金瓶梅，無非說明因果循環，纔得了感應篇勸善錄的教化，纔消了前部金瓶梅亂世的姦淫，以憑後世人解脫。詩曰：

太乙初分何處尋？空留歷數變人心！九天日月移朝暮，萬里山川是古今。風動水光香  
遠徹，雨添嵐氣沒高林。秦皇漫作驅山計，滄海茫茫轉更深！



原古本金瓶梅預告

本店前印之古本金瓶梅因書中頗有節約之處讀者常引為遺憾茲不惜工本特再照原版精印行世俾得窺金鈞書印四開大本除本文用五六號字排印外原有張竹坡氏之批評夾註及卷首評贊讀法趣詞等均用五六號字照舊附入並附有精宮舊藏名畫插圖若干幅用照相製版精印尤為名貴全書約近三千頁分訂八大冊約二十二年底可出版定價八元預約四元

倭袍記演義

倭袍記一書早經繪炙人口舞台扮演新劇唱春說到王文刁劉氏幾於精備皆知惟原書係彈詞唱曲祖俗俚語足供下流社會之談話讀者感之茲以白話改編並旁徵博引穿插事實都六十餘回香艷絕倫令人百讀不厭其為男女床第之私莫不淋漓盡致赤裸裸地宣洩無遺讀之眉飛色舞魂蕩魂消其寫英雄走國圖宦弄權以及外族入寇漢族陵夷五花八門讀之眼花撩亂林目警心較原書高明萬倍全書一百回分訂八冊定價三元六角

海外繽紛錄

黨國達官聞人的留歐秘史  
光怪陸離的巴黎人肉市場  
全書四十回七十萬言  
平裝八册定價四元  
精裝二册定價四元八角

本書描寫歐戰後大都市的窮形極相光怪陸離無奇不有當時留學界沉溺酒色放浪逾閑舉凡咖啡館跳舞場及其他一切秘密場所之失聲落魄的黑暗醜態掩形繪聲無不躍躍紙上其中尤多為當今最熱烈之達官傑人的秘史較諸上海的人肉市場遠出萬倍著者以生動之筆赤裸裸地寫將出來真是淋漓盡致

反三國志

全書六十回  
平裝八册 定價四元  
洋裝二册 四元八角

蜃海風花

三十二回 五十萬言  
平裝五册 定價三元

怨鳳啼鳳

全書廿四回 五十萬言  
平裝四册 定價三元

玉蜻蜓演義

全書四十回 四十萬言  
平裝四册 二元五角



明代大儒王鳳洲先生著

穆安素大律師代表發行

# 第十版 古本金瓶梅

誰說是天下第一淫書

為古人鳴不白之沉冤

本書行銷已久世界知名原屬三大奇書之一書中情節離奇文筆微妙寫兒女愛情處勝西廂紅樓寫英雄俠仗處勝水滸三國寫牀第瑣屑社會黑暗處則古今無其比曲折纏綿俗不傷雅實古今第一巨著全書凡百餘萬言描寫世態人情惟妙畢肖其於西門慶潘金蓮李瓶兒春梅等固瑣牀第瑣屑以至朝野黑幕時代背景均極層無遺而全文脈絡貫串一氣呼成無半塗缺漏尤為水滸紅樓所不及洵古今社會小說之巨擘也

平裝四厚册 定價三元二角 實售七折  
精裝一巨册 定價五元 郵費加一

中華民國二十二年四月初版

真本續金瓶梅 三册

定價大洋二元四角

外埠酌加郵費運費

原著者 紫陽道人

校訂者 浪漫室主

出版者 卿雲書局

上海四馬路中市

發行者 卿雲書局

北平西單北大街

分售處 各省大書坊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